

譯華景黃

著原 娜亞林 苔阿林

家音



行發局書氣正

OUR FAMILY

家 吾

譯 華 景 黃

行 刊 年 〇 四 九 一

賽珍珠女士序

人們爲什麼喜歡介紹這羣孩子——林阿苔，林亞娜，林妹妹——給愛讀本書的讀者呢？這裏並沒有什麼特殊的理由。第一，大家曉得他們的父親，就是那有名的林語堂先生；跟他有往來的朋友，更知道孩子有一個很有趣味的母親。

現在我來介紹這羣孩子給讀者，也無非爲了興趣。我常喜歡她們到我的家裏來，而且和我的孩子們遊戲，跟孩子們談笑，玩着各種有趣的玩意——她們在一塊兒表演着各種新鮮，自然，適合於年齡和能力的動作。我所以喜歡他們這樣的動作的原因，就是爲了我從沒有看到她們忘記對於中國家庭生活的優美禮貌的。我所接觸着的中國孩子，無論在態度，在談笑方面，都流露着自由思想，和能力；和獨立的人羣相符合的高尚禮貌的表現。

這裏是阿苔亞娜所寫的小文章，還有妹妹附加的註解，不過是些快樂的合作吧了。她們的取材，大半由於她們的父親所暗示的，因此當初也沒有出版的意思；然而她們寫下來的，却比較暗示的超過了不知多少。孩子們對於寫作覺得有趣味，我們也覺得閱讀起來，和她們同樣的有興趣。

這些文章，完全出於她們自己的手筆；沒有成人替她們修改，潤飾；不過在這羣孩子預

備把她們的原稿，將出版付印的時候，我給她們校閱了一遍，同時加以我認為應有的改正，但這僅僅是改正，也是一般校訂所應享的權利啊！

讀者立刻可以覺察得到，孩子們是依照各人的個性寫作的。在事實上表現出來；無論阿荅，無論是亞娜，更無論是妹妹，他們所寫的文字都絕對不同的。

阿荅是個純粹中國典型；她的年齡雖然不大，但她至少有觀察，和想像的力量了。她從沒有一分一秒的時間，忘記她是個中國人的。她具有着中國人所讚美的嬌羞的美麗；優美的聲音，和富於思想的表情，她和西方社會接觸了以後，彷彿僅僅使她變成一個更高尚的中國人了。

但亞娜却不像阿荅了，她沒有完全中國化。不過從她的文字中，和她所有的行動上觀察，都表現出她那種剛毅的性格；她的聰明，活潑；她從不感覺自己的差異。不論在中國或外國，亞娜總顯得有些兩樣；可是她却倔強得可以使人忍耐得住。如果在某一天，我發現她的真實的天才，在她那清明的眼光中透射出來，我決不會驚異的。而且，有時候，我似乎覺得她這種天才，現在我已經看見了。

妹妹呢？她又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是隻小貓，是個木偶，是位沉靜的青年女人——不管她像那一種，她總是聰明的，她始

終保守着一種情緒，能使我們驚歎和羨慕。

在這幾個中國女孩子的眼光中以為世界向她們所顯示的，完全是明顯而又純潔的；但我們却比較世界更觀察她們來得清楚。我們可以看得出，這種可愛的，簡易的家庭生活，是中國舊式家庭最近代化的表現；但這舊家庭已有好幾百年的基礎，成爲世界上最永久的文明基礎了。

——賽珍珠女士

開端的話

父親叫阿荅和亞娜寫日記。她們不久就開始寫了，寫得也很好，所以父親告訴她們，說不定可以出版。當我們到巴黎的時候。她們繼續寫着，而且寫得更多。有時候，也居然有人來讀這些日記；因為牠們都是有興趣，而且也富於真實性。尤其是亞娜所寫的。我最歡喜那篇「家中的大鼠和小鼠」，不曉得你是否也喜歡？每天早上，亞娜坐在房裏寫些東西，她倘若聽得「像一片奶油」(‘As Fat as Butter’)——這種詞句時，明天，她就會寫在日記上面了。至於阿荅所寫的，我却有些不大明白。亞娜的一部份，我可以多告訴你們一點。像在七月十四那天，亞娜禁止我們讀書，我想她總有她的理由的。不過我却始終弄不明白，她既然禁止我們去讀書，却為什麼不去禁止別人讀書呢？有時候，別人讀着一個生字的時候，她却把面孔藏到沙發中去。

阿荅寫得比較多，因為她所寫的都是中國文字。阿荅今年十六歲，亞娜十三歲。

好啦，再會啦！

——妹妹

林語堂女
兒的日記

吾家目次

序言——賽珍珠女士

開端的話——妹妹

第一輯 吾家五林

為什麼我就是我

父親

母親

阿荅

妹妹

亞娜

母親

父親

父親寫作的時候

一
二
五
八
〇
一七
一九
二二
二四

母親喜歡用牙膏	二六
父親的嗜好	二七
父親的宵夜	三〇
父親的泥馬	三二
父親和他喜歡吃的東西	三五
父親的童年時代	三六
父親和舊金公司猜獎	三九
父親在演講時	四〇
「父親和剪髮」	四二
父親和他的烟斗	四四
父親跟母親開玩笑	四五
我的名字的故事	四六
我的中文名字	四九
家中的大鼠和小鼠	五四
家中的歌唱	五八

第二輯 美國

- 我們的表演……………六〇
- 錯亂的帽子……………六二
- 父親對於各種事物的意見……………六三
- 妹妹的集郵……………六五
- 我需要一間房間……………六八
- 宗教……………六九
- 離開上海的一日……………七一
- 檀香山……………七三
- 好萊塢參觀記……………七五
- 家事……………七七
- 第一次在地道與高空鐵道上……………七八
- 在第五街散步……………八一
- 母親在難民救濟會中……………八三

紐約的戲院	八六
我趁公共汽車上學	八七
同妹妹上學	八九
我對於美國兒童的印象	九〇
校中的娛樂	九二
史底娜與南珊女僕	九三
在馬茜購物	九四
第一次演劇的經驗	九八
參觀康諾島記事	一〇〇
在大西洋城中	一〇二
在海凡拿的遊戲	一〇四
他們問我們關係中國的問題	一〇六
我喜歡紐約嗎？	一〇九

第三輯 歐洲

在薩維亞輪船上	一一三
維蘇威的內部	一一四
佛勞倫斯	一一九
在尼斯的第一晚	一二一
在蒙登中	一二五
小蟹的死	一二七
從法國南部到巴黎	一二九
法國的奇異習俗	一三一
世界上最美麗的街道	一三四
我們到孟麥梯去	一三六
我們的看門人	一三九
比利時修道院參觀記	一四〇
父親在法國人店裏買一架收音機	一四四
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	一四六
七月十四日的早晨	一四七

第四輯 中國

- 鳥市場……………一四八
- 小鳥死了……………一五一
- 無線電城和埃發爾塔……………一五三
- 在彭非大學……………一五四
- 倫敦……………一五九
- 希特勒……………一六二
- 希特勒和我們玩了一次惡作劇……………一六四
- 我得了六個兄弟姊妹們……………一六七
- 我們在上海的花園中……………一七一
- 我爲什麼喜歡中國新年……………一八四
- 中國電影和中國明星……………一八七
- 王媽……………一八九
- 朱媽……………一九一

阿金的故事	一九二
蘇州	一九五
城隍廟	二〇一
牯嶺度暑假	二〇二
天目山	二一六
杭州	二二二
我患想家病嗎？	二三二
譯後的話	二三九

第一輯 吾家五林

爲什麼我就是我

我何時想：我爲什麼生爲人類？爲什麼我的名字叫林亞娜？爲什麼我是林語堂的女兒？我又很覺得奇怪：爲什麼我不是狗？或是一隻貓？或是一匹象呢？倘若我是一匹象的話，我又應該怎樣呢？那時候，我將在樹林中過日子呢，還是被關在中央公園的動物院裏呢？倘使我生爲一匹馬的話，我的環境又將是怎樣呢？

這些想念，常在我心裏盤旋，但誰也不能替我解答這些問題，倘若我是一株樹，人們要砍下我的枝條，我又將怎麼辦？我喜歡被人們砍下來嗎？倘若我生而爲一頭海洋中的大鯨魚，人們把我捉住了，我又將怎樣？同時做了鯨魚的景況，又不知道是怎樣？

現在，我是生活在中國人的家裏；我爲什麼不生爲一個法國人，德國人，英國人，或是美國人呢？我爲什麼又不是一個哥倫布時代的野蠻人呢？

誰把我成爲一個女孩子呢？我不喜歡做女孩，我却喜與做個男孩子；誰決定我做女孩子

的呢？他知道我不喜歡做男孩的嗎？還有，誰又敢說我是應該生於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的呢？

誰又敢說我應該生有十隻手指，兩隻眼睛，和一張嘴吧呢？像上面這些事情，沒有那個能夠證明那樣是不錯的，現在，我已做了我，但爲什麼我就是我呀？

——亞娜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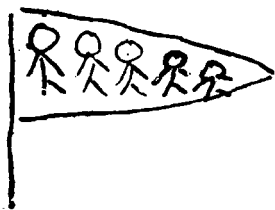
父親

吩咐我寫一篇關於父母姊妹的素描，現在我就先寫我的父親。

父親是一個四十四歲的人，說到年齡問題的時候，他時常弄不明白的。他用中國老法子來計算他的年齡。但這樣來計算我們的年齡時，可就有些麻煩了。

譬如：我們同時用中國老法子，和美國的年齡計算法來計算年齡，每到新年增加一歲，到生日時，又增加一歲，那一年裏面，不是要長了兩歲嗎？所以最後，他勉強

THE LINS BANNER



林家旗幟

肯定說，我們都是中國人，應該依照中國法子，每到新年，來計算我們的生日和年齡，不再拿四月，五月，七月，八月，十月，我們的生日來增加我們的歲數了。

父親常常誇耀，他認為他的脚是世界上最清潔的。因為他每逢散步回來，總要洗一次脚，他說：

「我的脚是世界上最清潔的，有誰的脚，能夠像我一樣的清潔？羅斯福總統，希特勒，墨索里尼，誰都比不上我？我不相信他們能像我一樣，每天要洗三四次脚的。」

這是他常常說的笑話。

大家都知道父親是最喜歡吃烤牛肉，每逢我們到R. W. 家裏去，總有這種烤牛肉吃。

父親喜歡到小舖子裏去參觀參觀，但每次總沒有買東西，大約是爲了省錢吧？

父親對於演講，和短文，都表示討厭，但實際上他在紐約的時候，却常常寫短文的，他以爲短文很有意義。

林語堂寫了許多驚人的著作，使人讀了再讀，連讀六次以上的。他又喜歡旅行，到著名的地方去參觀。像巴黎，倫敦，北平……他也在那些地方寫作銷路很好的書。在紐約，他所寫的書，銷路也很好，可是他說紐約是「地獄。」

父親是祖父最寵愛的兒子，他是弟兄們最年幼的。他常把他幼年時代的事情，告訴我。

有時候，他講得使母親也好笑起來，他也時常說起他將來會成一個鬍子。他每天吻母親的面頰，父親說她是和妹妹雙胞胎呢！

父親喜歡洗澡，他也把洗澡當做一種運動。他唯一的娛樂，就是散步。但他在少年時代時，却是聖約翰大學中的一英里賽跑的選手。父親奏鋼琴的本領很好，但他却連一首曲譜也記不熟。

他愛鄉村和大山。只要有山景可以眺望的時候，他常是眺望着，欣賞着，讚美着。父親却憎厭近住宅的高建築物。他說：「這是阻礙我們眺望的啊！」

父親也憎厭青年人把頭髮梳得很光亮，加上許多生髮油。他喜歡穿棕色，寬大，不透水，發亮光，經穿而舒適的皮鞋。

父親時常把許多玩笑的故事講給大家聽，而且也已經說過不知有多少次了。但每次他說的時候，總是一樣有趣，而且聽的人，也從不感到厭倦。

父親和家裏人一同出去參加宴會時，總換上別的衣服，但他却不喜歡把上衣和褲子穿得一樣，他覺得只有侍者才是那樣穿着的。

父親也愛漂亮，他把有架的眼鏡，換成新式無框的；他知道如何配置他的襯衫，領帶，使服飾調和。

父親的消化力是驚人的。有一次，他在寫給母親的信裏說過：「我的肚子裏，除了橡皮以外，什麼也能夠消化的。」我們聽母親讀出來時，都不覺大笑起來，而且這是確實的情形。我從來不會聽到父親有過不消化的事情發生過。到了半夜，如果他覺得飢餓，她便起來煎雞蛋，或吃些他愛吃的東西。就是他病了，他還是照常一樣吃得多，也說還要多些。他說他的病要吃才會好。但是母親病了，她却吃不下，父親常常奇怪她怎麼不像自己一樣的吃。

——亞娜作

爸爸在吃飯的時候，常常緊靠着我。「靠」的意思，就是我們互相把頭貼在一塊兒。

——妹妹註

母親

母親的體重，有一百十三磅，我想這不能算重；但是母親每天總是說她「胖」了，而且幾乎要說上七八次。有時候，她的朋友，說她瘦了，但母親總不相信，回答她們的是一「瞎說」。「母親每星期規定啣的食物，但一上酒館，遇着好吃的滋味，她便忘記她的規定，毫不限制地吃喝了。我認爲這樣很好，而且我們每天都希望能夠盡量的吃喝。但她却不喜歡，有

時候她却因此而致病。

母親會彈鋼琴，但她每天所彈的，總是些家庭歌曲的老調。

母親喜歡談論家事，和我們一生的運道。她最高興是這樣：父親坐在椅子裏，不要讀任何書報，只抽着烟，也不要有任何聲音，靜靜地聽她的說述。

母親有時候很快活，用種種方法來娛樂我們，像跟我們遊戲，或和我坐在鞦韆架上。但母親在不高興的時候，她便忍受着怒氣，連話也不說一句。這樣大家都靜默着，直到吵鬧後，才說出她動怒的原委。

父親時常說母親是個熱誠的女人，這話一點不錯。母親喜歡朋友，也愛講話，不到停止的時候，不會覺得疲倦的。

母親喜歡有秩序，有規律。當戰事爆發的時候，她每天上紐約的寫字間，和她的朋友在那裏說說笑笑，可是她的朋友，依然做她們的工作。

母親對待傭人很貼切，所以每個僕人都高興服侍她。

母親喜歡吃魚，不管這魚的滋味好不好，她吃起來總是高興的。有時我們不喜歡吃的魚，便由她一個人「包辦」。和母親一起做工的傭人，大家都知道母親愛吃魚。我想母親愛吃魚，大概爲了魚的種類多，但父親却只喜歡吃烤牛肉，僅僅是一種滋味，他却不得吃

厭。

母親所以有名聲，因為她常常隨着父親在一塊兒的緣故。

父親寫作的時候，母親常在旁邊說：「語堂，別寫得太長，太長了人家是不愛讀的。」每次她說錯了的時候，她會「Larp Sarp Kong」這樣說上幾天，直到她自己說得好笑起來為止。

母親常常用手勢表示說話，她的舉動很有趣，也常常逗引我們發笑的。有時候，她正在工作，但她也會叉着手。有人說過，看母親的手上，她是有好運氣的，還有人說過，她的壽命很長；也有人說過；無論什麼事情，只要一經她的手，便變爲很好了，因此，母親常常誇耀她的兩隻手。同時，她也誇耀她的鼻子。真的，在中國人的面貌中，很少像她的鼻子那樣，又尖，又直。母親在不高興的時候，只要父親說起她的鼻頭時，那麼，她便自然地笑起來了。

母親最恨別人說她「胖」。

她在少女時代，將要和父親結婚的時候，祖父對轎夫說，應該揀一頂比較高大，比較結實的轎子，因為聽說新娘很胖的。祖父這樣說，當然並不是惡意，但這話給母親的姊妹們聽得了，她們又去告訴母親。母親直氣得發昏；在結婚前幾天，她特爲服了些使人消瘦的藥

現在，母親確實比從前瘦些了，父親也承認，在結婚時，她真是很胖的。

——亞娜作

母親是個好人，她喜歡大家，她又熱心，又溫和可愛。

——妹妹註

阿苔

阿苔是我們家庭中的大姊姊。現在，我首先要描寫她的姿態。

父親說：她的臉是中國典型的美麗。眼睛很明亮，臉是圓圓的，還有黑色的眉毛。

阿苔很聰明，她時常幫助母親，她寫得好，也讀得快。有時候，她多管別人的閒事，所以她的舉動，也常使人發笑。

阿苔很喜歡時髦，她常常知道在什麼時候，流行那一種頭髮的式樣。她每天常常把頭髮梳着，至少有五六次；連讀書的時候，也會站起來梳她的頭髮。

至於她的服裝，她自然也懂得如何的配置，顏色，式樣，都配得很好；她也知道那一種式樣，配什麼顏色的皮鞋。她在紐約的時候，完全明白在何種季節，適合某一種式樣。我想

這足夠描寫她是如何愛裝飾的了。

林阿苔讀了許多書，雖然是一本很厚的書，也只要一兩天工夫，她便可以讀完了；但是，現在我自信也可以讀得和她一樣的快了。

她也喜歡把妹妹打扮得像她的洋囡囡；把別針和別的裝飾品，放在她的服裝上。她知道帽子應該戴在那一邊，像這類事情，全家的人誰也不及她知道得清楚。不過她總是一個好女孩，她竭力幫助她的妹妹，她有耐性，能夠等待任何事情，不致焦心。

父親母親常說她是成人了。但她依舊和她的妹妹們，舉行種種遊戲，像捉迷藏，不過一年中難得有兩三次。阿苔也喜歡和我們一同在花園裏摘橘子吃。

阿苔喜歡種種花，她的嗜好並不是不高尚的，種花也不是一件壞習慣。

阿苔常常笑着，這種事情，在我們並不覺得可笑，但她總是笑着不停。

阿苔常在地板上跌交，又常把許多值錢的東西打破；母親的杯子，花瓶，盛湯的盆子。

阿苔走路的姿勢並不漂亮，而且她常不看了路走着的，她的腿又長又細，牠們並不強健。當她跌交的時候，她只是坐在地板上，笑着笑着，足足要笑着五分鐘光景。

阿苔最喜歡的電影明星，有洛麗泰揚，卡司鈴，哈本，魯意司，台納，羅諾，卡門。她不許我這樣說她，但這確實是事實。

她說：「這話靠不住，亞娜在騙人；你不要相信她的話是真的，因為我並不會有什麼喜歡的朋友呢！」

我暗地裏感覺到，這並沒有什麼妨害。我請你們相信我所說的，並不是假話，她在佛羅倫司的時候，親口說過的。我相信他喜歡秀蘭鄧波兒比曼殊更喜歡些；從這一件事上，就可以證明她確實是有喜歡的人的。可憐的阿苔，我知道她一定要惱我的，因為我把她的秘密揭露出來了。

阿苔常和她的朋友，一同到外邊去。她待她們非常客氣；但在家裏的時候，她却像毫無顧忌的，甚至罵她的妹妹，不過，像這樣的事，却並不是常常有的。

阿苔有她的長處，也有她的短處。她的平均分數，總可以超過八十八分的。她對待我們，總也是一個好姊姊，我們可以給她九十三分，我想她一定對於這個評判，她一定是高興接受的吧？

——亞娜作

妹妹

妹妹的實足年齡，還只不過七歲半。她在意大利攝了一張照片，父親說從照片上看她像

是一個二十九歲的人了。我們聽了都覺得有些奇異。但是，有時候她的舉動，真像有三十歲似的。她無論做什麼事，都是整齊，精美，她往往費上一小時的時間，去穿她的衣服。有時，妹妹很喜歡別人稱讚她，她還常說嬰孩一般的說話。「我只知道兩個字。」「我生下來剛滿月。」所以有時候，她伶俐可愛，但有时候發起氣來，却像一隻可怕的猛虎。

妹妹常是很頑皮，譬如他不聽我的話。但得了父母親的鼓勵以後，她却做得很像樣，彷彿她又是一個好女孩。我最恨她這樣做。人們對於她的收集郵票，表示稱讚。「多麼聰明呀，真做得不錯。」別人所以這樣稱讚她，無非因為她年紀還小的緣故。

她確實做得並不壞，但有时候，她實在太驕傲了。甚至她的集郵簿都不許我碰一下，或欣賞一下。

妹妹做事情，都很精細，寂靜的。說到寂靜的話，譬如她在吃飯時，至多說三四句話，就靜靜地只管吃喝了。

妹妹做的乘法，和畫的圖畫都很不錯，她每次都畫着房屋和紅日。她的書法也整潔，有時比我寫的還好些。瞧，這就是她的書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etc

妹妹又喜歡把字像下面一樣填黑

● R A D P E

法：

她把別人寫的字，或書上的字，照那樣填沒了。她又從字紙簍中，掏些字紙出來，這樣填沒起來。

妹妹也喜歡形容別人的有趣樣子，說某人像某人。但她自己有一隻腳趾頭，像一個老婦人。那婦人是很胖的，因此妹妹的腳趾頭也很胖。

如果她的姊姊嬉笑她的時候，她却要發怒的。有時披着她的下唇皮，說……Way Star Nil，就是「你可以停住嗎」的意思。但她的英語說得不好，她常常很氣憤。

妹妹有五個洋囡囡——三大兩小，她最喜歡的是最小的一個，因為他很小，妹妹常常給他灌水，又竭力替他穿襪子，但沒有一次能夠做得成功。

妹妹很聰明，她懂得大人們所說的話，而且也明白說話的意義。她每次說話說到一半，便來一次長長的呼吸。妹妹還在海濱拾了許多石子，收藏起來，她說這些石子，和金剛鑽一樣的可貴。

妹妹讀早課的時候，她會拉一把小椅子到有陽光的地方，然後，她再慢慢的寫下她的生字來。

妹妹很快學習着一切。她會拼 Conversation 和 Mussolini 等等的字，像這樣的字，

我直到今年才知道的。

妹妹總是不肯離開母親的。在晚上的時候，她和母親同坐一張椅子上，她把手臂抱着母親的身體。

妹妹渾算的時候，她時常讀出各種數目來，像三十二除八是多少，用三去乘，不用四去乘——是的。這是她做事要多費時間的原因。

妹妹奏鋼琴也不錯。她常要別人去教她；但如果她覺得難學的時候，她總說是這是教師教得不好的緣故。

妹妹曾和陌生人交往過，那就是在蒙通的法國人。她記得他，幾乎每天都提着他。

這幾天來，當人們對她說話的時候，妹妹總這樣問：「你說的是什麼意思？」即使別人說的是一件十分簡易的事，她也會這樣問的。

——亞娜作

妹妹

要我描寫家裏五個人。亞娜是從最年長的說起，現在我却從最幼小的開始。家裏最年幼的，就是妹妹。

妹妹是個又聰明而又嬌小的女孩子：她常使別人猜她有八歲了，但看上去却實在只有四五歲的模樣。但她的舉動像大人，話又說得很合理，而且會問起這樣的問題：「俄國不像德國那樣要女人多生孩子嗎？」「法國是怎樣和德國開始打仗起來？我想她將來長大，會成一個政治家的，其他又如：「他們怎樣造橋？」「火車頭怎麼會轉動？常常使我瞠目不知如何回答她。我時常把問題故意牽到別的事情上，有時候我也告訴他這太難解釋了。妹妹也肯聽話，父母親吩咐她不要說某一種事情的時候，她會默默不做聲。但有時候，她却不是這樣了，她明白懂得這種意思的，而且還是喜歡這樣掘根倒底的問着，她帶着半笑半怒的臉孔。「爲什麼？」「爲什麼？」她說着，直到我不回答她爲止。

她頑皮的時候。真是頑皮極了，滿嘴都是罵人的俏皮話。當她跟她的姊姊們吵嘴的時候，她知道怎樣去和她們辯駁的。

她常是一個家庭中的傳話人。當她高興的時候，她倒不怕麻煩別人的使喚，但倘若你差遣得太多了，她立刻拒絕，連你給她的讚美，她也會蔑視不理。

她的鋼琴奏得十分熟練，她讀書也讀得很快。就是她的縫紉，編結，甚至玩牌的本領，都可以驚人。

妹妹有一種習慣，很是有趣，她常把兩隻小手，伸到母親的腋下，無論在那裏，只要

她和母親同生在一塊兒，她便伸手到母親的腋下去了。現在我的耳朵裏，似乎還在響着她被亞娜所嬉笑時，發出的怒聲，和兩隻小腳蹬地板的聲音。妹妹很怕難爲情，一見了陌生的客人，臉便紅起來了。當我們中一有個人和她在一起時，她總不肯說英語，但近來她已慢慢的講起來了。她因年齡最小，所以常常獲着特權，她就也享受着這種特有的權利。

她穿着衣服很慢，但能整齊地脫去她的拖鞋和睡衣。她喜歡在衣服上飾些裝飾品，像別針，羊毛。她每次睡覺以前，總要替她找着睡衣，再給她穿上。她自己不能作主，差不多全由我的決定。倘若我揀一件漂亮的睡衣，給她穿着，母親也同意了的時候，她就很快樂地說着：「嘖嘖，很好，很好！」於是她便乖乖地睡着了。

她怕老鼠，也怕黑暗，所以在進房門以前，她總先拖我到門口，替她開亮了電燈，然後她才敢進去。我們有一個叫朱莉的表妹，也和妹妹有些相像；她們在笑着的時候，她們自己都說是「雙生女」。她和朱莉有時在一起，她總向我和亞娜問：「瞧，誰能像我們一樣的相像呢？」

妹妹有時的舉動，故意裝成一個嬰孩。她喜歡別人像嬰孩那樣稱贊她，說她好像什麼都不懂，但是一經說明白了，她便笑着自己彷彿是個成人了。

她常常有志向，要學習新的東西，新的遊戲，新的語言。她寫得也很快，她喜歡猜字謎

但是很少有這樣的機會。母親是她唯一的伴侶，當她猜着某一個字謎的時候，她便跑去告訴母親和父親，她常喜歡坐在父親母親的跟前，坐着聽可以發笑的事情。

她有一種成人的嗜好，就是收集郵票。去年夏天，父親買了一本集郵簿，給家裏所有的人，在空閒時作爲消遣。在我們眼光裏，並不覺得這件事情是如何有興趣，但，妹妹却喜歡得很，而且和集郵簿非常要好了。現在她已集得一千張以上的郵票了。最有趣的，她居然能辨別得出那一張是羅馬尼亞的，那一張是比利時的。我想，她知道的國家，一定要比我多了。後來，父親又告訴她許多國家的郵票式樣，她聽了高興得很。前天晚上，我們收到一封信，那是俞明從俄國寄來的，信封上有三張航空郵票；妹妹真是快活極了；雖然她在吃飯時也並不多說話，但我知道她心裏是很愉快的。

妹妹有好幾個洋囡囡。最大和最美麗的一個，叫做巴巴拉。這洋囡囡是從大西洋城一家店裏得着的獎品。但她却喜歡那個「洛勃特」這是一九三五年聖誕節時，母親送給她的。牠很柔軟，也極活潑，難怪妹妹喜歡牠。這是橡皮做成的，牠的頭還能取下來的。妹妹給牠洗澡的時候，總把牠的頭拿下來。把裏邊的水倒出來。妹妹常常獨自和洋囡囡玩着，給牠換上不同的衣服。她也喜歡玩水，甚至常留在水裏。有時候，沒有事情做，於是便去洗骯髒的手帕，其實，手帕並不很髒的，只不過作爲一種娛樂吧了。她也喜歡力士牌的肥皂，把牠切成

許多小片，放在水裏搖動牠成爲無數的泡沫。

——阿荅作

現在我有八個洋囡囡；三個是小的，還有兩個墨西哥洋囡囡，那是朱莉送給我的。洛勃特有一個大大的肚子。

——妹妹註

亞娜

亞娜是個天真活潑的女孩；當她還幼小的時候，住在中國，但她已具有美國人的態度了——正直，好動，又聰明。她現在已不止十二歲了。行動像十三歲，但有時候，却不過像十歲。她乖的時候，確是很乖的，但頑皮的時候也着實頑皮。不過她無論什麼事都很熱誠，有時候，我們玩了一次新的遊戲，即使這遊戲一天中已經玩了三四次了；但是她依舊還會說：「讓我們再玩一次吧！」

我們三姊妹中，她最冒險心，像爬高的地，攀樹幹，觸摸虫類，她都會做，只是她却很怕貓，當她看見一隻貓的時候，活像一頭老鼠，這從她的臉上，可以完全看得出來。他所以怕貓的緣故，是爲了從前看過一羣新生的小貓在鋼琴後邊，這樣她就怕起來了。

假使亞娜在她的同學面前，遇見我們中任何一個時，便很怕羞了。我不明白在別的時候，她究竟是不是這樣的胆怯，但我覺得她一定也同樣胆小的。

有好幾次，她請了幾個美國的同學到家裏來。在客人們還不會到來以前，她要求我領導遊戲，和她們談天。我說來的是她的同伴；但她却主張我來做主人；我却實在不喜歡這樣。

客人們來了以後，她常說：「讓我們來做個遊戲吧。」客人們說：「做什麼遊戲呢？」於是她便向我望着，用中國話對我說，要我解釋遊戲的方法。我對她說應該她自己向客人們說明；可是她却一句話也不說，只是望着我。客人們默默地等着，因此我不得不說話了。

有時，她從學校裏面來，告訴我們在學校裏被同學們嬉笑，她是非常憤怒的，母親總回答她說：「你爲什麼不報復？」但是亞娜一句話也不說，有時候甚至遷怒在我和妹妹的身上。

要是我和妹妹說錯一句話的時候，亞娜也常常嬉笑我們的。她在開始嬉笑我們的時候，總是笑着表示勝利。但我如果不理睬她，於是她有些失望。那時，我也向她嬉笑作爲報復，於是她便惱羞成怒，老是許多時候不跟我說話。

她喜歡奏鋼琴，她的手指很靈活，很矯健。她富於記憶力，現在她已熟記八九首曲譜了。她彈奏的拍子，大概都是四分之四。她對於輕快的旋律好像不感興趣，但近來她也在偶

然彈奏F調的曲譜了。

亞娜喜歡當教師，雖然她還年幼，但教妹妹演算是挺熱心的。有時候，妹妹忘記怎樣演算的時候，她便斥責她，說她已經還給了先生。她確是一個好學的女孩，每天預備功課，常到深夜。父親總叫她停止，但她還是繼續讀着寫着。她喜歡看電影和遊戲。要是父親說要上電影院去的話，她的臉上立即露出快樂的笑容。任何時候，只要叫她看電影，她總高興的。亞娜自己發明了許多有趣的字眼，有的很巧妙，有的却可怕，母親最討厭這些。但是有些字詞，我們五個人中已普遍地用着牠們了。只有外來的客人，不管是中國人，或是美國人，如果不經解釋，他們總不明白的。

我喜歡她在戶外運動的時候，她的行動總使人喜歡的，我也愛她那種快樂活潑的表情，她的笑話也常引起家人的歡笑。

——阿荅作

母親

母親是個不平凡的女子，許多朋友和家族都敬仰她。對於僕人們，她更是和善，親切。告訴他們許多父親從不會告訴他們的事情。就是發給賞金的時候，在前幾天並不是怎樣溫和

告訴他們，直到臨要給付那一天，她才叫我把錢袋拿給她，她便仁慈地付給他們。

朋友到我們家裏來，或是一同上酒館去；母親總是很親切地招待他們，時常注意他們的盤子裏，是不是空着了。她常常自己不吃飽，但只要客人們快樂，也覺得滿意了。客人一到我們家裏，母親總要留着他們吃飯，母親預備着精美的菜餚，有時候把所有的東西，都吃得空空如也；但她一點也不吝嗇，她的臉上流露着誠懇的笑容。

母親不像父親一樣，常常撒謊。父親有時故意說什麼東西不見了，或是錢袋遺失了；但母親總很誠摯地相信着，直到父親笑出聲來，於是她說：「頑皮的孩子，想來愚弄我嗎？」這些都可以證實她的正直。

她也克苦的幫助僕人們燒飯，洗衣；本來她的工作，儘可以交給女傭人做的；但母親却自己願意去做；連大衣，外衣，母親也常常自己洗刷，不把牠們拿到洗衣作裏去。父親對於這點，也很看重母親。

當我們自己在玩的時候，母親好像並不注意真正的娛樂的；但每當飯後，或是欣賞一幅好的圖畫時，她却覺得十分愉快。

母親對於孩子的食物，和照管孩子方面，總是採取安全政策的。倘若有一個孩子留着要女傭人看管時，那她甯可和孩子在家裏，却不喜歡跟父親一塊兒上街去。她說她雖然和父

親出去，但她的心總是在記念家裏的孩子，一切都沒有興緻了。我們對於這點，也非常敬仰她。

有一次，我們的週末旅行，到無錫去；那時妹妹只有四歲，所以不會帶她同去；但是母親却很不放心；妹妹和奶娘一同平安地在家裏，本來也不會有什麼意外的；因此，她當夜就搭了夜車回家來，不跟我們在無錫過夜。她有妹妹在她的臂抱裏，是多多快樂呢！

母親最高興和父親，我們，或她的姪女，談談過去的舊事。她以為這樣談談很有趣味，但倘若話說得太多，或是過分興奮的時候，她便覺得頭痛了。家裏的人，都愛聽她少女時代的故事，和她以前如何過新年的情形。

母親本來沒有抽烟捲的習慣，可是她在飯後，也喜歡吸一兩枝香烟。她做許多重要的工作，常是用左手的；但倘若我們左手拿行線，她却要立刻糾正我們了。她的書法很秀麗，也很整潔，不像一般人寫得潦草。

母親是急性子的人；她如果在高聲說話的時候，她的聲音，可以聽得很遠。倘若別人對她說話沒有禮貌，她總不理睬那人。但事後，她却恨着，怒着，當時爲什麼不斥責那個沒有禮貌的人；不過下次她依舊遇着那無禮貌的人時，她却還是跟普通客人一樣的招呼他。我們有時勸母親可以嚴厲些，但她總是做不到的。母親常常提醒父親做生活上瑣碎的事情的，像

剪髮啦，洗澡啦。父親似乎不喜歡做這些事情的，尤其是剪髮。他每次剪髮，總經過母親的催促。母親也把父親當做她的大兒子看待；她常把牛奶悄悄地倒在父親的杯子裏，要父親不注意地喝下去。父親有時把牛奶倒還給她，有時却聽了她的話，喝完牠。

我們三姊妹，和父親，常常鬧着有趣的玩矣，但母親，却像是家族中的長輩，她常常提醒我們，要我們注意地氈或桌子。

只有某一次，母親也喜歡玩起來了，她答應我們，可以儘量的玩着。

母親喜歡買鞋子，她似乎很着重鞋襪的。她說：「美的基礎，就在腳上。」我們住在紐約的時候，母親除了買鞋襪以外，差不多不會買過別的東西，因為她的衣服，早在中國做好帶去的。在五十七街，那裏有許多鞋店，她會站在那裏很久，欣賞着各式各樣的皮鞋。她有一雙不大不小的腳，腿也生得漂亮，她也有着許多很美麗的鞋子。

——阿荅作

母親還喜歡她的尖鼻子，還常常誇耀牠。

——妹妹註

父親

父親是個怪有趣的人物。無論他到什麼地方去，態度總是很自然。他也和任何人在家裏居住。

他在工作的時候，却是十分嚴肅的。他有一間書室，他在寫作的時候，就把門關着。當然，這在作家，原是很平常的。父親很少讀小說，這却是很有趣的。他讀的多是論文，哲學，科學一類；要是他在讀小說了，那他一定爲了某種理由才讀的。不過現在他也讀小說了，因爲他自己也在寫作小說哩！父親倘若讀了一句幽默的句子，他的臉上就表示着高興，如果讀了有趣的一段，他便大笑起來。他那種大笑的樣子，我們却是學不相像。父親一空閒下來，便是孩子們的頭腦，父親喜歡遊戲，他也替我想出了好幾種遊戲，他和我們，彷彿是一個大哥。他常常講笑話，又喜歡開母親的玩笑。

父親喝茶，又抽烟捲，而且數量很大，他說他可惜不會喝酒，不知道酒有什麼滋味。他的寫字台上、總放着茶壺茶杯，當他開始寫作以前，他便喝着茶，又用他的烟斗抽烟。

父親也喜歡旅行，他愛參觀新的地方，發見新的事物。最使人可取的，他不論中外娛樂，城市鄉村，他都能享受。他愛看電影，又愛在松樹下面睡覺。父親常常告訴我們，北平的城市和鄉村，是互相聯絡着的。父親憎厭上海，因爲上海沒有山，也沒有曠野，但他却在那裏住上十年之久哩！

父親對於我們的教育，很是注意。就在散步的時候，他常解釋許多名詞給我聽。說到教書這件事，他是最有耐性的。

父親很愛母親，母親也一樣愛父親；有時父親因為流動演講，父親要往狄德，或芝加哥去三四天。他倆會感覺不見面的煩悶，——我們當然也有這樣感覺的。

父親寫信的時候，總是寫些他所講述過的事情。他用極簡單，優美，清楚的英語。他每在早晨，把意思講給他的秘書聽。父親對於有好幾個中國朋友，非常看重他們的。這些朋友都是學者。父親常和他的朋友出去旅行，訪問古代偉人的墳墓，或者參觀某個詩人的故居。

——阿荅作

父親寫作的時候

依照我的眼光看來，他是一位真正的模範作家；否則，便是我的自誇。當他寫作的時候彷彿整個屋子的地位，都屬於他所有的；除了街上的小販以外，沒有誰敢去驚擾他。看他那種寫作的情形，真有些奇怪。

他的書室是一間舒適的屋子，四面全是書架；角落裏安置着一張工作的寫字枱，——那隻枱上永遠是十分整潔的。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他在寫作的時候，書室是關上了門的，沒有

人敢去驚擾他。當他做完了工作，你可以看見空中罩滿了烟霧，聞着烟斗的氣味。你也可以看見寫字台中間部份堆着一堆紙，這便是他一天中寫成的原稿。檯上還放着幾本他喜歡讀的書，還有他喜歡的筆，鉛筆和放大鏡。烟缸裏的烟灰，總是感得很滿，連檯下也滿地是煙灰和火柴梗。

母親有重要事情和他商量，也敢開了書室門進去的。母親進去，把書室門關上了，我們便在鑰匙孔裏張望。那是父親還是在寫作，連頭也不抬起來，可是他却能知道進去的是什麼人的。

他寫作的腹稿，大多數是在床上打成的。那時候，確實是很幽靜的，母親翻書的聲音，也成了一種細微的聲息。父親也在床上運用思想，當全屋子燈光熄滅的時候。其實他並不上床睡覺，他依舊起來，走到窗口，眺望窗外的風景。我們只在黑暗中看到他的煙斗中發出來的火星，紅紅的在窗口閃動。他有時靜靜的坐在那裏，直到他的寫作材料已計劃好了為止；但這種情形，並不多見。

有些時候，他也能瞧見父親一邊寫作，一邊微笑；那種情景，就暗示我們，他的寫作，是非常得意哩。父親常常說，一個人心情憂鬱的時候，無論怎樣，寫不出好文章來；作者自己就憎厭作品，又如何能引起讀者們的興趣？

父親有了秘書，情形便兩樣。女秘書坐在椅中，父親的兩手，又在褲袋裏，走來走去，嘴裏述說他的語句。你在隔壁房裏，可以聽得打字機「的的拍拍」的聲音。父親坐着的時候，有時把腳擱在窗沿，或別的地方。他說像學生那樣坐得很端正，會使人好笑，也不大適意。這些就是父親寫作時候的情形。

——阿荅作

母親喜歡用牙膏

母親喜歡秩序·規律；但父親却不注意這樣，他總照着自己高興去做的。

有一天，我正要睡覺，母親說：「亞娜，擦牙一定要用牙膏，把牙齒刷得清潔些。」這樣一來，爭辯便開始了。父親說：「亞娜，牙膏是沒有用的，只要拿一杯水漱漱口好啦！牙刷也不必用。」

母親說：「語堂，我不贊成，你應該讓孩子應用牙刷和牙膏。亞娜，你別相信父親的話，現在去吧！」「香，你不知道科學家已證明一個人不應用牙膏嗎？你應該吃些相當的東西，這是你唯一的工作。」父親說。但母親却又說她知道這意思，她主張刷牙至少要用些食鹽。父親聽了笑着說：「瞧，我明天要牙醫那裏去，讓他檢驗一下我的牙齒，以後的五年

中，我只用清水漱口。滿五年時，我再到牙醫那裏去檢驗，看看我的牙齒有沒有變壞。」母親沒有話說，但她却這樣分辯着：「看你的牙齒，被烟熏得又黃又黑了。」父親又說他可以請牙齒除污垢的。母親不願再爭辯下去，只是說：「亞娜，時間不早啦，快用牙膏牙刷去刷牙吧！晚安！」我照着母親的話去刷牙，父親顯然有些失望；但第二天他却並不會請牙醫生去檢驗。

——亞娜作

父親的嗜好

在有一個時期，我覺得父親像我們一樣——似個孩子。他有許多癖好，好像玩弄蠟燭呀，用各種顏色填我們的書上插圖，以及其他種種玩意兒。總之，凡是平常人所有的癖好，他也有的。

第一件；他自然是愛吸煙的。當父親醒的時候，差不多沒有一刻停止抽煙的，這樣，一支一支地直到他睡到床上為止。他在寫作的時候，更大吸紙煙了。他曾說過，他如果不抽煙，他就寫不出一些作品。

有一次，父親忘記帶他的烟斗，他覺得他雙手空虛而懶散，因為他沒有東西握在手中，

他是會覺得空空的。

父親上百貨商店時，如果他們不允許他吸煙，父親立刻說，從此他不上那鋪子裏去買東西。

第二件；父親愛喝茶。他也說過，他每天非喝茶不可。否則，他是不能寫作什麼作品。有時茶燒得不沸，父親喝了一口，他不滿意的說：「呀！洗碗水，不冷也不熱，怎麼可以拿來喝呢？」而且父親主張獨用一隻茶壺，專泡熱茶用的。倘若茶裏面有了牛奶的氣味，這時，父親便立刻要換隻另外的茶壺了。

再有一種癖好，就是散步。因為他平時走路非常快。當我們全家人出門的時候，父親總是走在前面。但是，我的母親的步調，恰和父親相反，她是走得很慢的。我因為比較快些，所以父親總是常同我一起走。母親同阿苔走。妹妹老是跟着母親。要是母親穿上水貂大衣。父親就願意同她走。因為父親說：「如果我不和你走，人家一定要看不起我。現在我同你走，人家會說：『他的太太有件水貂大衣，他一定很富裕的！』」，因此，很自然的有了這種規則；要是母親穿上她的水貂大衣，父親就認為可以和她走了。

關於父親和我們玩的事情，種類很多的。像一種溶燭油。我們製造假面具，馬，房屋，和各種玩具。我們是覺着如何的有趣哩！父親常常買了各色顏色的蠟燭，我們熱烈的做成許

多玩具。

有一次，母親在醫院裏，父親替她捏了一個蠟像，看上去真像母親哪！後來我們又開始製造盒子，盒子的顏色很是美麗。我們就用牠來製郵票呢！

實在的，父親有許多許多的癖好，我不能將牠一一說出，用筆來寫呀。

——亞娜作

父親的嗜好

父親的嗜好真多啦！上面說過的，不過是一部分：這些嗜好都很有趣。

在蘇州畫舫上，我們常常用不同的遊戲方法來娛樂。我們有幾種蠟燭放在橡木製成的小桌上。父親把蠟燭油滴到桌上溶成的一隻鴨子模型上去，結果鴨子是溶成了，不過這是第一次的試驗。我們真愛這些玩意兒。我們在星期六回到上海來的時候，我們購買了各種顏色的蠟燭。我們又把一種顏色溶在玻璃杯中，使琢磨時比較光滑些。當蠟汁軟得可以割切時，堅硬得可以豎起時，我們就用一把尖銳的刀刻成房子或是臉面的樣子，等到這東西乾燥以後，我們再溶下另外的一種顏色，使牠成就房子啦！面臉啦！變成可愛的東西，然後我們又用雕刻的方法，細心的雕刻。接着我用刀的平面，把牠托起來。我們非常高興發見這種新的技

術。但，這也需要技巧，才能做成精良的東西。

父親常常歡喜幹這種玩意，而且，很自誇地給他的朋友們欣賞。其中有一個朋友，他看了以後，也去試了試，不料他製造得比我們更好。當我們到紐約去的時候，還是繼續用蠟汁雕刻物件的娛樂。但是，我們真討厭做着清潔的工作，因為蠟燭油黏貼在桌上，是很難刮起來，而且也很容易整潔的。

此外，父親還有收集留聲機片的嗜好。倘若他愛好的音樂，他歡喜聽了又聽。現在他有一百八十張唱片，當我們每天晚飯以後，他就愛坐在火爐前面，靜心的享受好的音樂片子，並且，熄滅房子裏所有的燈光，僅僅留着火爐中發發的柴火。

父親特別愛在鄉村中散步。當着某一個清明的早晨，或者，在新鮮的空氣中，悄悄地徘徊，或者穿上不透水的雨衣在細雨中緩緩地散步，或者拿着烟斗在林中徬徨。

——阿荅作

父親的宵夜

父親最愛在半夜裏吃東西，爲了這事，母親時常笑他。

有一次，他覺着他的肚子餓了，燒了五隻雞蛋，還吃了兩片脆餅。又有一次，他吃了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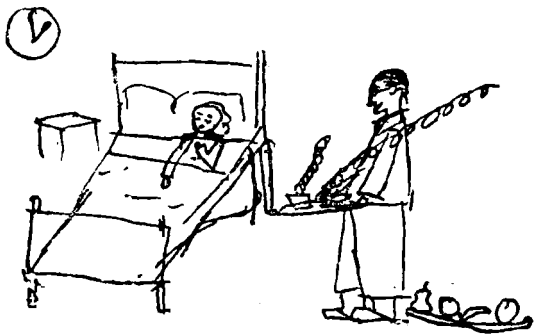
片餅乾。總之，他夜裏吃東西的次數很多。

父親說：「昨天夜裏我免得饑餓，我一直想了十多分鐘，不知道起來的好，還是不起來的好，我又覺得很慚愧，僅僅爲了吃東西，睡了還要起來，不過我若不吃一些東西，讓肚子空空的，那末，我便不能入睡了。」因此他起來了，他獨個子在膳堂裏，吃了一些他愛吃的東西。母親看見以後，大笑起來，並且將這事告訴了我們。

「可憐我，呀！我現在已覺得比較好些了，但仍舊有點餓哩！」父親這樣說。母親最歡喜看他吃東西，同時也笑他。

每天，我早上起來，往往看見近父親的桌子上，滿堆橘子啦，生梨啦！許多果皮。

更有些時候，我在半夜中醒來，會聽到廚



FATHER EATS AT MIDNIGHT

房裏的響聲。你可想像到這是誰的聲音吧？

我不時想起，飢餓對於我的父親是件可怕的事。他最恨的一件事，就是恨人家在八點或八點鐘以後吃飯。倘若人家請他吃飯，必定先和我們一起先吃飽，然後才去的。

我認爲有一件我喜歡父親的，那就是他可以隨時吃煎雞蛋，而且倘若他一個人獨吃的時候，雞蛋的味道特別比我們一起吃的時候香些。父親有時上鋪子裏去，不時買些糖菓回來。但他不肯讓我們去買回來。

亞娜作

父親的泥馬

一天，父親買了一聽泥回來，這使我們都非常吃驚，後來他說他預備做一隻泥馬。不久他立刻動手，開始做他的泥馬。

每天當他寫作疲倦了的時候——那時他正在寫「生活的藝術」——他就去製造一匹小馬，後來牠被捏成一匹大馬了。

父親拿了一塊泥，先想托馬頭做好。結果，做得並不怎樣好。後來他說這不過是個模型，等到他做完時，經過仔細的修改。直做了好幾個星期，才件件做好了。可是父親還說他

THE POOR CLAY
HORSE THAT
WAS BROKEN
TO PIECES.



mo

可憐的泥馬敲碎了

起初，父親認為這馬沒有辦法，因為做得很不像；馬的鼻既不正，而脚又不能站直，整個軀體並不像匹馬。所以這匹馬立在桌上，足足有一個星期的左右。這大概是爲了父親因疲倦而懶惰的緣故，不久，這匹馬又在父親的手中了。

父親去瞧波荔佛的肖像，結果，從那像身上獲得一些正確的標準。從這次以後，這匹馬修改得比從前好多了，自然，還有許多地方，並不怎樣相似。後來父親又到酒店的玻璃窗上去看看那匹「白馬」。經過這些細心的研究，才使這匹泥馬像得多了。父親又叫我們評判。我們都看得出馬的鼻頭做得不正，還有一隻眼睛比另一隻眼睛生得低些。父親拿塊泥黏在馬眼睛上，使它生得高些。現在鼻的地位也端正了，一切都排佈好了。父親得意的說，

他要把這個模型開個展覽會。這是父親滿意於馬的最夜的一天。所以他把泥馬的身上漆綠。那顏色是青銅色的，漆到那泥馬身上的時候，閃閃的發光，父親每次漆完以後，雙手都很齷齪。但當他口述文章給秘書時，雙手却已洗得乾乾淨淨了。

是一星期以前吧，這匹泥馬乾燥了，站在大廳中的桌上，看上去是那麽專橫而雄偉。

一天，來了一個沒趣的朋友，父親本來是常常厭煩他的。所以他託言有事，獨自走進父親的房間，要是父親不在，關上了門，他可以自由行動了。這天，他於是取起泥馬，把馬漆成金色。此外，他還用手指打上印——表示這確實是林語堂製的。他把名字和日期都寫在台上。總於，這青銅色的馬變成金黃色了。

二月五日的那天，泥馬和別的東西一起放進箱子裏去。橫渡大西洋，經過意大利，到了蒙登，父親把泥馬取出來。可是牠的脚都敲成碎塊了。

這使父親多麼難受呀！父親把這些碎塊拚攏來。金馬居然又成完全的馬了。

一天，牠站在壁爐架上，忽然有人把牠碰倒了，因此。這可憐的雄偉的泥馬，就跌斷了腿。當我們要遷到巴黎去時，父親不能決定，到底這匹泥馬的生命是否到了完結的地步。但母親已下決心！把牠拋在字紙簍裏。所以這匹泥馬和廢物一道運去，雖然這馬是林語堂的心血結晶。

父親和他喜歡吃的東西

父親是出名歡喜吃烤牛肉的，這我已在上面說過了。他的胃消化力很強。不過，父親怕吃冷的東西。像吃過飯的以後，他並不需要吃水果。在酒排間中，他選擇咖啡或茶。關於他的生病，故事是很長的

父親的胃口很好。就是生病的時候，也可以吃雙倍的東西，像沒有生病的人一樣。他並不像一種愛客氣的人，真正飢餓的時候，嘴裏還假說着：「我不要吃什麼。」今天早上，他還問我討兩隻梨。他說：「我會醫自己的病，就是多吃東西的方法，我的病就會好了。」因為父親不把任何事情看得很嚴重的，所以他能多吃。讀者讀到此地，別把父親當作一個饞嘴的人看待。

母親在刷牙齒以前，是絕對不吃東西的。但父親在匆忙的時候，連刷牙齒的工作，也會忘了不做的。父親所以有這樣好的胃口，一面全靠母親的照顧，才能不生病。另一方面，又賴母親給他吃他所不需要的東西。其他的食物都是父親所需要的。如果父親說：「牛肉湯味道很好。」這意思說他要多喝一些。噫！父親的肚子實在有些奇怪。他雖然儘是吃些好東

西，但他的身體依然並不肥胖起來。這也是母親喜歡減胖成瘦的緣故。不過，實際上母親並不比一般美國人胖，就和中國人比，她也不能算胖子。父親在禁止吸烟的地方，他從不像一般學生那樣，把烟偷偷地吞下去的。

——亞娜作

父親的童年時代

這是一件滑稽事情，一個牧師的兒子，竟會寫這本生活的藝術。父親在小的時候會對祖父說過要寫一本書，使全世界都聞名，現在他的願望是滿足了。父親生於一八九五年的十月十日。他有五個弟兄，而是最末第二個。有一天晚上，父親嘴裏吸着烟，坐着告訴我們關於他的童年的故事。

他在十歲時間同着哥哥上學。父親說那時他還小，他不以為讀書是一件好事情——因為都很容易學。

有一次要考試了，父親還不去預備，但同了朋友去釣魚。第二天父親依然得到很好的成績，可是那個可憐的朋友却不能。

在夏天他們常是穿着破了的鞋子，連腳指也露在外面去踢球。他們吃飯時手都不洗的。

有時甚至往夜裏他們到教師的桌上，偷看明天的試題去預備。到了第二天教師便奇怪全體的學生怎會成績這樣的好。這些都是父親童年時代所發生的事實。父親說那時最快樂的一瞬是：住在校中一年見不到祖母，到了回家時走進門口便高聲大叫歡呼着祖母，倒在祖母懷抱的一瞬。有時那船駛得太慢，他們爲了抑制不住內心的興奮和歡娛，他們便會跳上岸而奔去的。父親說到家的另一方法是靜悄悄地潛躲在屋中，等着祖母的經過，突然的衝出來而擁抱着她。所以父親說他們到家時這是需要解決的問題。還有一個大問題那是當船在半路，有一站，那裏人民是在吃着猪肝湯，或是油煎餅，一樣的可口一樣的價錢都是一角錢一個。於是便要決定究竟吃那一樣來得好。假使我是父親的話，那我便要油煎餅的。

父親說在學校他們每星期只用一角錢。而且是用得很夠。母親像覺得那時的父親比現在好得多。因爲父親把大部份的錢都是用來剪髮的！你想，父親會不待人催促而自己到理髮店去理髮哩！其餘的錢父親用來買糖菓，當然在他這樣年紀的孩子買糖菓是很自然的。

當父親從中學畢業後，祖父送他到上海進聖約翰大學。

那時他才認識讀書的價值，真的做了一個好學生。他每年得到金質獎章，直到他自己放棄了讓他人去得到的時候爲止。父親說他在上中文班的時候，他是最頑皮的一個。但父親解釋那是中文教師自己太腐敗守舊，他說人們可駕着汽車到美國，因此全班學生都輕視他。父

親帶着英文書上中文班，教師在講中文時間讀英文。這時父親是讀神學系研究怎樣傳道，後來主教却對他說還是不做牧師的好，因父親講聖經越多便越不相信它了。他說從不預備聖經的功課，但當主教問到問題時，父親便虛構了故事而猜度它。有時他的猜度竟不錯，但有時竟會說出聖經上的另一故事。

不久父親在大學畢業和母親訂了婚。母親等了四年，等候父親來娶她，後來她自己對自已說，「這位語堂先生，他已和我訂婚了四年，但爲什麼不來娶我呢？」

結果是在一九一九年結婚的。但當我後來索看這結婚照片時使我很失望，母親說：「我們攝了好幾張，但當我們將底片交給語堂的兄弟後，他放在衣袋裏，那知袋底有個漏洞竟失落了。」我是爲這答語而很懊惱，但我可幻想到這照片是怎樣的！

結婚以後，他們到美國去留學。父親在哈佛大學讀書，每科都是「優」等。後來到德國留學。他們住在寄宿所中。母親告訴我們說有一次，當她取衣服去洗時，她看見袋中露出着尾巴，父親把它拖出來，原來是一隻活的老鼠！母親被這長的尾巴嚇壞了，由父親把它擲在廁所中。

母親在德國患着盲腸炎住在醫院中。那時他們很窮。當母親進醫院的這一天，他們袋中只有十三塊錢，父親每天只吃五分錢一包的麥粉度日。於是他們打電報到中國要錢。

一天母親去看醫生，醫生說母親也許將來不能生育了，你想，母親哭得多悲傷，雖說我自己並沒有看到！但是當母親在德國懷孕阿苔時，父親說：「我們還是回家去，否則阿苔將要成爲德國人。」所以他們買了船票，正當動身的一天，父親去應博士試。但母親很煩惱，假使父親得不到學位怎樣辦？父親對母親說別人既能考取爲什麼我不能？後來在這天的十二點鐘母親正等在大道旁，教授伴着父親來說他已榮膺博士銜了，母親真快樂得在大路旁同父親接吻了。於是他們便回中國來。他們到達了廈門而阿苔也在五月六日下地，阿苔生後，每天下午哭着，因此引起了祖父的發怒。後在北京生了我，母親說我是醫院中十八個孩子中最胖的女孩。不久在上海生了妹妹，在一九三六年我們來到美國，而現在我們是在法國。

——亞娜作

父親和舊金公司猜獎

舊金公司的猜獎在美國很普遍，有一次父親也去參加過。起先他想買他的紙烟，但後來我們知道可湊空殼包時，我們大家就幫着找尋空殼包。這十萬美金的頭獎，當然任何人都想得到的，這是一個大數目的金錢呀！

父親日夜的爲此忙着，有時遭到了困難他會到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去找尋解答。我們都

認為只少我們可得十元獎金。父親不願用他自己的名字，所以我們取了一個「林語珠小姐」的名字。母親認為父親是瘋狂了，她決不相信他會得獎的。但父親說：「假使別人可以得獎爲什麼我不能，我也並不在一般人水準之下呀。」所以我們孩子們都幫着父親湊集空殼而猜度出東西來*。後來有人把答案刊出來，每本售五角錢，父親便買了一本，查對以後，發現了兩個錯誤。所以他換名再試。因我們又湊集了五十個空殼了。有一夜我們拿出來，一直工作到十點鐘。有一個答案父親認為他是對的，而波斯頓人把答案刊出來出售的書裏有一個却是錯的。所以父親把上星期的答案郵寄給舊金公司去。那是很興奮的。我們等候舊金公司的來信，說這十萬美金是我們的。但一個月後，答案已刊出在報紙上。有一千個人得着頭獎。所以我們的神經又緊張起來了。我們找尋林語珠的名字。但——沒——有——。一些也沒有林語珠。我們於是再查對答案，才發現有一個是——錯——了。父親很失望。但這却教訓了父親，著書是比較猜獎確能更多的賺錢。

*我沒有——妹妹註。

——亞娜作

當父親演講時

父親常到俱樂部或會場，或類似的去演講。假使演講可賺錢，他也許覺得好些，但他現在真覺憎惡極了。有時我想，他怎麼把講演稿會寫得這樣快。好像假使指定的演講時間是八點鐘，他決不在一星期前預備，或到他書房中去實習，他只是到五點三十分去散一會步，回家後洗洗脚，到七點鐘坐在書桌邊思考一會兒，於是關着門把大綱用打字機打出來，到八點鐘他早已預備了。

有一次我們在「胡佛總統」輪船上，他們請他演講。我們孩子們也去聽講，因為在船上我們進出可以自由隨便的。許多船上的侍者也來聽，他們覺得能夠服侍父親進餐而驕傲。當他開始演講時許多人望着我們，使我們覺到很不安。在他講完後人人都拍手，母親却對我們說不要拍手，因為他是我們的父親，我們不能太驕傲。所以母親在公眾場所從不作讚詞，但回家後才向他祝賀。

當我們聽父親的演講時，便有一種奇異的感覺。有時他談到嚴重的事情時，他的臉色會發紅似乎很有丈夫氣。他從不會上場昏或發生任何的意外。父親像必有一種神祕的東西使他在演講時從不停止。有時人家請他演講，在事前並不通知而臨時請他的，但父親會講下去，無窮盡的講下去。

父親出發去演講前，母親便到他的書房去溫柔地說：「語堂，頭髮梳梳好。」父親向她

微笑而去拿木梳。有時他在進餐時想到了題材，他便起身去把它打出來。有時他會使你頭昏，忽然從書房走進餐室，忽然從餐室又走進書房。所以父親真是一個奇怪的人。

——亞娜作

父親和剪髮

母親：語堂，你的頭髮要剪了。

父親：不！還好哩。我從未見過有人像我這樣的整潔。

母親：但是太長了。你去照照鏡子看。

父親：現在你看？並不長。我是太整潔不像作家了。

母親：語堂，你應當自己明白頭髮是太長了。

父親：但是我剛在兩星期前剪過髮。我不去，除非我自己覺到太長了。我已四十三歲。

母親：四十三歲是四十三歲，但你的頭髮是太長了。

父親：我要使我的頭髮像×先生的一樣長，但不像他一樣的用頭髮油，不靠天天去梳它。

母親：請你聽我的話。你明晚要去演講。我見你有這樣長的頭髮站在講台上，我要覺得

母親：那末在下午散步的時候去吧。



A HAIRCUT YOU MUST HAVE
Y. T. T."

了剪要髮頭的你堂語

慚愧的。

父親：假使讓聽衆見到林語堂的頭髮這樣的整潔，我也要覺到慚愧的。

母親：穿上大衣吧。第八十四街上有
一所理髮店。很近的。

父親：我知道。但我不要給他們做生意。

x x x

下一天

母親：你到理髮店去嗎？

父親：不，我要預備演講。

母親：不，請你吃過中飯去吧。

父親：啊！中飯後我要睡覺。

父親：請你不要煩，我不是你的兒子。

母親：但你也許是的。

父親：我不是。

母親：現在，語堂，不要生氣。去吧。

父親：爲了避免淘氣，我就去吧。

母親：啊，是的，你應當去。不要忘記叫他們洗洗頭。那是太髒了。還告訴他們剪去半寸長。

父親：對的，香！

母親：謝謝你。

父親和他的烟斗

——亞娜作

這烟斗父親是用來當作各種應用東西的。第一，當然是吸烟。在烟斗的圓端，放烟葉的地方却用來擦鼻子。這端常是熱的，因爲烟葉常在燃燒。父親的鼻子常發油光。這溫暖的烟斗在鼻子上擦着很適宜，所以父親常用他的烟斗擦鼻子。這樣烟斗的一端措了。從父親鼻子上

來的油膩。另一端，放到嘴裏的一端，用作指使東西的。他指使人們，或敲椅子上的釘子。這烟斗是每天要清潔一次。但烟油常是很氣味而烏黑的。有時父親不小心，嘴上碰着烟油，於是他說他嘗到了苦汁，在街道的角隅吐了一地。

父親說沒有他的烟斗他便做不來任何的事。有時當他放下他的烟斗或忘在什麼地方，他便不做事，在全屋中亂跑，嘴裏說着：「我的烟斗！我的烟斗在那裏？烟斗，烟斗。」他常在找到後便大笑而覺得滿意。父親常爲他心愛的烟斗而發狂。他說：「我在一小時前裝烟的，直到現在我還沒有燃點過。」於是當他有空吸烟的時候他將說：「現在，我可做一件事情嗎？吸烟好嗎？」雖然他是這樣的問，但等不到我們的回答，他早已在吸烟了。

父親和母親開玩笑

「啊！香，我的錢袋——」父親憂愁地說着。母親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她仍強作歡笑，但她的心是沉重，她說：「你失去了……。」「我的錢袋，」父親回答着。母親以爲父親是失去錢袋了。父親又繼續的說着：「我的錢袋，我的錢袋，」直到父親顯露出半笑着的臉色說道：「香，我的錢袋，是否放在新大衣袋裏的。」「語堂，你已愚弄我了十八年。」當然母親爲了錢袋沒有遺失而快樂了。父親於是大笑着說道：「看這錢袋放在袋裏是太大了。」

「現在正在到湯姆士·柯克去的時間了。」於是父親便出去。

「哈哈！」母親說：「有人忘記了他的煙袋！」當父親出去後我們都大笑着說道：「有人忘記了他的煙袋！」隔了很久，父親回來說：「給我找尋我所遺忘的東西，那是容易的嗎？」「什麼？」母親說：「啊，我已落掉了。」母親向着我們微笑。當我把煙袋握在手裏藏在身後時母親又說：「什麼？」「我失去了我的煙袋了。」「語堂，你真是一個大孩子。你常會失去東西的。你放在那裏的？」「我不知道，」父親喊着。於是我們都大笑。「我不知道那裏是你的東西。」我把錢袋拿到他的跟前。「是的，是的，是的！我不知道！」父親從我手中接去煙袋後，即刻便裝滿他的煙斗。

——亞娜作

我的名字的故事

我的名字並不是「亞娜」而是「林無雙」。但當我們到了美國，我的父母親決定叫我亞娜了，因為美國人不知道正確地讀中國的名字，當他們見到了我的中國名字的拚法，各人便有各種的讀法。

我憎惡人家叫錯我的名字，正如叫錯蔣介石一樣。一個法國教師說，「你們的領袖是張

我不大喜歡亞娜的名字，那是不中不西的。但和外國的名字比較，那末我寧願有亞娜的名字了。我認爲是很滑稽的，假使中國人的名字像 Violet, Rose, Evelyn, Mary, Margrat, Daisy, Lily, Isis, Patsy 等等。我要問你？父親的名叫做 Geosge Lin, John Lin, Richard Lin, Dick Lin, Charles Lin，甚至 Edward Lin？這不是更奇怪嗎？

許多人向父親說「語堂先生你好嗎，語堂夫人你好嗎？」我們要笑他們竟有權改變我們家族的姓氏。但同時我們要原諒他們，因爲他們不知道我們中國人把人們家族的姓氏是放在第一的，這種次序是比較有理性而更準確。講到準確，中國的信封也合理得多。我意思他們信封上的寫法應是這樣的：

法國

巴黎

尼古拉路五十九號

林語堂先生

這樣使郵局容易投遞，先看什麼國家城市，逐步的寫到收信人。但現在歐美各國恰正相反，而是從後面寫起的！

再回到談名字，假使任何人能把我的中國名字讀得很準確，我喜歡他叫我中國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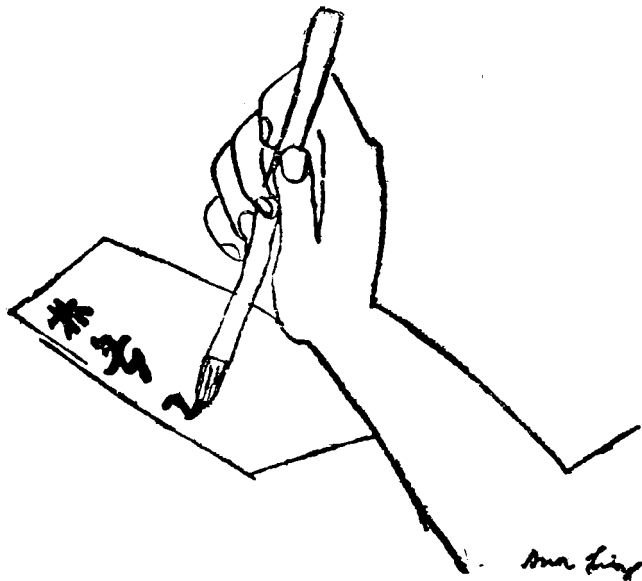
否則還是亞娜好，但我不願有單名像 Rose 和 Betty 或其他

的。
中國的名字有意義而外國的却沒有。在中國，無雙的意義是「沒有相對」，換句話說就是唯一的意思。

——亞娜作

我的中文名字

這一篇是我名字的中國字寫法。我們有各種的寫法。中國字中有些是會意，有些是像形。譬如：



馬 木 林

林，我們家族的姓氏是林。意義由於兩木以上造成許多的樹木。

這是「林」的一部。意思是樹木，當我們寫了這樣的兩個，那意思便是樹林。

這是馬，意思是騎的馬。底下四點是假定為四條腿，在古時的寫法不是這樣的，但使這字的形象好像一匹馬。

這是兩個原來的寫法，很像一匹馬。

（這是尾）



（這是腿）

（這些是假定為鬃毛）



這些是我名字的三十八種的寫法：

吾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吾 吾 吾 吾 吾 吾 吾 吾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這些字現已不用那是古體，從石刻，墓碑，圖章等收集而來的。

這兩字是我們現在用的。

多
無

我們的字有許多部首但沒有字母。我們把各部首相合成一字。所以我們比較西方的文字更多有趣的字。我的名字是無雙。那意思是沒有相對，而雙的寫法是這樣的：

雙

意思是一對（鳥）。而

又

是假定爲一隻手。上面兩鳥的意思是兩隻鳥，兩隻鳥在一隻手上成爲一對。

我們名字的意思很奇怪。阿苔是如此，那等於法文的『Commei Ca』意思「像這個」而我的名字的意思你們已是知道了。

家中的大鼠和小鼠

我知道，談我們房中的老鼠那不是一件榮耀的事。但不管怎樣，看林語堂怎樣的捉老鼠那却是有趣的事。

美國的房屋也有老鼠！是的，在美國我們自己捉到了老鼠。因為房屋實是太舊而年久失修了。

突然發生着吱吱的叫聲，一個黑色而有長尾的東西穿過了客堂。「啊，一隻小老鼠！」妹妹喊得很響，確實是一隻小老鼠！

「爸爸，房間裏有小老鼠！」我們都向父親喊着。於是父親趕快從坐着的椅中站起來，放下烟斗，踏上地板。「一隻老鼠！一隻老鼠！現在在媽的房間裏！」

所以父親拿了一把掃帚和廚房中的一把火鉗奔進房間去。他先把門窗都關上，再問誰願意進去幫他打老鼠？當然阿苔是不可能，在這時她所能做的只有笑。妹妹和母親是怕老鼠的，所以剩下的只有我。我對於這種冒險的事情是愛好的，所以我趕快進去把門關上。我們兩個開始在房中偵察，父親把掃帚柄敲着地板來嚇它。

他們三個聽到房中的大鬧聲，而我們也聽到了房間外面的歡呼大笑以及脚步聲。現在我

們可以在那裏找到老鼠呢？我要說沒有。但是小老鼠又到那裏去了？所以我找這小老鼠找得很失望。啊，但是也許在洗澡間裏！可是爸爸告訴我不要進去，因為洗澡間太小擠不下兩個人個。於是他把洗澡間門也關上，果然這隻小老鼠沒有地方可以躲藏了。接着父親發出一片大鬧聲，是的，他確然是這樣的。

結果，老鼠畢竟是老鼠，而父親也畢竟是父親，小老鼠的頭被父親打着了一下。

「我捉到了，我捉到了。」父親跳躍着出來，一手拿着掃帚柄上面掛着小老鼠，我們都笑父親那種所摹仿無線電城中女孩跳舞的樣子。一隻脚在下一隻脚向上，一隻手撐在腰間而另一隻握着他的俘虜。

「我們把它擲到那裏去？」妹妹關心地問着。母親很安閒地回答說，「當然，梳裝間的水溝中。」「但假使塞住了呢？」「不必擔憂」，這便是回答。

所以小老鼠是這樣的擲去了。此後便引起了一片談話。

「這隻比我們上次捉到的大。」

「它的尾巴有這樣的長！」

「這是很胖的。」

「我想父親是捉不到了。」

「這是容易的。」

「我希望不要再有了。」

還有一個關於父親和另一隻小老鼠的故事。那是很有趣的。

又是在美國的房間中有小老鼠。但是故事很可憐的。

一隻小老鼠也可說是大老鼠了，橫穿過客廳，父親用地氈清潔器去打它，可憐的小老鼠不幸竟一半軋住在清潔器中，因為起先這小老鼠恰在清潔器的放垃圾部份。父親想把蓋揭起來，但父親開了一半而鬆手了，於是這隻可憐的小老鼠便一半軋住在清潔器中了。還活的！父親想打死它，但有些不忍的樣子。這隻小而圓的眼睛望着父親好像在說：

「你們的人類，爲什麼要打我？我不害着你們。我真不知道。可憐可憐我吧，我也有母親！」

這樣的景象使父親心軟了。我也記得那情景是很生動的，吱吱地忍不住了痛苦而的叫着和要求援助。看上去真像一隻和善的老鼠。而現在——怎樣辦？我們不敢把它殺死，見它這樣而再把它殺死是太殘忍了；讓它去吧但我們也不能，它已受傷了，放它去只有給它受痛苦。這是一個大問題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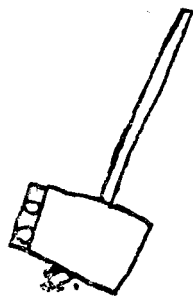
這隻小老鼠將怎樣辦？

讓這成爲你自己的問題而回答吧。你將怎樣辦？每一種方法都似乎不宜而你也不能讓這

隻可憐的小老鼠永是吱吱吱的呼着痛苦而不管。你

想將怎樣辦？我先來問你再告訴你，我們是怎樣辦的。

你可想出了沒有？我們所做的是揷進口的電鈴而叫一個人來。於是我們告訴他全部的事實而吩咐他取下去隨他去處置，沸水泡死它，用火燒死它，或炸藥來炸死它，隨他去處置。而我們的願望是不



THE DOOR BELL

鼠老小的憐可一

要再看見這個難看的面孔。

父親說：「捉一隻老鼠和殺一隻老鼠，或其他的任何事都有難易的兩方面。譬如，我不替老鼠猜度設想，而敢捉它，毫不爲它思慮而打它，正如你常做便做。這是容易的而敢做的。一方面。困難的方面是在你是爲了它設想。正如想到這老鼠是多麼可憐，那末你再有忍心來殺死它嗎？」

當這能幹的人去後，我們見到廚房裏有一滴血漬，地板上剩下一小段腿。

於是你不能用掃帚來掃，使掃帚上染有老鼠的血跡，你不能拿布來把它包起來，用肥皂

來洗去這老鼠的血跡，那是似乎太可笑了。

所以家庭會議的結果，是用報紙把它包起來擲到垃圾箱去。

但是你不要以為這事是完全解決了。誰去包拾起來呢？

你不能選派人去做，那是不公平的。所以我們却是要自願效力的。阿苔是一個好女孩，她去取起來包得很好而去擲在垃圾箱中！

我是怕小東西的像小鼠和小蟲這一類東西都怕。……妹妹註

——亞娜作

家中的唱歌

我和父親都不大會唱歌；父親會說：「我會做很多的事，譬如做一個縫衣匠，一個擦皮鞋人，一個作家，要是當一個演員倒也行，但是唱歌這件事我不會做。我既沒有男性的低音和女性的高音。」我想這語是很對的，可是父親能奏一手很純熟的鋼琴和母親有一個完全高音的歌喉，她會參加過好多次音樂會。

晚飯後，父親從「世界名歌選」中揀了幾首出來消遣。「來，香，你是低音或F調？」母親回答說：「不錯」。於是她走向鋼琴而把她的一隻手臂圍架在父親的頸上，孩子們也跳着

到鋼琴邊去。亞娜是在父親的旁邊，家裏人都愛聽她嬌美的聲調，當地跟着唱時很有婦女氣，妹妹便跟不上了，所以老是站在旁邊望着，因為我不會唱也只好站在邊旁呆望。每次他們在唱高音的時候我也附和着唱，想把自己嗓音喊破似的使得大家發笑，教我住嘴。那時妹妹說要上梳洗室去我便伴着她。於是他們三個便可平和地發展他們的歌聲了。一會我又疾奔而來，當我走到鋼琴前，我們立刻改變音調而用足尖輕走，因為他們正在唱着很莊嚴而肅穆的歌。

母親的音調確實是好的，我可以說她假使是個音樂教師那她的歌喉一定會發展到盡善盡美。亞娜的歌聲從沒有唱到像母親說話一般響。當地唱時，她常把嘴逼作尖尖的。

那時父親說：「讓我給妹妹奏約克的號角」。於是妹妹坐在椅上唱，其餘的都唱得很低爲使聽得到妹妹的音調。從約克的號角我們轉換到幽谷中的農夫。大家都唱，父親和我也唱。父親唱得真響他想學男子的基本音而再轉變。我們笑得也很響。

當父親告訴母親唱「一天完畢了」而同時教我奏琴。我是不耐煩而有礙於鋼琴的演奏。我便說父親彈奏的好。」大家都十分同意。於是父親奏而母親唱。

一會兒以後父親要亞娜和母親唱G調。他們這樣唱時妹妹和我想欲徐緩而端莊的跳舞。這是很有趣而亞娜也加入我們一塊舞。我們有了三個人同舞着。當我們互相一鞠躬的時候。

我們撞着我們的頭。這是辛苦的，所以後來每一個人都到起坐室中休息着。

——阿荅作

我們的表演

我們怎樣開始這演劇的念頭我是想不起了。我猜想或由於我們父母的鼓勵而來吧。我們的表演差不多每季有一星期之久，在這季訊以後我們將對此壓倦而忘了隔了幾個月再開始。父親和母親常常歡喜我們的表演，致於其他的人，我不想他們會了解的。

在一個懶散的下午，亞娜和妹妹要想一幕預備於晚餐後黃昏時的表演。我慣常不喜找尋材料和預演，所以時常拒絕而幾乎每次我都讓他們去幹，否則他們將在這下午覺得不幸的寂寞。後來我同意了，我們都開始想我們將扮演的東西。時常我們演我們朋友的實況，每一個摹倣一種特性以表顯這個人的個性，然後我們想出一種對話，確屬這些人曾經說過的。當然我們是採用有趣的個性。當這些都想出後，那便經過很長的時間，選擇我們表演的部份。時常我們爲了某一角色而爭執起來，然後畫杖言和。在預演的時候，我慣常要告訴妹妹怎樣演。我們對於每一種生活的實況都預演了兩次，第一次我們計劃這地位和對話而第二次也是最後的一次，我們計算我們表演的時間。當然會想出新的意念，及在同一時間內感覺到，這些是在

預演中沒有人可以想到的。

對於服裝，我們有時是有的有時却沒有。當我們用服裝時，我們便用到許多的東西。母親的浴衣，父親的領結，圍巾，橡皮鞋和衣袴等等。我們本喜歡有服裝穿，但在表演以後的洗刷工作，那是各人都厭惡的。所以我們不常用這些。

亞娜和妹妹排這戲單，他們常是做得很好。

當吃過晚飯後的休息時間，我們便開始我們的表演。在開始前我們對於服裝和所扮角色都大笑不止。爲想抑制我們的大笑，我們便出來自己引導自己而喊「一，二，三，我們開始表演。」這動作有時是好的，在我們開始這樣說話以前我們都發出大笑。當我大笑時我便做不來任何的事，只有坐在地板上大笑，笑到眼睛裏出眼淚。

這些過了以後，我們才開始我們的表演。妹妹不管是表演什麼，時常是莊重的一個，她常警告我們：停止大笑。父親和母親是唯一的觀眾，他們都對於我們事情的滑稽和動作的不熟練而大笑。有一次我想把妹妹抱在臂中而帶給亞娜。這是十分滑稽的部份。我又發出大笑以致妹妹和亞娜都跌在地上。幸而，我們都沒有受傷。後來我和亞娜掉換角色而讓她去抱妹妹。我們扮演得十分有趣，而父母們在我們表演時也常會大笑不已。

——阿荅作

錯亂的帽子

這天父親買了一本雜誌，那上面有各種錯亂的帽子。他們用一柄塵刷，一個烘餅模型，一種蔬菜，幾個美味的麵包卷等等放在帽子上，而帽上面返縛着美麗的絲帶。我想這種帽子在原來一定是好看的，但你總知這些麵包卷是吃的，塵刷是刷屋子的灰塵，拿來放在時髦的貴婦們帽上看起來却是很發噱了。

所以我們孩子們決定，這夜創造一個錯亂的帽子，極力的錯亂，而讓父親決定那一頂帽子是最好，那時母親是不在家。

這樣我們每一個都走到冷僻的角隅，那裏沒有人可以看見，直到預備好為止。我們都在想收集各種破亂的東西放在帽子上。

結果是這樣的！第一次阿荅的帽子得到第一獎，第二次是我得到。

阿荅是裝得夠錯亂的，頭上放了一個留聲機唱片耳邊上掛着抹布，另一耳邊上是板刷，頭髮上插着許多鋼筆和鉛筆。而且在頭上放一個粉刷，頂上是一個小平鍋。妹妹頭上是許多書以及鋼筆，鉛筆，紙張，各種讀書時需用東西都在她頭上。

第二次阿荅的帽子上有各種的調羹，每一個都是豎起着。我有一個沉重的廢紙簍，其下

是一個柔軟的坐褥，當中站着妹妹的橡皮洋囡囡。妹妹有一個到市場去用的布袋，在她的耳邊掛着調羹。

這樣競賽以後，我告訴阿苔說扮一個時髦的貴婦確實是容易的，因為這些錯亂的帽子都不會比我們今夜所有的更好了。我覺這全世界真的錯亂而發狂，她們應當有小電珠放在帽上。當電光照到她臉上，可使人們在夜間見到她的真面目。她更可依照她的臉上適用什麼的顏色時，她可有這種顏色的光，照耀到她的臉上。我們想這是一種很好的概念，這世界確然是這樣錯亂的，也應有這種的帽子來改變一下。

阿苔想了一會以後，也開口說；在每人能將各種蔬菜和水菓作成衣服後，那末我想這將來的世界在百年以後，定是大不相同了。他們將認我們的衣服以為多麼奇異的東西。也許在二十一世紀所穿的衣服是這樣的。

——亞娜作

我有一根紅蘿蔔作為我的香烟，竹籃作為我的帽子。

——妹妹註

父親對於各種事物的意見

我要父親同我們談話，而告訴我們關於各項事件的意見。

父親：阿荅，這碟菜的滋味很好，是嗎？

阿荅：是的，我常喜欣中國菜，牠很好吃。

父親：不錯，你是對的！在美國或任何歐洲那一國的菜，你只有一大塊的切肉，切而再切。沒有豐富的蔬菜，只有洋山芋。他們所吃的麵包，剛只幾片。這就是爲什麼我憎恨外國食物的原因。

阿荅：是的。

父親：而在中國菜中，你可將美國菜中只夠一個人吃的一塊肉，切成許多碟子而與牠物相混和。假使有客人來了，你不需要爲他增添任何東西。但在外國菜中你必要再添一份來。

阿荅：是的，這是對的。但你寧願做一個男孩還是女孩？（註）

父親：當然，我要做一個男孩子或男人。在我看起來做女人是比男人更麻煩。譬如在世（註）我既是一個女孩，我喜歡做一個女孩；同時假使我是一個男孩我便願做一個男孩。但假使我是一個男孩，我不知道我是一個壞的男孩，還是好的男孩。

——妹妹。

界上，男人比女人出名的多，男人比女人能賺錢的多。男人沒有像女人這樣多病。假使發生什麼事情，女人是常比男人更怕事。女人留心社會和他人對她的意念。男人不一定要留心社會。可以沒有錢而獨自生活。但是女人對於各事要處處留心，她們說爲了社會的緣故。

阿荅：我也願做一個男孩。

父親：在你們年輕的時候，我常對你們說女孩子是較男孩子爲幸福，因爲能有美麗的衣服，但男孩所穿的永是灰色，黑色和棧色。當然，一個孩子從三歲到六歲或七歲的時候會這樣想。但當他們長大以後不用旁人的告訴，他們也會知道的。

阿荅：談到衣服，當然：女人能有極好的一種。

父親：你不要這樣講。但不論怎樣。女孩較男孩爲僥幸這一點，那是不容抗辯的。

阿荅：啊，我是不怎樣，但你要那一種，中國的服裝還是歐洲的。

父親：好，各有長處。談到男人，我一定願意要中國的服裝。一件長袍從肩上一直到下面。旁觀好像一件寢衣。但是看到外國的服裝。內邊附着於皮膚的是一件襯衫，此外短衣和上衣。在你頭邊一件東西像縛狗那樣的縛着，稱之曰：「硬領」。而緊緊在你頸上縛着的領帶真像狗的鏈條。這豈不是愚蠢和瘋狂？假使一個胖子穿

了外國的服裝，那便像這樣地，他的肚子在中間凸起，這襯衫角正在肚子中間飄揚。一根帶子拴在袴子和襯衣相接處，這袴子怎樣拴得牢？

阿荅：哈！哈！不錯。但對女人怎樣？

父親：外國的服裝有許多的變更。你能穿許多的種類。但中國的服裝可下能。因此我想做一個女裝的成衣匠，給貴婦們的服裝打樣。我將變更中國的服裝成許多不同的式樣。

——亞娜作

妹妹的集郵

一天，父親在五分和一角商店中，以兩角錢買了五百張郵票，希望阿荅和我將此發生興趣。下一天阿荅和我坐在地板上揀出不同的國家。妹妹走來看到了她也同我們一起坐着幫着我們把郵票上的紙撕下來，後來幫助我們揀郵票。她一步一步的做得很整齊，我們吩咐說：「妹妹不要動郵票，因為你是不知道這些的。」但是一天一天的過去。我們把郵票都忘了，而妹妹却每天取出來玩，當我們早已不玩的時候，數星期以後父親見到郵票成爲妹妹最歡喜的事，所以父親又給她買了更多的郵票。不久以後這本郵票簿都被貼滿了。父親給她買了一本

更大的簿子。一天我們見到妹妹已知道了許多的國名像赫查茲，阿富汗，尼加拉瓜，波托里科，薩爾瓦多爾，索馬利等等。而父親已告訴她說這些國家是在那裏的。現在她已能把這些國家默記在腦中，我願意告訴她這些國家是在那裏的「從墨西哥下來是渾杜刺斯，危地馬拉，薩爾瓦多爾，尼加拉瓜。這些地方家中除了父親和她都不知道是在何處和其形勢是怎樣的。當她在玩郵票的時候，她必須要數着她的郵票的數目，到現在大約她已有一千三百張之多。但我不相信她，因為每次她計數郵票時，都逐漸的減少。今日她說一千二百五十六張郵票，但在昨天她卻是說一千三百八十九張。假使不是計算她的郵票她將一頁一頁翻而唱着好像「瑪麗有一隻小羊」不唱這句時她便代用國名而唱着。例如「盧森堡啊，盧森堡，盧森堡等等，正在那時我能聽到她坐在梳裝室中用着「瑪麗有一隻小羊」的音調唱着郵票上的國名。有時我們將取着一個郵票說，這是一張藍色的郵票上面有兩個武士在鬥爭。她即刻說這是意大利郵票。即使是冷僻的國家她能答得一些也不錯。

第一本簿子是一本大而紅色的簿子。第二和第三本是綠的，她一共有三本郵票簿，現在她差不多都能夠默默的認出每一張郵票來，假使在店的櫥窗中有了郵票，我們必定要來惹弄她說：「妹妹對於這店是全沒有趣味的。」那時她知道這是郵票了。

我計數時我常說「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八，五十九，三十這樣計數着，我知道對於計數是無用的。」——妹妹註

我需要一間房間

我願有一間房間，那是我十分歡喜有的。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但要有一排窗子，一隻床那是要很低而柔軟的，一隻我自己的桌子沒有人可以向內看而見到怎樣的齷齪或不整潔，那只有我自己知我願有一隻鋼琴，要小的當我寂寞的時候給我玩，同着一隻沙發，那也要低而軟的。在牆上我歡喜有我的父母和姊妹的照片，室中必定要充滿陽光，這沙發放在靠近窗子。當我感到太清潔的時候，我穿着齷齪的襯衫。我喜歡室中擺滿了鏡子，在我的桌上放着一匣鉛筆和顏色筆，舊的和新的，另外有幾張好的圖畫紙，在桌子中央堆着許多我要好的書籍，每邊堆有一本美麗如鏡的書，我希望有一個大抽屜，一邊是很清潔但另一邊是舊而齷齪，在這房間的角上有一張很不舒適的搖擺椅，一張木製的，當我坐在上面時正是在做一種玩笑而在嚇自己。這地板是要很光亮使我能上面滑動，而有時將跌倒。在床的周圍置有許多燈，還有一盞是給我晚上讀書用。一個舊的鐘掛在牆上報告時間。一個上等木材做成的櫥內掛着幾件我的美麗的和醜劣的衣服，一對墨西哥洋囡囡，不是作玩具但掛在牆上和壁色的

背景相同。說說顏色來我要我的牆有一點兒灰色，僅只是一點兒。在牆外我可看到許多高大的樹木。靠近我的窗有一株橘樹，這樣當風吹動時，我可得到幾個橘子。在地板上有一塊玻璃使我能向下望，而下面正是一間餐室，這樣，當我的父母有客時，我可向下瞧而見到他們是怎樣，但他們却見不到我。

好了，假使我的空想都實現，那將超過了我的滿意了。

附白！再者我要在桌上有一把好的小刀，不是拿牠應用，而是欣賞的，還要一個打字機，一個小的打字機。

——亞娜作

宗教

今天早上我是慣常的很早起身在任何人以前，所以我獨自在吃早餐，後來父親也來了。他問我第一個問句是：「你信上帝嗎？」我是十分驚異而不知道怎樣作答，我說：「你是什麼意思」，那是他開始說：「當我在你的年齡時，我亦很早起身覺得早上很好。那時我很相信宗教，我常常讀一章聖經，現在你對於上帝有什麼感想？」我是被迫着回答他說：「是的，我未曾想到這個問題，因當我想到時便使我混亂起來了。但是——總之我說我不是基督

徒也不是佛教徒。」我繼續說：「你要我傾向到宗教嗎？」我心裏是十分的混亂，因為父親慣常同我們談到宗教的。但他回答：「不，我只是問一聲。」

這時母親來了。她要喝咖啡。我倒給她半杯而把壺拿開，我再告訴她去取牛奶，但她却不要牛奶，爲的不要使身體發胖。我想阻止她這樣的做，但我是失敗的。那時我們似乎轉換題材而談到中國的和美國的作家，還談到G.W.等等。再從G.W.而到現代的政治家像Y.M.。父親指出從現代的中國官吏都需有外交的才能。父親覺得母親可成爲一個很好的外交家的妻子。母親微笑說。「是的，我知道的。但我沒有這野心！想你成爲一個政治家。我甚至是反對的。」父親說：「的確，這是真的，我可對此給你保證，決不做政治家。」

早餐以後父親到書房去了，而我恰巧走進去。那時父親繼續問對於「上帝」的問題。我說，「世上是沒有上帝的。」「但這不能完全機械式回答。」「爲什麼不能？」「當然各事都可用科學來分析，但這生命從何而起源？沒有人能夠回答出。這是神秘的。我們只得稱之謂「上帝」以滿足我們自己，正知道家稱之爲道。道家的哲學是正適於科學家的，這種哲學和科學相一致的。」

這樣說明以後，我便回到我自己的房間中，而開始我的工作。

第二輯 美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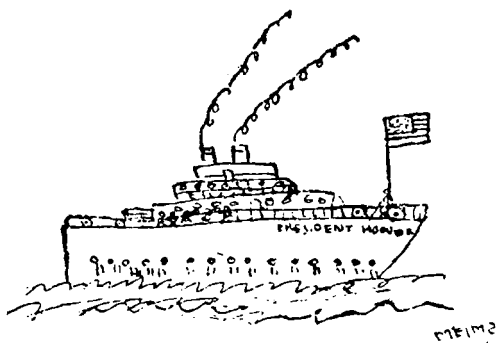
離開上海的一日

八月一日，這是個興奮的日子！我們要離開上海了！在這早晨，我是第一個醒覺。我看妹妹，她對我笑。一會兒以後母親也醒，其餘的人都醒了。母親是很興奮而欣喜。在十點鐘許多朋友來了。我們三個孩子是爲開着禮物忙。我是其中最興奮的一個。「啊，這是一匣糖果。這是一匣脆餅」「一打手帕」「橘子」！我們欣呼着。我的聲最高而最響，人人都能聽到我。妹妹是跳上跳下。阿荅要聽母親和女朋友的談話或是看我們開拆包件。但是朋友和親戚所談的都是千篇一律譬如，「不，沒有什麼，是一點點，騙騙人的。」「你要給我們音訊……」「自己保重……」等等的話。而母親所能說的都是謝！——這是虛文俗禮使我聽得頭痛。整個的早晨，都爲這些而消耗了。在中餐時我們有許多自己來的客人。中餐以後來了一個朋友，他同父親在我們的房間中一塊兒鼻呼呼地睡着了。這個朋友是和我們乘同一的船的，後來同着我們（母親和我們三個）一起到城裏去，而母親那時是想買一付玉鐲。可有些太貴有些太賤。在這夏季正午的酷熱中我們走了一個多鐘頭，所以每個都很口渴。而我們還

沒有買到一件東西。當我們回到旅館時已只有一小時便要動身到美國去了。母親和我們三個孩子各要了半個西瓜，那是冰的，而我們都吃得很爽快。後來我們到房間時，見到我們的朋友正在洗澡，使我們都大笑。笑他的坦白。父親說，有這樣的朋友來使我們又興奮了起來。要曉得我們是正要到美國去。我們許多的朋友再來了，我們一塊吃點心。我還記得我有的是可。你可知道天是多麼的熱，但也許不知道，母親硬要我喝，因為第一次船上的餐食常甚好，會使我常常感受着飢餓。可是我很快樂和興奮甚致天上也要跳上去，所以吃不下也喝不下，我不肯好好地走路，我是沿着桌子的地板跳着走。人都關照我靜止些，但我可不能，我的手發冷而我笑着對父親說：「我們差不多要動身了，」後來我是用了極大的毅力才把可可喝下去。那時我們的一位朋友喚了一輛汽車，我們都走上去。在這時我真快樂，因為我們已出發了，我們的汽車上帶着兩大籃的花不久我們到了碼頭。一羣羣的人都站在岸邊。我們都發出大笑。有一位朋友替我們租了一艘小船，駛到輪船去。許多的朋友都擠下在這小船裏。

大約是在六點鐘。這風是溫和而愉快，我們可以見到遠處停着的「胡佛總統號」。以前我沒有搭過真的輪船，我是感到極大的興奮。這輪船在夜間十一點鐘開駛。我們各有一杯檸檬汁。我們對於美國的侍者不甚相熟而覺得奇怪。後來朋友們一個個的走了。不到十一點鐘他們都走完了。這是可喜的：沒有一個人哭過。倘使有任何人哭了那我忍不住要大笑的。

檀香山



胡佛總統號

在船上我們的房間裏，第一件可以見到的東西那是花。房間裏塞滿了花。連我們開門都不便。我們是不需要這樣多的花。所以我們把這些花放到餐室裏。爲放着花而佔去了整個的地位，沒有人可以再在桌上放東西了。他們算過大約共有大大小小的三十隻花籃。

房間中塞滿了禮物。我們約有十八匣糖果。後來這船開動了，我們便離開了中國！但何時再來我們都不知道。

——亞娜作

橫跨着大海洋到美國去的途中，一天我們停在夏威夷。這是很興奮的。在很早的早上我們還沒有醒便靠着岸。茶房到各房艙去喚人家七時起來。於是乘客都起身因爲醫生將來驗護照驗印。在十點鐘，有人來帶給我們兩個大花圈，環套在頭上照那裏的習慣一樣。母親讓我



HONG LU LU

們環戴着，但是沒一個要戴牠，只有把牠擲去。所以結果阿荅和我有了牠，等在甲板上半小時以後，人越來越多了。我們以前從沒有到過夏威夷，我不知道怎會有二十多的人來和我們在碼頭上相會，這有攝影師給我們閃光攝影，那使我們很不快，尤其是我。到了我們新朋友的家後，我們五個人的頸上至少有三十個花圈。父親和母親最多各有八個左右，他們的頭頸

將不夠長，容不了許多了。當我們到朋友家時是二點

鐘。各人把花圈取下來只剩最美麗的一個。父親的頸上

更是不欣賞圈着這許多花在中餐時我們吃中國菜。這天會

做了和見到了三件有趣的事。第一件事是我們在一艘玻

璃底的船中，見到來來往往美麗的魚，各色都有，紅

的，藍的，綠的，紫的等等。還有一種珊瑚很少見的。

那有許多的雜顏色和美麗的小枝散佈着，第二件，那是

裝夏威夷的大餐。各種食物是冷的。我們坐在長桌旁。起

初二個女孩來給我們跳舞再放花圈在我們頸上，然後來

一種大菜那我認為不是大菜。他們有一種果汁看起來像

乳酪。還不錯。但是困難的便是見不到一個調羹。只用

手指浸着湯中而放進嘴裏吃。所以我們沒有嘗試一點兒湯汁。那裏像日本一樣有未煮的魚。所以我們也沒吃這「魚」。桌上是不用桌布而飾着樹葉的。那裏有許多他們稱謂「夏威夷的好東西」那些我們都不敢吃的。但當我們回到輪船時每個都說：「我想我沒有吃飽啊。」

第三，來了一個真的可口的夏威夷食物，一個大蟹。當我們在房艙中有了大蟹時使我們很滿意。父親破不開來，後來把牠放在抽屜縫中軋碎了。可是不管怎樣這蟹總算救了我們的饑餓。當我從房艙的窗口外望時，見到各人手中都有滿握的蟹肉。後來當海風在我們面上飄飄，音樂奏揚着時，我們平靜地離開了這個花島而再向着大洋航行。

——亞娜作

當他們把花圈放在我頭上時，我得了一個大蛋，這些在那裏是很多的，真是多極了。

——妹妹註

好萊塢參觀記

當我們從舊金山來到紐約時，我們經過了好萊塢。我們的父母曾去訪問許多電影明星。使我們大失望的就是我們沒有去。在晚上七點鐘他們才回來。母親告訴我們所見到的各明星。珍妮麥唐納，威廉寶維，保羅呂咖，瓊海羅梅爾史，唐古刺以及其他等；我們的父母看

見珍妮麥唐納正在和其他的明星共演「五月之花」，從她得到一張照片那是很優美的，另有一張是保爾呂咖。

有一天我們都去訪問秀萊鄧波兒。這天正是我們要離開好萊塢的一天，所以我們和她只有談得十分鐘。但這是很有價值的。在十點鐘來了一輛車。裏面坐秀萊鄧波兒，她的母親和兩個保護人，一個司機一個保姆，她有她自己的精小的化粧室，對面便是瓊納蓋紐的。三四個攝影師等着她同我們的攝影。秀萊鄧波兒在車中便向我們招呼。她下車後便有許多人幫助着她脫大衣。秀萊同我們談了二三句中國話，那是她演「偷逃」中學得的。相聚一會兒我們要去乘車了。否則我們還可以看見她的演戲。

在這天之前，我們同着我們的朋友驅車郊遊。在那裏見到了克羅德科爾伯的房子，還有馬麗畢福的。我猜想那是完全的了。

在紐約我們遇着另外兩個著名的名星一個是路易雷納。但我沒有見到，只有我的父母見到的他們同她在唐人街聚餐。另一個是安娜梅黃。我們都會着她。我們同她在中國菜館吃午飯，她是纖弱而瘦長，很美。我們感到很隨便因為她也是中國人。菜館主人要她的照片。但她是拒絕了，因為她要把牠掛在牆上的緣故，母親和父親已見到不少的明星了。但我是仍舊希望再看見幾個。

家事

在紐約的第一年我們沒有女僕。所以我們要自己做我們房裏的事。阿荅幫助母親整理廚房。每天早上，當我們上學以前，阿荅拿着揩布和手巾，我拿着毛氈洗滌器。於是我們在父親的房中開始工作，因為父親的秘書要在九點半才來。父親也幫着我們清理他桌子附近。因為在他的桌子下積滿了他丟棄的火柴梗和烟灰等齷齪。在這房中工作完畢後我們就到會客室。再到母親的房間，阿荅的房間，以及我們的房間。我們最頭痛的事是整理臥床。尤其頭痛的是妹妹的和我的。所以我常跑到廚房去幫助母親揩碟子，而讓可憐的阿荅去整理我們的床。我們都喜歡用洗滌器而不用抹布。當每星期女僕來清理的這一天，乃是我們最快樂的。但是我們都要忍受這種阿摩尼亞氣。那只有母親是愛嗅的。

在十一點的左右母親和阿荅要到廚房去煮午飯。時常有煮菜的香味引我們到廚房去吃東西。這祕書也喜歡在我們家裏吃。當她打字時而嗅到煮菜氣，常會覺得餓的。我們當手中搬了東西出廚房門時，我們一定要呼喊的，因為這門是兩邊都好開的。我們怕有兩個人從相反的方向走來大家推着門而把食物倒翻了。所以當我們經過這門時，便用力喊着，我們喜歡這

樣喊，因此當我們經過這門時，就養成了喊的習慣。午飯以後，母親常是很疲乏的了。所以父親幫助洗碟子。他洗得很快。他常要我們替他數，在五分鐘中他能洗好揩乾五個人用的碟子。但他在洗碟子時常會把它們打碎的。母親對於父親每次洗碟子的聲浪是很怕的。

母親常對我們說任何事要小心。但她不能使父親這樣。父親隨地擲火柴梗。有時父親在夜裏不點燈而吸烟。母親是很怕着火的。

後來我們遷到旅館租房間。我們所要做的只是煮飯和洗碟子。母親烹飪，阿荅幫着。至於洗碟子，阿荅是洗得最多的一個。我是每天揩一次。全家都羨慕妹妹，因為她不做什麼事只是坐着玩。我希望有一天我們都能做妹妹。

——亞娜作

第一次在地道與高空鐵道上

我很欣慰中國沒有地道或高空鐵道，這樣我們不怕有互相衝撞的危險。但到紐約以後，蔡先生和蔡夫人帶我們同去乘地道車。在我們到美國去的路上，已聽到關於地道鐵道的一套話，現在我們真要去趁這車子了。走下階梯，經過了走廊，再下階梯，那時我們正下去趁地道車。這階梯是齜齜的，而走廊裏有一種地下氣——惡劣的空氣，汽油氣，首先，我們走到

了票櫃一羣羣排列着等候買票。蔡先生站在隊伍的後列和其餘的人一同等着。亞娜和我注意自這動門，必須先擲下一個銀幣讓你過去，但這轉動聲響得使我們怕用它。我們看見男人和女人跳下這階梯，奔過了走廊想去趁車。他們的面色是可怕的嚴重。

在一陣尖銳的吼聲後火車是到了。下車的少，上車的多。五個，進去全沒有座位。我們是有些奇怪這車上的人會發生怎樣的感覺。後來這門自動地關上了。有些人奔下來想跳上火車但門已關閉。一陣震動和不舒適的鬧聲中，這車是開動了。

後來蔡先生買到了車票。他替我們一個個擲下銀幣，不管亞娜怎樣的想擲，其實也沒有時間給她擲，因為每個人都等在我們的後面。我們已和一般的人一樣走入月台等車。同時還等蔡先生給我們買口香糖。我們要在地道車上嚼，正如一大羣其他的人一樣嚼着。在這鐵柱的月台上，而有這種糖匣子是一種美好的意念。但化了錢，去換整天咀嚼的東西也是一種奇怪的意念。火車來了我們便趁車。母親告訴我們向前面擠，這樣一來我們才得趁上。

空氣很污濁，充滿了人的氣息。我們都握着柱桿，因車是搖擺不穩。我想向窗外望望那裏只有漆黑移動的牆壁。我們都不覺得優美，只有蔡先生和蔡夫人倆好像是慣於這樣的，但我担心天天趁這樣的地道車。

幸而隔了一站，我們便到站，於是擠下車。蔡夫人和我幾乎擠不下，假使沒有人替我們

把門推着的話。那人心中一定暗說：「這些中國人，趁地道車都不會。」我們走出了地道車月台。走上梯級，轉上再轉上，我們不停地走着。這是可驚異的上昇，比較爬山還困難。總於我們走出了再來到新鮮的空氣中，謝上帝。

後來我們對於這地道車的聲浪，氣味和動作漸成習慣而不注意它了。但不管怎樣，我們願趁地面上的車。

在第六街當我們穿過這馬路時，最煩擾我們的是第六街的高空車。我們聽到輪轉聲而不見任何的車輪。我們都奇怪着這些在我們頭頂的高空車。在先，我們常常不願頭頂上有高空車行駛的街道。有一種感覺以為這不正常，車輛在腐蝕的軌上總有一天倒下來。但是在紐約直到現在，我們從沒有聽到高空車的任何不幸事件。

我已不能確定的記起，那天是我們第一次趁高空車。但似乎是這樣的。目的是去趁一回。我們走上上昇的梯級。起初很快後來逐漸的慢下來。當我們走到頂上時我們的呼吸差不多很侷促了。我們都休息了一下才進去換票。這高空車不像地道車那樣的擠軋。也許是因為這高空車不十分快的緣故吧。我們已不把自動門作為新鮮的東西看待了，因為我們已在地道車站見過了。等在這月台上是有點冷。這些人橫過了軌道面對面看着我們，而我們也看着他們。這車輛迅速地開來。停止時發出極奇怪的聲音，我們都用手掩耳，我們說我們預備趁下一次的

車。這不是我們要趁的車，我們只面對着對面的人。我們斜斜的望這車從遠處開來時却是覺得很有趣，正像一條黑色的蛇向着我們面前蠕動。

車到後我們便跨進去。我們可以從月台的隙縫中，見到底下行駛的車輪。在這車中的空氣不像地道車那樣悶塞。我們從窗中望去正是第三層樓的房間。見到許多不同的東西：未整理的床；有的人在烹飪。他們要是沒有習慣了的話，必為車輛所煩擾。

在第八街和第五十三街的轉角處全車都動蕩。亞娜幾乎跌在他人身上。我們恐怕在第六街和第五十三街的角上再來一個震動，但我們是已準備着。所以我們驕傲地站得很直正如我們老趁高空車人的一樣。

在無線電城前我們便下車。這下降的梯級正和上昇的梯級一樣的難走。

——阿苔作

我擠在人羣中，不曉得如何的愉快。我喜歡像樹林中的老鼠。

——妹妹註

在第五街散步

假使星期六下午去看電影，那末星期日下午我們必在第五街上散步。當我們走到了第四

十九街，我們必定向右轉到廣東村那裏吃夜飯。

好了，這週末的星期六看了「不是神聖」，星期日我們又再第五街上。我們這天的路徑好像是這樣的，起點是在第六十四街和中央公園的西端，向城市走上第五十七街後轉向東。到第五街後我們再走向城市。這天很晴朗但有一點兒風。母親穿了白皮領大衣，其餘也都穿得很體面的。父親和亞娜走在我們前面十呎距離。有時他會向後轉站着等母親，母親是不能像父親或是美國的女孩那樣走得快。在父親和母親走成一線時，我們三個在後面，父親笑着對母親說各樣的事情。在他的談話中間他常向母親說要她注意妹妹的敏捷的小腿。母親回答說：「亞娜穿美國式衣服比阿荅好。」在中央公園的鄰近是很少店舖，我們也不去注意那些。

在第五十七街有一間一間的鞋子店。母親逐一的參觀着，父親說：「進去，讓我們進去，這雙不錯。」母親說：「不，不是這時候。」父親說：「你不是喜歡鞋子嗎？」母親說：「是的，但今天是星期日。」所以我們沒有進去買。後來父親說他是餓了，他笑着對母親說：「我要到那角上的食物舖去買炸麵卷和咖啡吃，我可確定當我出來時，我仍可在此地找到你們。亞娜去。」亞娜和父親去了。當他們出來時候，我們在他們前僅多走了八間店舖，亞娜來說她也吃了冰淇淋。我不注意任何的店舖，我也不知道爲什麼。

在第五街有一對對穿得很漂亮的夫婦一直很快的走着。我不知道我撞這婦人呢，還是她

撞了我，但不管怎樣我想向她道歉時而她已走遠了。當我向後看是誰時。另一個女孩又撞着我，我沒有時間去聽她說「抱歉」，但也許她是說的。櫥窗中金剛鑽在黑絨上看起來很美觀，我們在猜度它有多少克拉重。在那第五街上，我們不僅注意店鋪還注意着行人。看看她的臉究竟她是否抹了橘色粉。

我們走到了第五街的教堂。父親說：「我們進去吧。」母親回答說：「爲什麼，你不是回教徒啊！」「但我要去聽音樂不是聽他的佈道。」我們走了進去。但樂隊已停止奏樂我們只坐了五分鐘便出來。在第四十九街上我向左轉就見到覽紅燈照着廣東村。

——
阿荅作

母親在難民救濟會中

在中國既發生了戰事，中國的婦女替中國做着各種的工作。在紐約的中國婦女們都出來發起難民救濟會。在紐約並沒有很多的中國婦女，所以全都出來一起工作着。當然母親也去參加的。她是救濟會的副會長。她們每天所做的是分發給紐約的貴婦們的信，和召集對於救濟工作各種的會議。在第五十七街上的辦公處中她們工作着笑着。

當救濟會組織了後，母親除了家務外，差不多每天要到會裏去。有時她在上午十一點鐘

去那裏有火腿麵包和咖啡，直至在下午四點半回家。這對於她當然是很忙碌的，但她還是愉快地在辦公處中工作着。母親在會中所做的，是寫感謝的信，和處理會務及向會中提議。她確是工作很勤。但在辦公時她們不這個那個閒談一大片。或是×夫人接到了上海來的信，她必定要告訴團體關於他們的好朋友。在午飯後她們當然休息一會，她們便互相嬉笑。不久後其中的一個便說：「來吧，現在可工作了。」於是她們繼續工作。

母親把她的時間消耗在會裏當然會發生爭論，但母親從不同她們爭辯。當別人答語憤怒時，而她却常常保持鎮靜。我想這是比較聰明的方法，但有時當他人說得很直爽，很美國化，她是應當報復的，我想。時常當母親從辦公處回來時，她常常告訴我們一大片，關於我們上海的中國朋友或救濟會會員，或會中的計劃和那裏談笑的新聞。這些都是我們歡迎的。父親對於會中計劃很感興趣，他常向母親有所提議。當我們決定於二月中離開美國時，母親便停止到會，因她要上店鋪購買東西，以及許多的應酬和約會。是的，救濟會是繼續在進行，但我想沒有了母親在那裏工作那是減少了一個愉快的同志了。

——阿荅作

母親在難民救濟會中

在紐約母親每天要到救濟會。她以為那是很有趣。在上午大約十一點鐘她到那裏便在那裏吃午飯，到五點或六點鐘才回家。她在會中談笑，但其實她們也時常的工作着。

母親是喜歡空談的。她和W夫人談到鞋子和衣着，以及各種認為可談的材料。S小姐是最美麗的一個。她一邊工作一邊說：「夫人們，現在工作吧。」但有時事情太有趣便暫停工作，而人人都加入談笑，S小姐桌上有果子和口香糖。有一次我在那裏她說：「吃，也是辦公處中一件要做的事情！」於是便擇起一個菓子放下口去。我喜歡着她貼郵票。這是一件有趣的事。她有一抽屜的郵票各種顏色都有。當她開抽屜這郵票會自己跌出來。我喜歡整天的坐在那裏看她工作。她工作時也吸煙。最有趣的是看她簽字又快而又與眾不同的。她在工作時從不抹粉。但這也減不了她的美麗。人們常說S是中國女子中最美麗的，在我想起來這確然是不錯。

W夫人是救濟會會長。她看上去很精明，但很瘦。每次我見她時，似乎覺得更消瘦了。她的衣服是特別的美麗而藝術化。她是和母親談笑最多的一個。她是一個可愛的婦人，但也很滑稽。她很喜歡母親的。還有許多其他的人那我不大熟悉。

母親是會中我所知道最多的一個。母親工作得很快而談笑得很多。她很喜歡這會，有時明知會中沒有事，她也會去和那裏的任何人空談。母親在二點鐘吃午飯，我常在餐前覺得很

餓。母親必定對我說她們要到二點鐘吃午飯。但我想不出她們怎會忍受得這樣久。只有母親是能夠的。她在會中工作，談話和吸煙，所以她把餓也忘了。但假使我是母親我決不會把餓忘了，不過我也許會把S小姐桌上的一匣菓子都吃完的。

——
亞娜作

紐約的戲院

在十一月某一天，我們將去看電影。父親要同某人去午餐。在出去以前父親說：「我們下午二點半到音樂廳去。我們可在無線電城書店裏二層樓會面。」當時候到了，我們都到書店裏去，向着窗中望那裏有否父親看的書。後來我們都進去。一大羣排列着的人們正擠向戲院去。阿荅提議說假使要出去我們不必等，那裏另外有出口。所以我們向外走我們快樂地找到另外的門。於是我們已站在隊伍中。我們等了有一小時。最後我們進去了。司閘人導我們到坐位。母親常和妹妹兩人佔着一個坐位的。阿荅憎恨與我們分離而單獨的坐着。但這總比較住在家中好。在休息的時候。我們常是四周望着那邊坐的是誰。

在紐約我第一天出來玩的印像是，紐約有這樣多的戲院，而戲院前又有這樣多的燈光。我第一次進去的戲院是洛克散。我們到那裏去因為我們住在同一區的旅館裏。當我們到京都

戲院時却很失望，因為我們在那裏見不到舞台上的裝飾。直到後來也從未見過有像第一次那樣多的舞台裝飾。

我們常去的戲院是音樂廳。我們喜歡的影片每次都進去一趟。我們常到洛克散的原因是爲了秀敏鄧波兒。有時我們更換口味到百老匯上的小戲院。母親喜歡音樂廳是因為坐椅很舒適。我不覺得父親有任何的挑選。阿荅喜歡那裏是因為片子好。我的理由也如此。妹妹是跟着母親到任何地方。

這是紐約戲院所得的一切。我不會忘記的是在紐約城的舞台裝飾。

——亞娜作

我趁公共汽車上學

每天我在七點鐘起身。這窗慢是很暗，但我在昏暗中起身了。鐘聲是滴嗒滴嗒的響着。我走去一看鐘，呵，七點一刻了。所以我拉開窗慢。鴿子們正轉在窗口等食物。但那只有等到明天，我現在沒有空。我抽開抽屜把我所需要的東西都拿出來。我走到廚房拿牛奶，牛奶還在門口，所以我奔到門口去拿，還有報紙，我都帶了進來。但當我走到廚房，那烘的麵包已經焦而着火了。房中是充滿了烟。我是損失了二塊麵包。好了，我不要烘了，所以我另又

取出二塊沒有烘。但是嘆，這紙塞多麼緊，砰，牛奶漏了，還好，只漏出了一點兒。五分鐘以後我已吃完了。但我忘記了我的橘子。好了，我不要它了。「亞娜去拿信。」但我沒有空時間。我是疾奔下梯因這電梯是常要等。「信有嗎？」「是的。」啊！這是廈門來的信！母親必是很快樂。「媽，從家裏來的一封信。」母親從床上跳起便看信。父親是鼻鼾呼呼地睡着。母親拉起窗幔。「下雪！」我喊着。母親很快地看完了信。我便問：「說些什麼？」母親告訴我說得輕些。父親還是呼呼的睡着。我在肚中暗笑。啊！不早了。我竟全忘了學校——母親告訴我慢慢地走，我的鐘是快了。「我打電話好嗎？」七——一二一二〇「當你聽到這標準時間將是七點五十六分三刻多了。」啊！遲了。我便穿上外衣疾奔而下。我喊着，「再會！」「你沒有對我說『早安』我看得出你是遲了。」買報的人這樣說。我對他笑笑而奔過馬路去等公共汽車。完了，車子是剛開過。爲什麼不早來五分鐘便可趁着車？又是五分鐘過去而沒有汽車；我看見一個龐大的東西開來，我以為是汽車，但却是電車。好，終算是車來了。「啊，N——太遲了。」「不」她說。我們來到學校。但學校尚未開門。啊，急忙了多時我說，「學校的門還未開。這鐘必是快了。」

同妹妹上學

妹妹穿衣服是很慢。我雖不很快，但沒有她那樣的慢，在早上有時我是喊她起身的一個。爲了她上課的時間是從十點十分起而我是八時三十分，兩人相差很遠。我說遲了，妹妹還說早。當我吃好了早點她却還沒有洗好臉。爲了她小我要替她弄早點，那是我所憎惡的。我有時間等妹妹，我竟可以去玩一會兒。「快些！」我要催她。但她是吃得最慢的女孩子。一口的麵包要嚼上十分鐘而才嚥下，其實你越是催促她，她越是吃得慢。所以唯一的方法只有讓她獨自去吃。可憐的妹妹，當她到校時她是同級中最早的一個，其餘的都要到九點以後來。

當我出去遠足而回來遲一些時，她要哭喊着：「啊！回去！」直哭到看門人，她的教師或是校中其他的家長，幫助她打電話到家，告訴父親來伴她去午餐。

「呵，呵，你的妹妹哭了。你去看她是多麼的乖巧。」校中的看門人會這樣說。妹妹在哭時常是很悲傷的。但是一個好姊姊必定要取出手帕來揩替她揩眼淚。然而我却不是這樣的一個好姊姊。我所能做的只是笑。我知道這是我的粗暴。但不是我的錯，我不能幫助她什麼。倘我們有宴會和演習比平常遲些，我必定要出來告訴她不要煩惱我，但她確然是校中最

可愛的。很少哭，但她所有的紛擾你總知道的。我的朋友很喜歡她。當我和她在一塊時她只說「是」或「否」，「當我不在時她會講一大套。她果然沒有什麼麻煩我，但有一件我所最恨的是當她病了，或其他的事而不到校，我必定要到她的教室告訴先生。還有一件事是當她牙齒黑時保姆會來問我「爲什麼？」

——亞娜作

可憐的亞娜，她竟談到我的可怕的黑牙齒，但這我有什麼辦法，假使我的牙齒是這樣的黑起來了。

——妹妹註

我對於美國兒童的印象

我第一天上美國學校時每人都用奇怪的眼光望着我。怎樣一個中國的女孩同我們同班？我猜想在我的同班生中意念是這樣的。我的心中是我怎樣說流利的英語能像他們所說的。「我還記得上這第一課。這是關於用詞，每人寫一詞句像「Boy's Shoe」去用這「？」。我覺得欣慰的是覺察他們對於我在三年級而懷疑。在休息時一大羣都來奇怪地看着我。我像是一個陌生的走獸坐在椅上！有幾個想同我談話而以爲我不會講英語而停止。但見我能答他們的問句時便覺驚訝。關於我，他們整天的耳語着。但我不注意那些。

「教我怎樣說中國語」這他們問了許多次，已不使我驚異了。在我感到較深切的是他們的土話，土話真使我有了深刻的印象。我記不清他們「half, calf, can't, etc.」這些不同的讀音。一個女孩來同我說：「這級中唯有你說好英語。」我不明瞭這意思，或是爲了我英語說得不好。後來我知道她意思是說我不說土話。

在我認爲美國人和我的中國朋友完全是不同的。像這樣地直而快的前奔。假使有人同我借鉛筆而我回說沒有，這將使他認爲不友好。所以我每次的答語都是「有的」。靠了我的行爲在第一年以後他們都喜歡着我。有人爲東西而爭吵時我會笑他們。所以我想他們應有較好的行爲給我良好的印象去告訴我的中國朋友。他們有長處也有短處，對於這點我希望她們不要因我說了而憎恨。我先說她們的長處是什麼，我想不出適當的詞句，總之他們是敏捷地做事情，愛動物和愛遊戲。好記憶而共同工作。愛形式，和愛自由。

關於短處照我想到的說。其實我找不出什麼好說，但那是，我認爲，啊有了。女孩子們太早愛談事業。她們相互間捉弄得太多了。不爲他人設想。她們只認爲自己住在最完美的國家中。好了我就止於此吧，我不要他們覺得我是太多事而喜批評。

校中的娛樂

我不喜歡美國的孩子們。我的意思是指這玩球的方法。我不想玩球，因為她們玩球的方法使我害怕。

唯一的原因我對於任何的運動遊戲都沒有興趣玩。即使在中國。她們玩得很和柔，我也怕，這些遊戲我以謂空無所有只是奔跑和掙球而有時是跌倒有時是為球所傷，我不認為娛樂是校中一件要事。所以，當我不知道怎樣玩，或是人們笑我，我却仍是一點不留心去學習，一點不注意它。在遊戲的時候，我所知道而能做的是更換鞋子，預備人們的譏笑，站在他們叫我站的地方。

她們跌球的方法徒使我覺得好像這球會落到我的頭上。所以我躲避着。後來見到這球所落的後方時我自己也覺得好笑。於是真的來了時，我應去接這球而我接不着，女孩們便說，『啞哪，『啞哪』，啞哪，啞哪』，那些使我很頭痛，有時她們也接着這球時却會不響的。但我却從不嘲笑任何人，因我知道我自己做得不比人家好。

我留心學習任何的新遊戲，但即使學習了我也不會留心去改進的。所以 Gymnastic（體育）這字的意思我認為是我所不留心的事情。

即使我不上這課，我也不放在心上的。

在中國我對於這種事情也很笨拙的。我要同他們一塊奔跑我也覺得不靈活。所以後來我想我應當說賽跑不是我的事。

——亞娜作

史底娜與南珊女僕

史底娜是一個有色人種的女僕，是我們的房東太太介紹來的。她十分黑，足使我們怕，我們剛從中國來，在中國是沒有黑人的，每星期二她來洗滌而每星期六她來清理房子。

母親在星期二常替我們煮特殊的東西。更精美的食物，更多的分配。我們問她爲什麼，因爲今天史底娜女僕來。母親對待僕人常是這樣的好而和氣的。「呵，我不再喜歡美國茶了，夫人。中國的東西竟這樣的可口。」但當母親煮美國食物時她也吃得一樣的愉快。史底娜是常常遲到，當鈴響後，便聽到她說：「夫人我的女兒出嫁，來了六十多客人，我是吃醉了。」只有母親會原諒她。但我們却不能。沒有別人，只有母親能忍受她的氣味，這氣味有點像肥皂水和葱煮的臭味。當星期六來時，我們都恨這一天。史底娜帶着「阿摩尼亞」(一種清潔藥水)。呵當房間裏用了這阿摩尼亞時，沒有人敢走進這房間，即使是走過這門時，我們

也要進住呼吸數分鐘。她去了以後，這氣味也沒有了。當我們搬到旅館後史底娜不再替我們清理房子。但她仍做洗滌的工作，這洗過的衣服在大籃中帶來。當我們把衣服一件件取出去，這氣味一樣的會發出來，連把那洗衣籃取去時，這房間中便有像她一樣的氣味。

當我們搬到旅館後，謝上帝，在旅館中每天來清理的女僕是一個美好的婦人名叫南珊。南珊她是很好的。

南珊是一個謹慎的女子，有一次她打碎了父親的「泥馬」，她便十分驚嚇向自己謹責了整個星期。母親待她很好。她給她一個匣子那時祖父在母親結婚時給母親的，當她清理房屋時她常談笑着。南珊偷偷地告訴母親，關於怎樣她將婚約破裂，和她同她的姑婆怎樣的毆打，以及其他各種事情。

她是我們所僱傭的僕人中，我最最喜歡的一個女僕。

——亞娜作

在馬茜購物

母親：語堂，喂，你已燒毀你的大衣。

父親：是了！

母親：來伴我們，我帶着孩子們到馬茜去買東西。

父親：不，我不需要什麼東西。

母親：是的，語堂，看你的大衣。你要有一件新的。去吧。

父親：不，我已夠了。誰比我穿得還好？

母親：狄克。

父親：不，我不需要上店鋪。

母親：對不起，語堂，你需要着許多東西，領帶，襪子，襯衫，鞋子等等，

父親：請原諒，你要曉得我不喜歡上店鋪。

母親：阿荅去。

父親：那讓我也去吧。

母親：好，好，語堂！

我們到了馬茜

母親：阿荅，把購物單拿出來。

阿荅：牙刷，好友牌牙膏，肥皂，鞋子，妹妹的衣裳……。

母親：我想无到地下室去吧。

父親：我到圖書部去。

母親：等一會到兒童部來看我們。

父親：O.K.

在兒童部

父親：阿吓！

母親：怎麼？

父親：這個——吃角子老虎。

母親：嘿，我很抱歉。

父親：請原諒我，你賭過嗎？

母親：語堂，不要去賭吧。因為你常常要去賭，所以我不大高興跟你一同上店舖來。

父親：阿沙——妹妹的奶名——真好運氣，多麼漂亮的衣服呀！

母親：誰選的？你的妻子。

父親：不，我選的。

母親：你選的？我選這衣服時，你還沒有到這裏來呢！

父親：好啦！

母親：好啦？

父親：你都買完了嗎？我餓了。

母親：怎麼？

父親：我餓了。

母親：這一件多少錢？

女店員：三元九角九分。

母親：語堂，錢在這裏，付給她吧！

父親：我有我自己的錢。

母親：不，我要你拿這個給她。亞娜，你把錢遞給語堂。

父親：爲什麼？我有我的錢啊？

母親：但這衣服是我買的。

父親：那你爲什麼不自己給她呢？

母親：不，你。

父親：香，你現在買好了嗎？

母親：不，一半也沒有買好呢。

父親：唉，天曉得。誰願意同我到玩具部去？

母親：但是，語堂，你不去買你的大衣嗎？

父親：不，亞娜，我們先回家去。

母親：你究竟到馬茜來做什麼的呢？

父親：買書呀！

——
亞娜作

第一次演劇經驗

從戰事發生後，母親常到救濟會去，她想盡些力量來幫助國家。救濟會方面，想演一次戲。有位C夫人，她教我怎樣演戲。

這是一件麻煩的事情，而且每星期中有兩次妨害我的功課的。她教我學會話，而且要說得很響。練習的時候，總有許多人環繞着我，使我覺得一到這天便感到害怕起來。（註）過了幾次，我習慣了些，才覺得沒有關係。C夫人又說我走路的時候，應該把一隻手放在身

後，一隻手放在前面。過一會時，再把這姿勢改動一次。我每天在家裏學習着，又練習如何向她鞠躬。我又練習如何表演我的手勢。

在每次練習表演以前，她總要喝一大杯開水，潤潤她的喉嚨，表演到一個段落時，她必須停下來，重行改正，重又表演。這樣經過許多次的改正，才算完了。我們往往在三小時中練習完畢，在練習時，還有一個人奏着音樂，那種聲音，也實在有點刺耳。

母親爲了我們服裝，也累極了。當我穿了那樣的服裝，幾乎已認不得自己。我扮演的是一個王子，我的頭髮全給王冕所遮住了。那是橘子顏色的，又很高，我好幾次幾乎爲這王冕而跌倒。C夫人總爲了自己的服裝，一直忙碌着，直到正式表演前一天。

母親儘量地邀請她的客人來參觀，但在我的私心裏，却希望一個客人也不來。妹妹也參加的，但她一個字也不提起過。

我練習表演戲劇的成績總算是不壞，這一天終於到來了。

在早上，母親，妹妹和我化裝表演了一次，從十點到十二點；於是就忙碌地回家進午餐。

午餐以後，我們再到旅館裏去。我們像美國人一般的衝到裏邊。化裝室裏坐着C夫人和一個女傭人。這所謂化裝室，只不過把普通房間的中部，用屏風隔了一塊地方。C夫人真是

一個女演員，但我只不過是暫時的。C夫人坐在椅上，她一手拿着木梳，一手拿着刷子，不住在頭上梳着，刷着，我看她化裝了三小時光景。到來的客人很多，完全打破我的理想了，房間裏充滿着烟霧，不多一會，演劇的手續，都預備妥當了。於是我和C夫人，妹妹，開始登場了，音樂開始演奏起來；我的手只在發冷，父親只把眼光望着我，把我嚇得像一隻小老鼠。C夫人歌唱的時候，我和妹妹都帶着畏縮的眼光互相望着。C夫人唱完了，我便像失去了知覺一般接着唱，又開始走動，照着C夫人平時教導我的做去，我想我做的一定不好。我戴着很大的王冕，那王冕遮蓋了我臉的一邊。母親說我應加些胭脂，俾後邊的人能見到我。但我却回答她說，我不管別人望不望得到。

不久以後，這樣那樣的把表演結束了，我們又出來向大家鞠躬，然後又把所穿的服裝都脫掉了，於是才回復我的本來面目；我等穿上了平時穿的衣服走出來，才覺得我已和別人一樣了。

(註)我是覺得很興奮的——妹妹註。

——亞娜作

康諾島，這個名字，我們在中國時已經聽得過的，現在却向康諾島進行着了。我們趕上了地道車，過了兩小時的路程，才下車。那裏有一羣人民，站在一座大房子面前。於是我們也進那裏去遊玩。

我們進去以後，父親，妹妹和我，坐上了一部快車裏，這快車快得我肚子都空了。我們上上下下的走着，但母親和阿荅却怕撞着什麼東西，所以沒有跟我們在一塊兒。我們三個人，佔了兩個座位，實在誰也不敢一個人坐一個座位的。這一次行車，我覺得非常的滿意。後來全家又到了一個十分漆黑的地方，父親做着全家的引導人，他一邊攙着妹妹的手。阿荅和母親，我，都靠得很緊。這一段路相當長，但是我們知道是向出口方面走去的。不過忽然有人說：「讓我們搭升降機吧！」我知道這一定不是平常的升降機，因為誰也不會有人邀我們去開玩笑的。這人對父親說：「緊緊地握住她。」我們在那一輛車中，也覺得有些可怕起來。我同時覺得怕有什麼奇怪的事情要發生了。

鈴聲一響以後，我們便到了一張幻術似的地氈上。這地氈轉得十分快，幾乎使人們都跌倒。上上下下一刻不停的轉着。父親，妹妹，我，立刻都躺了下來；那裏只有一塊地方，給我們滑了過去，於是我們便出來了。我們站在那裏等母親和阿荅；我自己暗地裏想：「可憐的她們，她們也有一次優美的滑車坐坐呢！」我正想着，鈴聲響了，母親和阿荅也出來

了。她們都忍不住地大笑起來。

我們還玩着許多別的有趣的東西，像各人趁了一輛車子，自己開駛，自己行動，在那裏父親失去了一張一元票。還有一種船隻，先是上升得很高，後來却墮落到河裏。總之，這些都是康諾島的情形。父親和我在那裏最冒險，母親和阿苔只是走了許多優美的旅途，而阿苔呢，她幾乎遇着任何事情，總是大笑，毫無理由地大笑着。妹妹在歸途中，顯得十分靜默，但我覺得大家都玩得十分的快樂。

——亞娜作

在大西洋城中

父親——你想到大西洋城裏去嗎？

母親——好的。

於是我們便整理行囊，一會以後，我們已完全準備妥當了。這是春假裏，我們到車站裏以後，母親替我們買了些檸檬汁，父親却到票房中去買票。

我們到了大西洋城以後，便僱了一輛汽車，告訴司機人，帶我們到一家不大不小的旅館裏去。我們住在中等規模的旅館中，那裏都很適合我們的需要，於是在下一天，便開始出發

去觀光這城市了。

我們到銀塔，那是名實相符的。後來又去看電影，到那上面是木道，下面是沙地的地方去，那裏有許多美術家，母親允許他們儘量畫我和妹妹的小照，他們也都覺得我和妹妹是一對雙生的姊妹。我們離開了他們的視線，便走向海岸邊去，又到五分和一角商店去玩；當走進商店去的時候，原只想進去看看，並不會有想買什麼東西的意念；但當我們被一些顧客手裏拿着一包包的東西，而引起了買東西的意念時，我們想在這裏買些東西，也是一定相當便宜的，於是這些五分和一角的貨品，足足包紮着了一大包。

最有趣的是半身剪影。我們各人站在他的面前，那剪影人把一把剪刀，剪出我們的樣子來，真有些使人驚奇。每個人的身影，看來都是很像的，後來我們又去騎驢子，我玩這玩意兒，實在有點吃驚，有點可怕。我們騎在驢子上面的時候，攝了一張照片，樣子很可笑。

我想我們是很滑稽的，我沒有看到所謂要看的城市；只不過去玩了些可玩的地方。我們也看了一張影片，那就是「五月之花」，這是珍妮·麥唐納演的；但電影在大西洋城中並不重要，彷彿紐約沒有五分一角商店同樣並不引起別人的注意。

但是無論如何，我們做了喜歡做的事，而且也玩得很高興的。

在海凡拿的遊戲

在海凡拿午餐或晚餐的時候，常會提出：「玩字謎好不好」的問句；而回答常是「O. K. 好的。」於是我們便開始玩字謎了。

古巴的海凡拿，那在一個夏季中，我們住了一個月。和我們同寓的，有蔡先生夫婦，那居室是一個平房，前面還有一個大走廊。蔡夫人和我們親近得很，當她在女孩時代，我們已經認識了。實際上，她是我們的親戚。在海凡拿，假使沒有清涼的海風吹來，那是很炎熱的，我們普通只穿一件衣服。父親穿着一種像睡衣差不多的中裝。屋裏上午更熱；到下午時，我們就在那闊走廊下消遣時間。那裏有舒服的靠背椅；每天上午，我們大概是閱報，或看小說。（好像這時正是戰事開始的時節）。我奇怪我在這樣懶散的時間中，竟摘錄着中國的歷史。

進了豐滿的午餐，我們再在這走廊下坐着，我們吃波蘿蜜，或西瓜。有些男人們便和妹妹預備遊玩的一切，而女人們大概都去打理她們的梳洗工作了。妹妹對於猜字謎的工作，顯得很熱心。有時母親叫她代抽一條；如果這條抽得好，那麼所有的人都要叫她代抽了。

妹妹全神貫注在遊戲上，她會向母親耳語着去拿“gift”、“boy”和“ner”——而母親恰

在想着些難字，而容易忘記了。母親的一組，當然感謝妹妹的提示；但男一組說：「妹妹，不要太聰明，別告訴母親這些字眼啊！」妹妹却被這一類獎勵的口吻，說得微笑起來了。亞娜對於這種遊戲，也很興奮。我們兩個也常常組成一組；當她見到別人沒有想到時，她也來窘迫我，接着她又大笑起來。其他的人，見到她在笑，便注意於所猜的字上，然後便立刻找着了。我常常阻止她這種大笑的，但事實上沒有效力。父親和蔡先生也很認真地玩着這種猜字謎的遊戲。

我們玩這種遊戲的時候，常常是分成好幾組的。第一組母親和亞娜，有時候是妹妹；第二組是年青的蔡夫人和我；第三組是蔡先生；第四組是父親，有時候還有妹妹。大部份總照這樣組成，只有很少的時間，才有新的變動。有時妹妹不願意玩字謎，（因她已長大了）而獨自玩着曲線謎圖。但我們總愛玩字謎，我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爲什麼喜歡玩字謎；每天午餐或晚餐以後，除了有事出去以外，總是這樣玩着的。我們常常把各種隱蔽的字母，也能夠猜得出來。誰贏得多那是沒有一定的，大部分都是出於僥倖。但結果大家總是十分興奮，十分快樂。我們有時玩得不大起勁的時候，常常講些從前時候的朋友事情，或別的故事來興奮一下精神的；我還得附帶說明的，在猜字謎的時候，常有豆，和糖果吃；而茶却是不夠一壺的了。我們在玩着的時候，常有興奮的事情發生出來。

it 變成了 lie，又迅速成了 tilt。這些，大家都已能機警地運用各人的思想了。另一種是 my 變成 may。又立刻變做 many。所以我們一見到 may 的字句，立刻能夠想出別的字眼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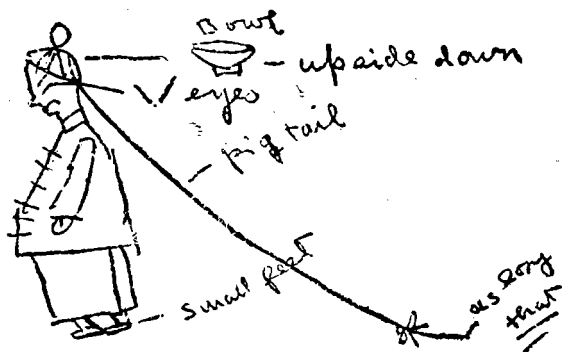
當我們離開了海凡拿時，這種遊戲便停止了。在紐約時，我們也曾玩過，但是玩得很少，在那裏我們都很忙哩！

——阿荅作

他們問我關於中國的問題

在西方，那裏的人民，常常有些十分沒有意義的問題來問我，而且這些問題，常是關於中國的；下面便是他們的問題：

1. 你在中國有椅子嗎？
2. 你在中國有桌子嗎？
3. 你吸鴉片烟嗎？
4. 你在中國覺得冷嗎？
5. 你是用鼓棒吃飯的嗎？



6. 你是吃鴿子窠的嗎？
7. 你爲什麼不是小腳？

WHAT THEY ASK ME ABOUT CHINA

題問的國中於關多許問們他

8. 你的眼睛的兩端，爲什麼不是向上豎起的？
9. 在中國有車子嗎？
10. 你的身後沒有一條豚尾嗎？
11. 你不戴碗形的帽子嗎？
12. 你也穿了睡衣上街嗎？
- 像這樣的問題，有許多許多的，但從這個問題上，就可以想像到西方的孩子，對於中國抱着怎樣的
- 的思想了。

有時候，使我們的感覺很不良，在意念中想着他們所以有那種思想的原因。但是，這些問題，實在是無意識的。完全是無意識的。我很奇怪，他們爲什麼要那樣的問我。在我的心裏，彷彿他們並不把中國人列入人類中，而只是一種奇特的東西。

怪了。

我想，如果他們到了中國以後，見到了中國的真實情形以後，他們將感到一種驚異却奇

這些問題的答語是這樣的：

1. 你在中國有椅子嗎？
——有的。
2. 有桌子嗎？
——自然有的。
3. 吸鴉片烟？
——不。
4. 覺得冷？
——是的。
5. 用鼓棒吃東西？
——不。
6. 吃鴿子窠？
——不。
7. 小脚嗎？
——不。
8. 眼睛豎起？
——不。
9. 有車子嗎？
——有的。
10. 豚尾？
——不。
11. 碗形向上的帽子？
——不。
12. 穿了睡衣上街？
——不。

你可以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和你去問一個美國人時的答句，完全一樣的。我希望，對於中國的陳舊觀念，混合了日本的惡意宣稱的概念，能夠完全廢除了才好。

——亞娜作

我喜歡紐約嗎？

假使他們不會介意的話，我將說我是更喜歡巴黎。但說不定我是說錯了紐約的字眼——因為這也是很難說的。

第一，在紐約馬路上走，是找不到可以玩的一切。只有店舖的櫥窗可看。

在紐約，交通很方便。

在美國的熱天中，我喜歡狗。

我喜歡美國的學校。

人們在街上走得太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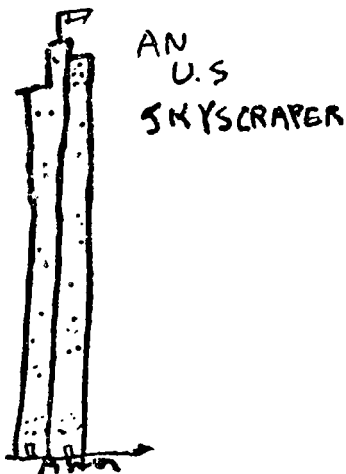
我憎厭他們的午餐。

我喜歡他們的公共汽車。

我對於黑人沒有意見。

我不喜歡他們的空中電車。

我不喜歡摩天樓。



樓天摩約紐

我喜歡零售的咖啡店。

我喜歡他們的冰淇淋。

我不喜歡他們說「唐人街」的口吻；

我不喜歡他們那種對中國的思想，

我愛晚上去看百老匯。

我喜歡戲院四周的燈光。

我喜歡無線電城的下層。

我喜歡紐約的電影。

我覺得俚語是可怕的。

我不喜歡美國人的讀音。

除了公園裏見不到樹木，我不喜歡。

我喜歡看見那些背上胸前背着廣告牌的

廣告人。

我想錢光是可怕的；因此他們替我拍攝錢光小影的時候，我會把眼光合小些；我從不對於錢光發生好感。

在紐約沒有滑稽可笑的店鋪。

在紐約沒有美麗。

在紐約的時候，身上灰塵很多。

他們奔着的時候，一定是沒有事可做的時候。

現在，只有一件事，我覺得關心，那就是無線電城的舞台裝置，我還想重新看一次。任何巴黎的裝飾都比不上。

可惜，一切紐約的壞處，都給我選出來了。

——亞娜作

第三輯 歐洲

在薩維亞船上

在船上有兩組食物。一組是吃「烤牛肉」；另一組是吃「青菜」，在船上，父親差不多沒有一次不吃烤牛肉。三四天後，侍者完全知道了。當有烤牛肉的時候，侍者立刻會奔過來，告訴剛跨進餐室的父親：「菜單上有烤牛肉呀！」父親便向他大笑起來，一點也不怕難為情。至於吃「青菜」的一組，母親却是個領袖。每次進餐的時候，母親總是要菜的，而且在菜字上面，加上一個「青」字。

至於各組的人員，每次並不一致，但領頭的人，却從不會變換過。

阿荖有時喜歡吃牛肉，但有時也喜歡吃青菜。當亞娜妹妹要牛肉時，阿荖常跟着母親吃青菜，或是母親所吃的別種東西。

亞娜常是參加吃「烤牛肉」這一組的，她也是喜歡吃牛肉的一個；但是當有雞，或別的比牛肉更好吃的東西時，亞娜常是讓父親單獨吃牛肉，而她自己吃別的好吃的東西了。

妹妹常是參加吃「青菜」這一組；但她也常在兩組間吃東西；因為她是家庭中最幼小的

一個。

父親和母親常常相互大笑着，父親覺得母親的青菜吃得太多，而母親以為父親每次吃東西，總是脫離不掉吃牛肉。

——亞娜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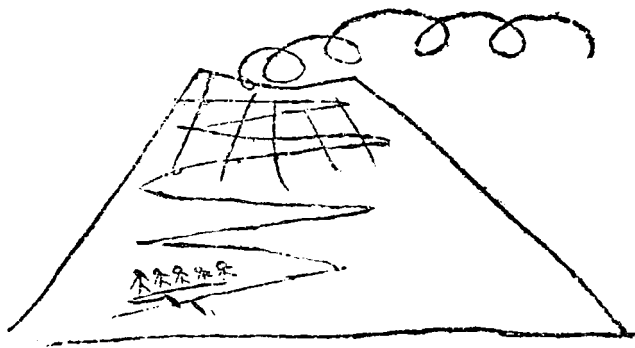
維蘇威的內部

啊，維蘇威——火山，我們去過的。

當我們到達拿別立斯的那天，我們去參觀維蘇威和潘勃愛衣。但我們在潘勃愛衣的印象，幾乎全給維蘇威所消滅了。中午的時候，我們在維蘇威山脚下吃東西，吃完以後，便搭了汽車上山。起初的時候，只不過是鄉村小路，但從車窗中，可以望見前面一座為雪所蓋的巨山。這時，我們是不是上山去，還沒有決定，因為我們怕那裏燃燒着的大洞，說不定連人也要滑下去。

當到了山高五分之一的地方時，我們找着嚮導了，那裏有一間小屋，有幾個紅臉的嚮導。父親關照我們，坐在滿鋪絨毯的車上，我們都感覺到這是很滑稽的冒險旅行。大家的心裏，都有些心癢難熬的樣子，但是說不出究竟是一種怎樣的感覺。母親說，倘若這溶岩中的

溶液射出來時，不消一分鐘，我們五個人都將化成灰燼了，我們聽了都在作假定有那種遭遇



IN THE VESUVIUS CRATER

山火威蘇維

路向。

你知道，做姊姊是不能不如此的。有些地方，我們不能並肩着行走，於是便只得分開了。我們彎彎曲曲的上山去，我們還拿了些路旁的純潔的雪塊，吃着。（註）母親走在前面，但不時

霧，母親靠着嚮導人的幫助，忽前忽後地走着。亞娜和我，父親和妹妹，都是手攙着手，緊靠而行。天似乎在下雨，身上覺得有點兒冷。父親把絨毯圍着妹妹，彷彿是一個意大利女孩子。亞娜握緊了我的手，她說她願意靠路的裏邊，却不願靠路的外邊走，於是我便和她調換了一次行走的

回過頭來喊着：「啞——啊。」使我們前後相互聯絡着。在路上，父親提出了一個問題！

「假使溶液爆裂了出來，我們怎麼辦？」我們一致認為，只有滾下山去，因為我們身上有很厚的衣服保護着，大概不致受傷的。在走着的時候，嚮導人說了一個謊，他說只要二十分鐘就可以到山頂了，我們却不知道走了多少時候，但確實是很久了。

我們走到了一個地方，忽然聽到海嘯的聲音了，每次有三分鐘光景長久，這是溶岩的流汁，流向維蘇威內心去的聲音。後來我一想到這嘯聲，便覺得恐怖起來；其實，這聲音並不會怎樣響，我猜想大約因為不明白牠的危險性的緣故。

我們到了一個火山口，那是我們想像中的深洞，一片溶液硬化的地方。這硬化後的溶岩，正像往下流着的樣子。我們踏上二十天前有溶液流出的岩石上；那不管是高山的冷風，却依然很溫和的。這些溶岩的曲折蜿蜒，交錯地向下流着，正像直往深黑垂下去的繩索，有些却像蠕動着的巨蛇。我們中除了父親以外，都有一個嚮導人伴着。妹妹是坐在一個壯健的嚮導人的肩上，我想她是最安適的一個了。這路是崎嶇不平的，加之嚮導人拖着我們向直線的路上走着，但這路是相當的好，否則，我們將感到不夠刺激了。我們被拖着走了一刻鐘以後，才放手，我瞧見相距二十呎的火山口有溶液在噴出來。這溶液高射到一尺以上，然後又像火舌一般滾了下來，那是又紅又熱，下面的山峯，在發出高大的嘯聲。忽然溶液濺起一小點來，使我吃了一驚。父親還在向前走着，但母親却慌急得叫他退後。兩個嚮導人，用一把

火鉗，浸得了一些溶岩液，放了一個銅元在那裏，算是一種紀念品。

到處都是裂縫，罅隙，我們也必需經過這些可怕的地方的。這裂縫雖不很大，但是也不能說小，從罅隙中，我們還可以見到下層中紅熱的溶岩。有幾處發出來的氣息，使我嗅到很難受，同時到處的罅隙中，都在噴出難聞的水蒸氣。我在感覺難受的時候，妹妹高坐在嚮導人的肩上，一些也不兩樣，我奇怪她究竟是不是感覺得難受。我真覺得像在另一個世界上似的。那裏沒有樹木，也沒有生物，我們像一個探險家，不能再循原路回到地球上一樣。我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意念呢？那一定是由於我們跨着那些硬化了的岩石的景象所發生的。我們連上山來的雪堆，也完全忘記了，下面陽光照耀着的平原，和前面深色的海也全不在記憶中。只有可怕的嘯聲，那還在離我們約四十呎的山峯中在澎湃。照他們所說，這路面和地殼是常常變化的；也許我們剛走過的路，此刻已罩上一層溶岩的汁液了。牠的變化，常是依照風向而定，說不定有一天會把山衝倒的，因為地上一層層的，已經堆得太多了。

下山的時候，似乎容易些，而且也迅速些，我們跳過那些粗糙不平的溶岩，有時會跌一交或跪了下來，但立即被嚮導人所扶持着或攙起來了。我沒有工夫去想究竟是否跌傷過，因為當時的腦海裏，只是想著，如何找一處平坦的地方，來放置我的腳。這確實是我們每一秒鐘須考慮的。不久以後，母親幾乎全由兩個嚮導人所扶持着了，她說她的腳只是一點點着

地。在那時候，也沒有人會想任何事情的，除了小心走路以外，一切都不能顧到了。父親屢次通知嚮導人，要他們走得慢些，但是嚮導人嘴裏答應着，實際上並不走得慢。

我們走出火山口的時候，大家都覺得很快樂。雖說我們在濃厚的雲霧中，還是看不到世界，但那時如果溶岩射出來，我們至少可以滾下山去了。我重又走過雪堆裏，仍然把純潔的雪塊放在嘴裏。不久，我們又在車廂裏了，大約那是五點鐘模樣。在歸途上，我們看到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她的腳後跟有三寸多高，也在爬上山去。這女人似乎有些受不了，我也不相信他們會走到火山口的。在車裏，我們計算着所有的損失。五雙鞋子的鞋尖都破了，連鞋跟也磨去了不少，母親和我的腳上，也被石塊所擦傷，但這我們却引爲自傲的，當然我們的襪子，也是破的了。

我們回到旅館，洗了一次澡，又享用了精美的晚餐。睡覺的時候，各人的腦海裏，似乎還充滿着，這一頁生命史上偉大的經歷。以後，我們還時常談到那次所歷的危險，我們所瞧見的景象，和所聽到的聲音。

(註)——我們還吃着冰條。

——阿菩作

我的鞋子沒有破，我還穿着原來那雙鞋子哩。

——妹妹註

『佛勞倫斯』

我們到了意大利，經過拿布立司，羅馬，和佛勞倫斯。我最喜歡佛勞倫斯，不僅是我，大家也都有這樣的意念。

意大利是豐腴的，廣大的，但是不很清淨整齊。

我們所住的旅館，那經理是十分嚴肅的。我無意中打碎了一件瓷器，使我嚇得不得了，只得逃到梳裝室裏去，讓父親去告訴他；我想他是會來追逐我的。後來，我們照價賠償了他。

意大利有很多的貓，而且尤其是在旅館裏更來得多。我們住過三個旅館，每個旅館中都是有貓的。那真使我覺得不快極了，你總知道我是十分怕貓的。

早晨，我們出去散步，走得不遠時，到了亞諾河邊。這條河流，很是平靜，上面架着許多橋。有些地方有房屋，有店舖，但大部分都是很空曠的。有時候那裏的空氣中夾着一種強烈的氣息，但有時候却很優美。

沿河的建築是店舖和旅館，這些建築，都是供給人們消費的，也是旅客們浪費金錢的地方。母親在那裏買了一串美麗的珊瑚，我很喜歡。我們也買了皮匣子，在皮匣子上面，刻着

我們自己的名字。但是，父親的一隻皮匣子，在賣炸麵卷的店裏失去了。炸麵卷很好吃，做得也精細，裏邊還有巧格力和奶油。

有一天，我們租了一輛車，這車上的司機人，居然會說幾句生硬的中國話。我們駛車到大禮拜堂。據他們說，這禮拜堂是世界上最有名，最富麗的建築。我們付了費進去，但是我和妹妹却覺得這大禮拜堂是對我們極不愉快的。因為這裏不像一般民衆祈禱的地方，而像是一座倫理文化學校的一間教室。建築確實很大，有普通六個大教堂那麼廣大，當然，裏邊也是十分富麗堂皇的。所裝飾的，全部都是大理石，不過在那牆壁的四周，都是死人的坟墓，那坟墓就伸出在牆壁間。父親^和敢用手去摸索那坟墓；可是妹妹和我，却一點也不感覺得有什麼趣味。

我們還到市場上去，那裏又潮濕又醜；我們看見人民正在那裏吃不會煮熟的牛肚子。阿荅買了一個童貞女聖瑪利亞的模型，這是父親給她的禮物，她是怎麼樣的想要這個東西呢！

我們喜歡佛勞倫斯，因為這裏恰巧是適中的。拿布立司太沉靜。羅馬又太熱鬧，佛勞倫斯恰巧是不靜也不鬧。

我們住在大學附近的旅館裏，那裏也有五六個學生住着。他們奏着美國的爵士音樂，跳

着爵士舞，他們都是很喜歡美國的。只有一個，父親說他最聰明，因他安靜地坐在那裏，靜聽他們。

我們在佛勞倫斯住了五天，非常愉快。

——亞娜作

在尼斯的第一晚

大約是晚上十點鐘光景吧？每個人都在火車上朦朧地睡着了。只有母親和亞娜還醒着。我是從夢境中半醒過來，披了大衣，也在朦朧中。我們急急地呼喊着腳夫，因為還有十件行李不會搬下車。後來，幸虧火車在尼斯停了十分鐘，總算不會被帶到坎斯去，也許比坎斯更遠些的地方。（註）

我們把行李放在旅館接客車上，司機的把我們帶到旅館裏去，那車子是我們預先僱定的，這時，我才完全醒了，其餘的人，也都清楚地醒過來了。我們在黑暗中望見到尼斯去的燈光，那燈光在行人道上照耀得很明亮。似乎也很可愛。我們的車子，駛上山坡不久，便到

（註）我們三個人都睡熟了，幸虧亞娜，她大聲喊着尼斯，我們才跳下車，否則，一定被帶去了。

——妹妹註

旅館了。旅館的外表很清潔，也很優美，大家對於這景色，感得很是愉快。我們同時感覺得在這羅馬的狂歡節，獲得這樣優美舒適的旅館，是一件幸運的事情。

一個中年婦人，帶着笑臉歡迎我們。父親對她說話！用着剛學會的法國話，意思告訴她是：我們在佛勞侖斯的時候！已定就兩個房間了。這個伶俐的法國女人，她用流利的法國話回答着。她對於我們的到來，覺得十分的詫異，她記得我們定的兩個房間是三月二十三日，現在却是二月二十三日，這裏沒有房間可以供客人們住宿，除了地下室以外，實在沒有空室了，她真覺得抱歉而又抱歉的。我們跟了她去看地下室！那時不大好的屋子，而且我們也存着不高興睡地下室房間的意念。因此我們就告別出來，司機人把車子又駛下山坡。在這狂歡節中找旅館，確實是很困難的。司機人在小冊子上瞧了一瞧，又告訴父親，他願意帶我們到凡拉·斐勒公寓去。我們很高興，而母親更是着急，她想盡可能的快速，找着旅館來安身，因為妹妹已經睡熟了。

在臨海邊的林蔭大路上，是凡拉·斐勒公寓，外表是十分廣大的，我們跨了進去。一個穿白皮衣領的黑少女來招待我們，接着又有一個穿制服！眼鏡架在鼻尖上的男人，和另一個衣飾並不高尚的雄壯男人，一同出來了。父親說：「我們要兩間有洗澡間的屋子，你們有嗎，要多少租金？」這三個人聚在一起，低聲在商酌着。我們對於這旅館女主人和經理這樣

的交談，都顯得有些詫異。他們把價錢告訴父親，那價錢自然是很高的。父親便說住一晚再說吧。於是穿制服的人便對父親說：「你是中國人嗎？」父親安靜地回答說：「是的。」突然，那人用中國話來招呼我們了，我們見他說中國話，都覺得訝異起來，跟着他又用中國話問妹妹是幾歲。在她還沒有回答以前，另一個人來報告，說已把行李搬進去了。那婦人便說，只有給我們一間有洗澡間的房間，因為房間很少。好，既是只住一夜，那就O.K.。於是我們走進屋子，房屋很大，陳設也不壞，但是屋頂太高了。地毯看起來也像很華貴，但似乎已有墨水漬，和虫蛀的小孔了。洗澡間也是老式的。這三個人，還有別的女僕，都在搬行李，那說中國話的人，又和父親談起話來了，他說十八年前，他曾住在北平。但他的北平話中，却夾着廈門（我們的故鄉）和廣東口音。他似乎很神秘，他說在中國領事館做事的，他是這旅館裏主人的朋友，那個衣服不很好而體格強健的，就是旅館的主人。

我們預備吃晚餐，所以走下樓梯來。母親的神情，不像在別的旅館中那樣的隨便。我們剛在餐室中坐下，那三個人又來了。旅館主人表示因為在深夜裏，沒有一定的侍者，覺得十分的抱歉。少女來了不久就走了。另一個人站在父親身邊，和父親說話。廚房裏的西崽，帶了冷火腿來。他穿着有條子的背心，打着黃黑色鮮明的領帶。他的臉和手臂，完全是紅色的，我真想不出這是爲了什麼原因。他的手上托着一大盤盤子，跳到母親的右邊，便屈着膝

行禮，又輕輕地跳了一下，用又在盤上輕輕地敲了敲，然後才把盤子放在母親的面前，接着，他再屈膝行了禮。於是他又跳到我的右邊，行着同樣的禮節。這副情景，真使我們忍不住要笑出來了；但不久以後，我們對於他的現象，又有些覺得茫然了。母親的神經，似乎覺得很刺激。而他遞給我們手巾的時候，先把大拇指放在自己嘴裏，



THE DANCING WAITER
AT NICE

西恩的跳舞姿態

然後才分發手巾，我們都覺得不大高興。那個戴眼鏡的奇怪男人，他却不停的跟父親說中國話，他說懂得八千個中國字，他又用手指在桌布上很快的寫着，這使我們也有些驚奇！在這裏每件事都使我們有些奇怪。主人是從法國中部來的，而少女是生在麥達加司

加的。這是非洲的一個小島。據說餐室中的地毯值十萬法郎，但那洗澡間却那樣不行。每件東西，都像主人，經理，侍者那樣的不調和。對於那種冷火腿，我們當然可以原諒的，那因為時間已太晚了；但是全部的事情是使人害怕的，而那些人物，也有些覺得神祕，我們都猜想主人定是法國中部的一個農夫，在蒙特卡羅發了財，於是買了這別墅，或為旅館主人了。這個經理，是幫助他經營一切的友人，但是猜不透這位麥達加司的少女是什麼人。我們只

聽那旅館主人吩咐她帶麵包，水果，和做各種事情時，稱呼她是「朋友」。母親對於這裏的處境，更顯着坐立不安，尤其是對於那位跳舞姿態的侍者。她連咖啡也沒有喝，便和妹妹先回房裏去了。

當我們回房裏的時候，這房裏和先前我們離開時完全一樣，也沒有添牀鋪。我們去問那個女子的時候，她回答我們說，正預備給我們兩個房間哩。我們在洗澡以後，亞娜和我便到另一個房間裏去，那是一間更僻靜的臥室。我自語着說：「一切事情，都像在偵探小說的情形差不多。」第二天早上醒來，多謝上帝，不會發生任何的意外。

——阿荅作

在蒙登

蒙登這個城市，並不怎樣有趣味；但我們因為在那裏找到了好的住宅，所以便到那裏去的，但是要說這城市，實在一點沒有可取的地方。我們每天出去，只有到海邊去。那裏有人在殺死他們的病人；偶然我們也到市場上去玩玩，除了這些地方以外，便沒有什麼可玩的處所了。我們在一星期中，爬過了可以攀登的山，那裏也沒有好的戲院。有一次！我們聽到有一家戲院要演英國戲了，於是大家很興奮，正和鄉下婦人上都市一樣的興奮。但當我們到了

那裏以後。只見一羣羣年老的男女，進戲院來，簡直沒有一個年青人。這些我們且不要去管牠，最使我們失望的，却是表演的戲劇，完全不好看。

我們每天出去，在路上所瞧見的，只不過是些老年有綉紋的臉，好像在蒙登沒有一個年青人的。母親不快極了，每天一到下午，她便覺得愁悶得很，雖然太陽是每天高高地在天空中照耀，但這却毫無用處。我們沒有興奮的感覺，也沒有可以吸引我們趣味的變換。我們只有到蒙特卡羅去；趁了半小時光景的車子，到那裏了。父親想帶我去看電影。我們到了一座大廈前面，那裏門外還有電影廣告，我們以為是戲院到了。所以父親便走去向看門人詢問，這裏表演的是不是英國片。但看門人却誠實地回答說：「這是賭場呀！」父親一聽，忙即走開了。大廈門前的花是很美麗的，一切東西，也表示很奢華。母親費了兩個法郎才買到一隻椅子。是的，這是我們在蒙登時的一次優美的散步，但是比起在巴黎來，那是相差得太遠了。

一天，父親聽說在巴黎有幾個可以訪問的中國朋友，他就回來告訴我們，和我們怎樣動身到巴黎去的旅程。因此，我們付了三個月租金，而在蒙登僅是住了一個月；兩天以後，我們便住在巴黎了。

小蟹的死

在海水湧上來的時候，綠色的水，會變成白色的泡沫，而泛濫到沙灘上來。海水這樣不停的來回着，有時會帶些海藻，蚌蛤，和牡蠣來。這些東西，常被遺留在沙灘上，孩子們可以把它們拾起來，有時，牠們却被強烈的太陽光所晒死了。換句話說，牠們總不會有好結果的。也許，在百分之一的偶然機會中，海浪重複把牠們再帶回家去。

這天，太陽是很溫和，海水却是很寒冷，不但人們喜歡到外邊去，就是小蟹也喜歡。

不幸得很，小蟹却給巨浪捲去了。每一個波濤，使牠更飄遠了牠的石洞。牠渺小的身體，和牠的脚的掙扎，那是沒有作用的，牠不知道怎樣回到自己的家裏，結果便衝到岸上來了。

牠想到了牠的叔伯，牠的姑母，和牠的祖父，在這沙灘上的冒險旅行，但現在，牠自己也在這裏了。牠想到這裏，似乎更害怕起來，牠被催眠着了。但不多一會，牠重又被海浪的怒吼聲所驚醒；牠趕快爬向海裏去；但是，遲了，已經太遲了；使牠驚駭的孩子們的聲音，牠已經聽到了。牠偷偷地望了一眼，但剛巧和孩子們的眼光接觸了。突然，空氣一寂靜，牠已被執在孩子們的手中了。牠的肚子，被手指擠壓着，牠想運用牠的剪刀的武器，但沒有用

——牠太短了。現在牠被搖擺在空氣中了，一種白色的東西，關住了牠，但牠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啊，以前聽到的波濤怒吼，現在已成爲低微的耳語了。唉！在什麼時候，我始能回到原來可愛的石洞，在舞蹈着的海草中，再和親愛的蛤子哥哥，蝦妹妹談天呢？

在悶塞的白色籠子裏，牠覺得頭有些沉重和昏暈了。牠把眼光閃動着，但所能瞧見的，却是有限得很。牠的小嘴中，不停地噴着泡沫，在這種情景下，很難以找着牠自己村莊的影子。突然間，一切都沒有了，在牠的眼前，只有一片白色。震動和搖擺更顯得厲害了，結果，牠便昏迷了知覺。

牠醒過來的時候，覺得已不在白色的可怕籠中了，也許是回了家裏吧？牠的脚下，好像是有石子，但牠剛想走動時，才知道那是玻璃了。不，這不是牠的家。這水一點也沒有鹹味，牠歎着氣，仍舊坐在玻璃上。牠用盡了她的力量，想逃出這拘禁着身體的牢籠。但是她掙扎得八隻小脚已感得十二分的疲乏，那一對利剪，也疲乏了。不久，她便緩緩地入睡了。

在她第二次醒過來的時候，四周只是一片漆黑；孩子們的聲音，也完全聽不到了。牠想，這也許是牠逃走的唯一好機會吧？牠把四隻脚爬了又爬，不知怎樣，竟被牠逃出那玻璃缸了。這時，牠是覺得多麼的輕鬆啊；但那裏去呢？到什麼地方去呢？四周是黑暗的，家又在那裏？爲什麼那浪濤的聲音，完全聽不到呢？別管這些，我會安排我自己的！牠經過了許

多次的翻跌 走到有一些微光的地方了。牠快樂得很，便奔了出去，雖說牠已是十二分的疲乏，而且也飢餓得更厲害了，但牠都不管這些。然而，牠可以瞧見的光明，却依舊是人們歡笑的地方，這證明牠並沒有到海邊。於是牠又轉向到別處去。牠的頭是沉下了，牠一步步沒有目的地爬着，爬着，牠希望仍能爬到家裏。牠的嘴裏，又噴着泡沫。啊，牠又見到一線光明了，這光線雖然沒有以前那麼強。牠的腳還有一點力量，所以牠是爬上了高窗。但這却使牠感到驚駭和迷惑了。牠又被看不見的東西——玻璃——擋住了。牠又跌到玻璃上面了。唉，牠怎樣才能成功呢？牠的全力都已用完了，牠只得靜靜地躺在那裏，波濤打在石塊上的聲音，牠隱約地還可以聽到。但這小蟹却不再聽下去，因為最後的一口呼吸已斷了。

「可憐的小蟹呀，牠什麼時候爬到這裏來的呢？唉，死了，可憐的小東西！」

牠的身體，被擲進到一隻廢紙簍裏，但是牠的精神，也許已經回到波浪中的海藻堆裏去了！

——阿苔作

從法國南部到巴黎

這是一個很早的早晨。母親是第一個起身的，我們便也跟着起來了。我們吃完了早餐，

不久却見到女僕哭了起來。這天，是我們到巴黎去的一天，這是我們坐在蒙登花園中的最後一次了。父親看見一種新的花朵在開放，每一件東西都是美麗的。大約是八點鐘光景，魯意斯——這個女僕幫我們帶了行李到車站去。她跟我們到車廂中，而把一束花獻給了母親；她走來走去，顯得心神不安的樣子。再隔了一會，車子是要開行了，所以她走下車去，接着摸出一條手帕，向我們揮舞，其實，我知道她是要揩拭眼淚的。

魯意斯是一個年老的女傭人，沒有人和她在一塊居住，因此她禁不住要流淚。

車開行以後，我們感覺得很溫暖，所以便脫去了外衣，使身體舒服些。母親先是觀看窗外的景色，父親坐着吸烟，阿苔，妹妹和我在看書。我害了紅眼睛，父親替我買了一瓶洗眼睛的藥水，我喜歡牠，每隔一分鐘洗一次。我們到十一點鐘的時候，就已覺得餓了，但是沒有辦法；要到十一點鐘一刻才有東西吃。後來到了十一點一刻時，我們吃得很快，比平時幾乎要快一半。我們享受得很快樂；我們又在車上午睡。

似乎沒有人關心我們是到什麼地方去的，大家呼呼地睡着，睡得很舒服。一直到四點鐘才醒過來，又不停地把蘋果橘子放進嘴裏去，我們覺得疲乏得很。在里昂，我們下車吸了些新鮮的空氣，以後我們便吃晚餐。但在到巴黎以後，我們又睡着了。十一點鐘，天下着雨，父親引導我們到了一座壯麗的旅館裏。這天晚上，我們再不會見到什麼，但從父親的嘴裏，

聽到了許多“M. deleine”這夜，他說這個字眼，至少說了二十次，使母親對於這個字眼，感覺得頭痛了。

——亞娜作

法國的奇異習俗

我來到法國以後，見到許多奇怪的事情，那些在美國是見不到的。

法國人隱藏着他們的郵筒，時常把牠們裝在商店的牆上。

法國人做着長而大的麵包棒，落在街上，然後再把牠拾起來。

法國的老年人，走路時，拿着手杖，吸着短紙烟，慢慢地走着。

法國婦人數生丁（法國錢幣）的時候，總是一個個的數着，以防錯誤。

法國人在街上進餐；七月十四那天，又在街上跳舞。

法國常常毆打中國人。

法國工作的夫婦，常在星期日騎了腳踏車以娛樂。

我常見法國的老女傭人，兩三個在一塊兒走着談着，譬如說某人是幾歲，吃些什麼蔬
菜，這樣那樣的閒談。

在九月時候，十個女人中有七個是穿黑色衣服的。

我看見年老的婦人，坐在有輪子的椅中，由年青的男人推着走。

我到處看到裸體的女人，或馬的雕像。

我看見車子停在路中間。

在街上到處可以見到又舊又髒的屋子。

我看見一個年老的婦人，把麵包屑拾了起來，小心地包在紙包裏，又把紙包放進一個紙袋裏，再把這紙袋放進較大的紙袋裏；以後再把較大的紙袋，放進更大的紙袋裏。

兵士們常把兩手插在衣袋裏，慢慢地街上走着。

我看見沒有牙齒的婦人，用警笛賣報紙。

我看見法國的小孩，都戴着手套。

我又看見法國的母親們，在街路上打她們的孩子。

在星期一那天，我看見各種店舖。都關上了門，好像晚上一樣。

我看見菜館在星期日關門，爲了實行四十八小時的工作制。

我看見各國的人民，穿着他們自己的服裝安適地在街上走着；沒有像美國人一般，要從頭到脚的觀看他——像土耳其，印度等等的人民。

我們要付酒錢給電影院的看門人，和酒菜館中替我們開車門的侍者；假使不給他們時，他們便說。“Et Moi”。



他 們 在 路 上 便 這 樣

車站上的火車，是或早或遲到站的。
我看見香水的牌子，有「中國之夜」來代替「巴黎之夜」的。

我到處看到“Pedure Chinois”
我隨處都看到一對對的情人，在公園，咖啡館裏接吻。

我見到猶太人的新娘子，穿了結婚禮服在市街上走着。

我在舞台上看到裸體的女子。

我到處看到女人總是把臉孔化裝着。

我看到櫥窗中，有美麗的鞋子，那些在美國是看不到的。

——亞娜作

世界上最美麗的街道

巴黎人常常自誇着說，他們的愛里生大道是世界上最美麗的街道。那些理由，並不是完全由於這愛里生大道本身的偉大和壯麗。

我覺得最主要的原因，是由於那偉大的凱旋門。這凱旋門是矗立在那大道的一端，顯得偉大而又壯嚴。而在和諧的地面（*Pirce de la Concorde*），用埃及旗桿豎立起來，光線射過凱旋門的中央，平直地像一個屋樑似的，橫在愛里生的大道。

我雖說沒有看過整個的世界，但我將說這愛里生大道，真是世界上最闊的。不過，這些也無關緊要，而有關係的，還在於那些咖啡店和人民。

那裏有巴黎最華貴的咖啡店，他們僱傭着女音樂師，彷彿像一個音樂場所。咖啡店分成了室內和室外兩部分。要是星期日是晴天，那些咖啡店裏便擠滿了人。他們常在那裏消磨了整個下午。假使你要了一杯咖啡，你儘可在那裏坐着消遣，不管是多少時候。你可以讀報，讀小說，或是和知己的友人談談心。當你抬起頭來的時候，你還可以看到各種民族遊行的行列。最新的頭髮式樣，時裝，這些，剛在你面前走過。我已見過兩三次了，像花朵一般的少婦，伴着一個滿佈縐紋的老年人一同在那裏散步。一件新的衣服，決不會藏在家裏，只要牠

有機可以在愛里生大道上出現的話。那些咖啡店中，也坐滿着批評的人，而且還有許多特地來瞻望巴黎的遊人們。他們穿着最漂亮的衣服，式樣都是完全不同的。暹羅人，阿刺伯人。他們也常穿着他們自己特異的服裝，在那裏走着。女孩兒們似乎帶着羞怯的態度，有時也有中國人走過，但英國人却是常常可以看到的；其實究竟是英國人還是美國人，我却不得而知啊！

我們還不會十分法國化，坐在咖啡店裏，不上半小時，便站起來走開了。我們立刻便變成了被觀看的人。有一次，我瞧見幾個很快樂的人，乘坐着一輛三十年前的舊式車子，那車子是很高的，前面的兩盞車燈也很大，他們把車子駛到停自備汽車的地方，許多人都跟在他們的後邊，還有些人從座位上站起來，來欣賞這快樂的刹那，真是充滿了滑稽的意味。

室內咖啡店另有一種不同的風味，有幾個坐在靠外面的前排，他們能夠享受室外室內的兩種景象。我們最喜歡的一家，是叫匈牙利亞咖啡館，這裏有一羣女音樂師，約摸有十五個光景，穿着顏色美麗的衣服，臉上塗滿了脂粉在奏着音樂。她們所奏的，大概是匈牙利亞的舞曲。和同類的音樂。我們常來欣賞，有時候一般愛玩笑的人，會起來唱唱，跳跳，但我却不高興這樣。

七月十三那天傍晚，我們乘了無蓬的敞車經過愛里生大道，我們看見在車子的前前後後

後，右邊左邊，都擠滿了車輛。夕陽從凱旋門後面降下去，使凱旋門也成爲一個黑暗的輪



咖 啡 店 小 景

廓，駛過「和諧之地」，便清清楚楚望到 Tullyery 和 Louvre，那種偉大的景象，真是值得讚美的。

再有一次，父親對我們說，要我們四個人不看路牌，而把愛里生大道拼出來。這字的拼法和讀音都不同的。我們中沒有誰拼對了。我拼得最像，只是把 Alises 的末尾一個字——S 忘記了。

我很喜歡愛里生大道。不過我感覺得太奢華些；同時在那裏也覺得這世界是太舒服了。你會忘記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除了你眼前的印象以外，其餘一切都將消失了。

這是物質世界的浪費；也是太會享受現實的表現呢！

——阿荅作

我們到孟麥梯去

這是一個美麗的晴天，我們應當出去走走的。要不然，在巴黎的第一個春天，將在無形

中消逝了。

因此，我們決定到這個教堂裏去。妹妹問到什麼地方去，父親就把地方告訴她。但是她却不會想到那是一個好玩的地方，所以她只是向父親勉強地笑了一下。真使父親有些不快活了。

我們趁了汽車，大約駛了十五分鐘光景，已經到那裏了，我又慣常地患起頭痛病來了。當我們下車的時候，我還覺得有些昏暈。後來我們到了天堂，那是他們這樣叫喚的一個地方名字，但這却不是一處曠野。

我們走着，走着，很久才走到那裏。父親說他到了歐洲，便成爲一個宗教家了，但事實確是這樣，只有許多教堂比較來得有趣，來得好玩。

當我們走進教堂的時候，母親輕輕地向父親說：

「語堂，把帽子脫下來吧！也不要吸煙。」

我們進去以後，瞧見許多迷人的東西。我告訴你第一件事是這樣。

那裏有一張地圖，據說是耶穌使用過的，看起來確是很舊的了。另一件東西，不是奇怪，却是很美麗。在聖像前有許多臘燭。教堂是黑暗的，但燭光却明亮得很，這樣襯托出來，真成了一幅美妙的畫面。

「現在，我們又生活在這世界上了，那是中古的世界呀！」

父親出來以後，便這樣說。

我們便一停步，便有賣長生果的來了。假使你回絕了第一個，但第二個却立刻會跟上來。因此，我們買了一法郎，怕再有別的小販來吵擾。後來我們一嘗滋味，覺得很好吃，於是便又再買了兩法郎。

父親在走向下面的時候說：「我們爬上來時很困難，一定把身重減輕半磅了；但如果向下走去，那正相反，我們又把損失的半磅，重又得回了。」那是沒有意義的，我們都知道，但也沒有人說這話究竟有什麼錯誤。父親跟我們四個女性爭辯着，實在誰也證明不出他有什麼錯誤。但父親的話，確實沒有錯的，在爭辯以後，父親把事實告訴了我們，於是我們也都滿意了。

——亞娜作

請讀宗光出版社發行的：

苦兒義狗

洋裝一冊 實價五角五分

內容豐富，描寫動人，兒童讀物中之傑作。

我們的看門人

她無疑的是一個滑稽的人物，她用她的棕色眼睛平射着瞧人。她每天總穿着她的淡藍色很不整齊的襯衣。舊的棕色帶子，鬆鬆地圍在她的腰間。她的鞋子是鬆鬆的室內鞋。我們可以說，她是在巴黎被我們第一認識的法國人。

我們每月付她二百五十個法郎，買她臉上的笑容。這代價是比一般高的。我們一下樓去時，便見她的闊臉上的笑容。「Ella, Bebe, Bonjour」她對我們客氣而友愛的，雖說她的聲音是很粗糙。我們可以想像出她在街上口角或爭吵的姿態來。我們從天井裏可以聽到她的煩鬧的聲浪。她或在天井中洗擦石磚地或僅只同她的同伴閒談。但是我們常可在第二層樓聽到她的聲浪。

我們每天見她穿着襯衫，不管是在外邊馬路上，或用電氣清潔器在辦公室的地氈上工作。她總是這樣的裝飾。我們對她笑，她也對我們笑，大家很和氣。有時信封上郵票貼得不足，她先替我們付出了。當我們回來時，她會開了門歡迎我們，且述說我們欠她幾個蘇（法幣）的郵票。假使我們身上有零錢時，便給了她，但如果沒有，隔一刻鐘，她又會上來索取了。

假使我們多給她幾個蘇，她也毫不遲疑，愉快地收了。

她的丈夫在前幾星期生着病了。一天，他突然的坐在辦公處了，但仍是不能走路。他是十足的法國典型人物。輕快而又幽默。他也常帶着笑。他似乎比他的妻子文雅些。他常在電話機附近閱着「這夜」或「巴黎之夜」。他倆很好的在一塊。

好啦，當我們通告退租時，真相便畢露了。每月不再付了二百五十個法郎，當然我們便不再見她有笑容了。這婦人顯出了她的真面目，直率地望着你。但那男人，當我們走過他面前仍是笑着，似乎很不介意，這樣，我們便離開他們了。

——阿荅作

比利時修道院參觀記

我們在比利時的假期，除了在車上的第一天和最後一天，一共有五天。除在布魯林爾住了一天，其餘的都在鄉間。一天A先生用了他的車載我們去參觀在比利時修道院中，一個著名的中國和尚，在路上大約駛了半小時，經過了一條在美麗的森林中的大道以後，我們已到了聖安得烈修道院了。我們下車後，見到一座紅磚的新建築物，假使那裏沒有禮拜堂的塔和出進的和尚，我們簡直看不出這便是修道院。A先生進去後同了一個和尚出來。他是一個良

好而暢達的人，從他的黑色衣服上看來很嚴肅。他告訴我們這時正在做禮拜又問我們是否要去看看。我們同意後便跨進教堂門。這是一所新教堂，大門在教堂的左方。前面有一片空地。而這小而圓的空地上有一蔴管形的房頂用幾根木柱支持着。那裏便是教堂了。裏邊的座位分爲兩部份，一半是給外邊人的，另一半的座位是爲各個和尚對坐的。這是很光亮而具有色彩的建築。當太陽照耀時，便沒有舊教堂那般的陰黯。我們坐在第三排，而這位和尚的職務是招待客人的，他和我們坐在一起，向父親解釋着各種事情。不久，和尚一對對的進來了。他們都穿了黑色衣服，似乎很莊嚴，他們在神龕前跪了一下，才到他們的座位上，當大家坐下後，他們戴上他們的頭巾，或帽子，那是連接在道袍上的。在外邊人席上，也有和尚。但服飾是不同的。他們所穿的是棕色的袍子。腰間束着一條法蘭西帶子，他們的頭上只有一圈，一吋長的頭髮，其餘都剃去了。腳上沒有襪子，只穿了草鞋，他們也穿網球衫，我看他們的樣子，似乎會跌倒的。

座中還有一種和尚，是多密屈克派。他們真是做宗教工作的，他們的修道院在非洲，現在剛是告假回來。他們身上穿着白袍和戴着一頂大而黑色的帽子，因爲在非洲穿黑袍，是太熱了。

這時我見有一件奇怪的事情，那位知客僧只是向父親低語着，解釋各種的禮節。和尚平

時是戴着帽子的，但是在祈禱時有種語句，是上帝說過的話，他們便即刻除去帽子，表示對於上帝的尊敬，說完以後，又把帽子戴上。在這祈禱中，我又看見有些和尚突然跪下，意思是做了錯事開始懺悔，以求上帝的寬恕。那裏的和尚又作連環的擁抱如甲抱着了乙，乙抱着丙，丙抱着丁等。以表示和尚間的友愛。

早上十點半到十一點鐘他們便祈禱完畢了。這時間不很長，在退座以前每個和尚再到神龕前跪一次。當他們走過時，我看見他們的頭上有兩條細線，似乎是火燒過的，沒有頭髮，父親問這和尚，據說這是上帝的奴隸的標記，正如希臘人對於奴隸的標記一樣。他們進修道院不到三年，是不用火燙的，在這三年中假使他受不慣這修道院的生活，他可以隨時回俗，三年後，他決定修身為和尚時，使舉行平伏於地的禮節，以表示他絕對服從上帝了。

知客僧又告訴我們，和尚每天不准談話的除非是有極需要的事情時。（當然，他是一個例外。）但是中餐後的半小時，是破禁的，他們可以到樹林中去散步談笑。

一個和尚有要事要和另一個和尚談話時，便說「嘻，」意思是「喂，」而另一個把手指放在口上，意思是問：「是不是你要同我談話嗎？」這談話是要儘量地簡短。在經過禮堂時我們看見幾個人說「嘻，」而其他幾個把手指放在嘴唇邊。

這是很有趣的。後來他引我們到一個十分優美的會客室，告訴我們暫時等候一下，他去

通告陸神父而請他來。

陸神父進來時，我們都站了起來。他是短小健全的人，他常常笑着，他喜歡看到中國孩子而有機會說；「中國話。他已六十以外年紀了，但看起來還不到。他的名字是陸徵祥，他是民國二年的內閣總理。我想他曾任，駐瑞士的公使。他告訴我父親全部的歷史及他進修道院的原因，他的妻子是比利時人，在她不幸早死後，他覺得自己的寂寞。他沒有兒子，父母也都死去了，由於他妻子死前的感化，他便到這比利時修道院中來做和尚，自他入院以後，他的健康和愉快是增進了不少。他和這知客僧一同學習拉丁文。陸神父自愧他仍說帶上拼音的官話。這我覺得很奇怪，一個內閣總理會變成和尚的。父親問他，會否同中國朋友交接，或在那一天會回祖國嗎？他笑着說；他會寫信給他的朋友，也許有一天想回到祖國，住在四川的一所修道院的分院。談話後，又去參觀了這院中的學校教室，在網球場上是多密尼克派和尚（傳道使節）在玩網球。每個球場都滿着。他們奔去拾球時他們的長闊的白跑以及頭上的黑帽飄動得很滑稽。他們在歡呼的時候，似乎很滿意，但是這確是一種滑稽的現象。陸神父和知客僧說他們禱告得越起勁，他們也玩得越起勁。但我們直到現在還不會了解歡娛的緣故。

教堂鈴聲響後，他們去吃午飯了，父親和A先生走進普通的膳堂。那裏有二百多個和尚

坐着，母親同我們走進一間小膳堂，一個和尚進來帶給我們酒和湯。第二碟是素豆烘牛肉和蕃芋羹。餐後的點心是巧克力布丁，母親驚呼說：這些和尚和中國的和尚相比較真是幸福得多了，他們有酒和牛肉吃。知客僧告訴我們說一星期中有一天他們吃蔬菜的。母親說：「很好，很好。」但他們的蔬菜中，却也有魚鴨或鷄的，因為那些是水中的動物，魚是在水中的，鴨也是在水中的。既可以吃鴨，鷄鴨同是家禽自然也可吃鷄了。母親聽了答道：「啊！這樣的。」

午餐以後我們在另一個大的會客室裏飲咖啡。父親說在午餐時，不准談話，所以刀叉的聲音似乎分外的響，每餐輪流有一人在讀一本書。因此父親想，在修道院中進餐時，每個人確可以得些書本的知識。

陸神父給我們三個金質品，作為紀念品，他在給我們的前先祝福着，在下午二點鐘，我們帶着感謝的意念和一種陌生的情感，而離開了修道院，雖然我們不能享受到他們的生活，但很歡喜聽到他們的行動。和尚說他們把這修道院作為他們的家看待了，而這些和尚應該互相當做家屬，否則生活豈不將感太單調了嗎？這是我們旅行到這修道院的印象。

父親在法國人店裏買一架收音機

「還沒有預備好。」這是一句法國人的口頭語。但有時却是廢話。

一個月前父親妹妹和我走進了一所法國人的收音機店。父親說我們可以買一架收音機，所以他告訴店中的職員送一架法國製的到我們家來試試看。我以為七點鐘可以送來了。然而直到八點鐘，才送來了一架收音機，那送貨人還說「準時，」又向父親伸出了手索酒錢。我們試了又試。但沒有人來拿去，連來問一聲喜歡不喜歡的人也沒有。所以父親再到店裏說他要一架美國製的。於是付了一千法郎把東西購定了。購買時是說明五月二十日送來的。但父親打了許多次電話告訴他們日子已過了多天了。結果他們說「星期三，無疑的，一定。」可是星期三又過去了，一個中國人便開始忍不住這延約。父親，好像賣東西給他們，走進店中說，「可否請你送來？」「是的，今晚七點三十分。不要生氣，我們已預備好有兩架美國製的請你揀！」這話是不錯。但沒有人還相信法國人。母親說何不取消這交易。但麻煩的是一千法郎已在他們手中了。

「明天可以預備好，價格，裝置一切都O.K.」「一切都O.K.」這是多麼有力的語句！

「鈴——」鈴聲在十二點鐘響了，我們以為還準時，只遲了二十小時。一個人走進來，

但你得到的是什麼？只是另一架收音機給我們試聽而法國製的一架仍在我們的家中。

「好了！」這法國人說時，脫去了帽子。正想預備走了他對於他所做的似乎已滿意了。「但是多少價錢？我定了的一架在那裏？」「定的一架隔兩天預備後送來。你可先聽聽這架 V. S. 收音機隔兩天我會告訴你價錢的！」

好了，他又不見了，但假使我們不知道這價錢那末試聽有什麼用。我們怎能決定呢？

日子是明天。但沒有人相信他會來。（過了多時，也沒有收音機送來。）

「法國人是善於談愛善於服裝的設計但不善於經商！」父親喊着說。

——亞娜作

「我們還買了一架鋼琴那人是準時的，但他們來時有一種可怕的氣味！」

——妹妹註

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

今天，據傳說是牛郎織女節。著名的故事中說過，這一對情侶一年一次在橋上相會，假使在這七月七的夜晚你靜靜地坐着，你能聽到他們的談話。我記得三年前的王媽常是坐着把故事講給我們聽。這一天她會告訴我們牛郎織女的故事。

但是今天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迄今已逾一年，中國境內的戰事，日子過得多麼快。我記得去年的今天，我們是在紐約，驚奇着戰事的發生，而現在我們是在巴黎，戰事還不會停止，而巨更是厲害得許多了。這不是巧合嗎？兩件事會發生在同一的日子裏。

現在我再講牛郎織女的故事。

據說有一個工作很勤的牛郎，娶了一個織女。上帝看見他們既美好，又是勤儉的人民。所以把他們昇了天。

他們認為天上的世界上最美好的了。因之織女便不再去織布，而牛郎也讓他的牛獨自去吃草。上帝看見他們發生了這樣的事情，便再把他們送回到地上，只能在每年七月七日到橋上相會，其餘的日子他們都要勤於做工單獨生活。（這橋是由羣鵲飛集而成臨架於河上，鵲造這樣的橋爲了同情牛郎織女的遭遇）。這天——今天——他們相會，哭訴離愁，是得上帝的允許的。王媽喜歡講這樣的故事因爲她相信有這事實的。

——亞娜作

七月十四日（法國國慶日）的早晨

這天早晨，我們起身最遲。因爲昨夜睡時已不早了。起身後，我們預備去看閱兵，所以

大家都出去，路上人已很擠，幸而我們還找到幾個椅子，每一個的價值是十個法郎，我們佔得了四個，我們都站在椅上因為假使坐着是看見不到什麼，但我們站着看確是正好，我們看見離我們很遠一羣羣的人，騎着馬的，步行的，以及音樂隊。還有許多坦克車，却是漆着青灰色以避敵人的偵察，坦克車邊有兵士。他們穿着鉄盔藍衣，他們似乎正預備開戰正如在甚何的瞬間都會猝加攻擊的。頭上是飛機，他們的飛翔聲正如雷聲，鴿子是嚇得亂飛，還有大砲及各種的鎗。

我看到這些東西而想到了「這些什麼用？」「殺人，」他們告訴我們怎樣殺人，於是我們想到中國的戰爭，坦克車旁可怕的戰士，我想到從飛機上的投彈以及各種武器的動作。一排排兵士的殺死，在這檢閱中各事都是威武，但也是可怕的。假使你想到這些是什麼用的，他們是「殺人示威，」宣示我們什麼是戰事，這便是我們的世界！

——亞娜作

鳥市場

昨天我們到巴黎的小鳥市場去看鳥，當我們走進市場的當兒，我們就存心想買幾隻的，但不知道買那一隻或那幾隻好。

我們慢慢地走着，觀察着每一隻在歌唱的鳥，後來碰着有人招呼我們，告訴我們一對紅頭鳥的價值。那些是關在籠中可愛的小鳥，我們問他六隻的價值。他說是五十法郎。許多人注意着中國人怎樣會講法國語，怎樣會買鳥，大家站住了望着妹妹。父親的本意帶着鳥籠未必不雅觀。但再一思索以後，我們決定散一會步，再來買，以免累贅。

所以我們又再慢慢地走着。父親是喜歡顏色的，看見了顏色鳥，他便凝視着。

現在見了一對顏色美麗的鳥了，從頭至尾各色都是不同的。而且美麗地配合着，父親凝視了很久，最後問這鳥的價值，但太貴了，要一百五十法郎一隻。

父親對於這種費用，向來是不吝嗇的，他常思忖着由此所得的愉快，和所出的代價比較，只要他覺得值得，他便買了它。父親想了一會，覺得假使是兩百法郎一對他便買它，但是那人不願此價出賣。所以父親只得又回到三對買五十法郎的地方。那些也是美麗和整潔的。但和另外的兩隻相比較，自然差得很遠了。結果，我們決定買四隻，給他們三十五法郎。

可是那時父親像有些不滿意，因為沒有美麗的顏色，雖說這些也是有顏色的，可是並不多。父親又還希望有一隻會叫的鳥。能學各種鳥類的叫聲。父親的願望也是我們所同意的，我們也喜歡有一隻善唱善叫的鳥。

所以我們走過了這店，再到另一店或可以說是另一市場。那裏有一隻鳥，唱得很悅耳，代價也要一百五十法郎。父親問他最低的價錢，他說至少要一百法郎，父親還他八十，他却沒有答應。

後來在一個狹小的地位中，發見另一隻善唱的鳥，代價只須四十法郎，阿荅很小心地注意着她知道如何能節省金錢，她希望父親放棄價值一百法郎的一隻，而注意這價廉的一隻。父親與那人略一論價後，他轉過他的頭，看到這價廉的一隻。這鳥並不是善唱的，父親認為，牠只是刺激性的叫，而不是悅耳的歌唱。

但父親對於那一百法郎的一隻，確實冷淡些了，結果，總於買了價廉的一隻。因為隔了一會以後，牠婉轉地叫了，我們也稱牠為善鳴的鳥了。

等我們重又回到那對美麗的一對鳥市場的店主前，但那兩隻美麗的鳥已售去了。因此我們只帶着五隻回家。當我提着籠子時，鳥叫起來了，於是引起一羣人圍着聽，我覺得我是要被圍於人羣中了，所以便把籠交給阿荅拿，而自己走向爸爸那邊去。

我們到了家，把籠掛在鋼琴上，而這鳥叫了又叫，直叫到天黑。那兩對却各躲在他們的枝條下，緊緊地握着枝條睡去了。

但這隻善唱的鳥，是我們最愛好最寶貴的，但鳥也是孤獨的，可憐的小鳥，它從這枝跳

到那枝，又是獨孤地睡着，但是後來我看見一隻小鳥偎在牠頭頸下，看上去像父子兩個，於是我覺得這五隻已成爲一個家庭似的了。

今天一隻紅色鳥飛去了，牠的妻子或牠的丈夫單獨留着。牠在嚶噯地叫喚飛去的鳥兒歸來，而且連這隻善唱的鳥，也幫助着叫牠歸來。但是這是無用的了，牠早已飛向天空，誰也不知牠的所在了。我看飛去的一隻也許是雄的，那末我們現在剩下來是兩雌而一雄了。

我去看看剩下這隻鳥，啊！是的，牠是一隻可愛的，但牠却逃去了，我覺得很難過。但另一方面，我又覺得飛去的是「牠」而不「她」，似乎又有些欣慰了。

——阿荅作

小鳥的死

我的父親，並不是兇手，或是像兇手一類的人——他是一個著作家。

這隻小小歌鳥的死，却是一個悲傷的故事；而你們也必定會覺得有趣的。

在十一月十二日的早晨，父親起身最早，他去觀看這隻優美的歌鳥和他的新伴侶，這丈夫正用嘴來咬他的妻子，這是多麼不幸的一對呢？

父親，想給這鳥丈夫一個教訓，他於是開了籠門捉住這鳥的丈夫。但是當父親教訓畢

時，却使他大爲驚異，這小鳥是死了！父親立刻用科學的方法，運動他的翅膀，想給牠施行人工呼吸。但是……沒有用！

當我們聽到了這件不幸的消息以後，大家都很悲傷。

但是他僅是一個作者，想矯正這種事實——鳥是死了，——父親是傷心的——其餘的家人也都有些悲哀。假使任何一個不認識父親的人，必也許誤會父親不是好人。但是，不，父親並不是想這樣做的，父親對於小鳥的死也很悲傷的，我覺得父親的心裏，不知會發生怎樣的感覺？這一定是可怕的感覺，但這並不是他的錯誤。譬如倒翻了一杯牛奶，燒焦了五六個的麵包，新衣服的前面滴了墨水跡，等等。這樣的事實在人們的心理上是不足深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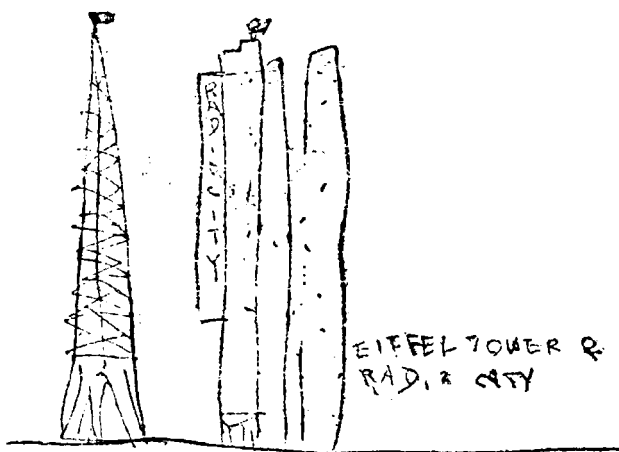
父親是並沒有受到譴責，但他的心裏，却更痛苦，那是我們從他臉上的表現就明白。父親常說與人爭辯不必解釋，但這一次他覺到需要解釋，所以他說了許多次，他說他必是把鳥的頭頸握得太緊了，而鳥是如此弱小的，他的手指却過分有力了。

喪禮是由妹妹和母親主辦的，母親幾乎哭出來了，結果這隻可憐的小鳥，總被擲在垃圾桶裏。

無線電城和埃發爾塔

很久以前，我們早已聽到法國的高大建築物。現在我們已到這第八十層樓的所在地了。這是一個和暖的晚上，F先生與F夫人帶我們去乘地下車到第五十街。我們出來後，便到我們要到的建築物目的地。F先生買了票，我們便到迅速上昇的電梯中，那是快樂極了，假使你不把嘴張開，也許會損害你的耳朵。我們在第五十九層樓上換梯，而到另一個擁擠的電梯中，一分鐘的時間便到了頂上，我們跨出來向外邊走，當我們向下一望，真是行人如蟻，車輛比玩具的還小了。這街是明亮得很，但小得像一個匣子，那燈光也很小，當我們向下望時，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巨人，一個上帝從天上望到地上，我是變得很大了。但還是世界是變小了？我們又見到巨大的紅光在照耀在閃動。這可是太陽，不？這太陽照耀到世界，也許是可能的。一會兒以後母親把我驚醒了，她說我們下去吧，「下去？」我說，於是我們便下去了。當我們下來後，向上一望而覺到「現在我是成了螞蟻了，同時在上面的人也好像是螞蟻在地上的像是上帝了。

好了，我們有一天又到了埃發爾塔上，那是三角形的，那裏沒有駛得很快的電梯，但有幾種車輛載我們上去。這是比較冒險的。每一次的昇高，我却覺得有些可怕，直到換了三次



無 線 電 城

車後，我們才到頂上，那裏遊人很多，風也很大，這時我覺得好像一艘在航行中的小船，這建築却似乎是一種岩石。我們向下面一望，我們的手便發冷起來而我們的腿也痠痛。正好像我是攀緣上來的一樣。接着父親領我們到更高的部份，那是最高的了。那裏有一面法國旗在飄揚。我們買了一個小的埃發爾塔的模型，還不滿一吋高。我把我的手放在頂上說：「我在這裏呀！」妹妹却把它插在衣襟上了。

——亞娜作

在彭非大學

止。在星期三的下午，我們的父親帶我們到這裏，我們覺得有些悲傷，爲了要與父母分離一個月工夫。但當我們見到這可愛的地方，我們便又喜歡起來了。妹妹有點不舒適。我們帶她

參觀彭非大學以後，我們再決定到那裏的行

到教師那裏，於是我們同着倍爾羅茜以及別的女孩在晚餐前後去划船散步。在夜裏房中是很熱得可畏；我們睡時不蓋東西，我們現在不十分想象，但隨心所欲的遊蕩。下一天的早晨太陽光照醒了我們，後來鐘聲響了，亞娜爲了起身太遲而煩惱，可是她還起得太早哩。我們看着妹妹而她還未怎樣習慣和熟悉，我們問她時，她只說「好的，」「是的。」她必定在另一所房屋而感到寂寞。法國人比美國人來得輕快。美國人太認真而法國人太隨便。他們對我們都不很注意，從九日到十一日，我們同着倍爾羅茜，還有幾個學習我們法文功課的。亞娜和倍爾在池中游泳，羅茜和我在湖中划船，天氣是很熱。妹妹和亞娜在湖中是很快樂的。妹妹早晚要在湖中玩。教師對於新生不大關心。妹妹不會說法國話，所以不能和其他的孩子一塊玩。在下午亞娜和我去遠足。在車上是很冷靜，這旅行不甚興奮或愉快。我們參觀了瓷器博物院。那裏有許多中國的碗和花瓶很華麗，後來我們行到日本花園，我們本不願到那裏的，但總於去了一次。最後我們趁了小船從聖方到我們的聖母 Notre Dame，倍爾和羅茜，亞娜和我沒有一個帶錢的。我們四個坐着很口渴。這是很困苦的。大約到了八點鐘我們才到。在路上，我很想念妹妹。有幾次的樣子好像要哭，但還好，她沒有哭出來。晚餐後，我們去看妹妹。她已睡在床上，看上起很難過，我也不覺感到一種寂寞的感覺。我猜想這或許是爲了起初的幾天緣故吧？

這夜使我很恐懼。當我們睡下的時候，便雷電交加，傾盆大雨了。這聲音很是巨大。我想妹妹也一定受驚了。在半夜時分又是一陣大雨，但我却已睡着了。

今天起身後我希望天氣會涼爽些，但依然是這樣。我們學法文課。那很容易。後來接到父親的來信告訴了我們一切。妹妹也來閱讀這信。她說她要寫信給他們，她立刻動筆寫了。今天她似乎快樂些，她除問答以外也講別的話了。她說她喜歡和我們在同一室中。這是很自然的，因為我們都喜像家中的一樣。午餐是很精細。我們的父母沒有照所說的給我們電話，妹妹覺得有些失望。這裏的女孩子有許多不同的國籍。有幾個是很美麗的，但是他們不常和我們談話。（而我也不能責責他們。）

（八月十日續）

在星期日的下午，母親和父親同着朱先生來看我們。我們不耐煩地等着。因為說是三點鐘來的。但結果却來得很遲。當一個人和他最親愛的人分離了，那便不會想到他的錯誤或過失，但常是他的優點而想像他為完全的人物。這是很滑稽而也是我所覺到的。我們坐在室中談到各種的事情，兩方面都講。阿錦（我們的女僕）和阿昌的羅曼史漸趨成熟。母親談了一大片關於她結婚的事。父親買給我們三枝可愛的小鉛筆而母親買給我們橘子和糕餅。在他們的面前我們每一分鐘都享受着愉快。後來我們在花園中散了一會步，他們便回去了。我們真

的並不悲傷，因為我們已預備好了星期出去！好了，就是這樣吧！

阿英和阿荷說前天，昨天或今天要來，但他們沒有來。或許今天他們會來。前天晚上在桌子邊，教師和我談起中國和其他的一切。而她還不知道中國是一個民主國家，直到我告訴她才明白。

昨天晚上，是消遣得很好而又愉快的。整個的上午都下着雨，到下午，和傍晚才晴朗，因此你可想像到黃昏時的空氣是怎樣。我同着一個名叫泰妮的女孩散步，她也是十五歲。人們的談話是需要設想題材的，但是和泰妮的談話只是說說談談毫不費力。我們談到各種的東西，她是坦白而容易交接。

阿英是前天來的。她包着頭巾，看起來很優雅。昨天下午我同她玩，她剛學會網球；所以我們只是忙着拾球。

我漸漸喜歡教師了，她是很好的。今天下午他們出去參觀花氈的製造。我們沒有去，因為同着一大羣人去，常只是等候和匆忙吧了。

(一九三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昨天是母親的生日，我們沒有去慶祝。今天我同着梅勒和幾個小孩去遠足。起初聽說到多門去，來回有九公里路。我有點怕，因為這樣要十分疲乏了。後來教師說我們可隨便回來

我就放心了。今天是很好的散步日子，既沒有太陽也沒有風，在路上有一堆堆美麗的蘋果和生梨。爲了和梅勒在一塊，我們不能享受路旁的水果。這路很容易走，在路上遇見幾個無賴遊民，很醜陋，頭髮也很蓬鬆。他們問我們要不要讓他們讀手中的詩。一個年老的乞丐婦人坐在草地上，奇怪地向上望着。她的臉上顯出是久經風霜的人。

不久以後我們便回來了。那時大約下午三點半。愛莉妮——一個白俄女孩，她在回校後，便引我到她房中，告訴我我要在她的紀念冊中寫幾行字。我在長途跋涉以後想不出什麼寫什麼東西，所以我把牠帶到我的房裏允許她等一會再寫，後來我便寫了這幾句：（中英文都寫）

「我的國家在遠東，而你的國家在北歐，我們都在這彭非學校相會。豈非是奇事？」

我怕寫紀念冊，因爲我不知道寫些什麼好，尤其是一個不相熟識的同學，也許和她相聚只是很短的暫時。我不能寫「希望我們的友誼永久不渝，或是不忘記一塊兒短而愉快的日子，」因爲我們是註定要相忘和分離的。當然自署於老朋友是優美的，但若僅讀了些朋友的讚美頌揚自己的文章，那些有許多是不像他們聲望那般的確切真實，那便奇妙了。好了，但我也寫了虛妄的一個。

九月三日——二十八日

在某一天（星期四早上）七點三十分我被喚去接電話。父親來叫我們當天回家，因為母親到倍思去後他很寂寞。妹妹亞娜和我都喜歡當天就回家，不要延遲到明天。我們把各種都收拾起來。不到一小時，我們很愉快的到了家，雖說我們沒有見到母親，但她會在一星期中回來的，我相信。

——阿荅作

倫敦

在倫敦我第一次穿上長統襪。你得明白，我所帶的短襪不夠，所以只得向阿荅借長統襪，那是要用襪帶的。於是我便用父親的襪帶，幸而這些是看不到的。

這是滑稽的感覺，我感到像個半成人了。這是像在一羣大人中而得長大了些。不管怎樣我歡喜穿牠。這好像聖誕節的長統襪，穿在我的腿上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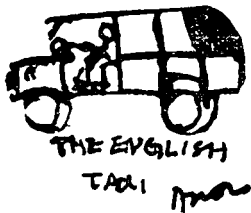
好了，我想我似乎有點瘋狂了。只在談我的長統襪而不談倫敦了。

但是現在我就開始敘述倫敦吧。

我們真是很例外的人。只在十分鐘中，便決定到倫敦去了。這是要在特別迅速中，收拾好行李的。

這夜，我們便動身上倫敦了。我們乘着輪船渡海洋去的。你可知道我們三個都吐出了我們所吃的東西，而父親又在另一間裏？所以可憐的母親只得起來給我們忙碌着。我們都沒有好好地睡，在半夜中，想到母親問阿荅的話：「阿荅，熨斗用後，你把塞子取去了嗎？」母親是時常想到這些小事的。

在下一天的早上，九點鐘光景，我們到倫敦了。除了父親和妹妹。大家都患暈船病，我們到了朋友所介紹華美的旅館，洗了澡，倒在床上便睡着了。直睡到下午二點鐘，才恢復了夜裏的痛苦。



英 國 於是我们散了一會步，而到蠟像博物院。
真奇怪。那裏有希特勒，羅斯福，墨索里尼，喬治六世國王以及其
式他偉大的男人和女人的像。但有些人都不十分像，他們把温莎公爵和公
車 爵夫人脫離了王族。他們所製的辛博森夫人很胖而醜而又是那麼短小。
輛 下一天我們照例地去拜訪大使。我們在那裏晚餐。

拜訪以後到聖詹姆士宮去看衛兵的交替。

他們像鉛兵那樣戴着大帽和穿着紅衣。他們也有音樂隊。

此後我們去參觀維斯命斯德寺。我憎惡那裏的石棺材。但那裏很多這樣的東西，地下到

處都有。

不過，當有人問我，「你到過維斯命斯德寺嗎？」我可以回答「是的」了。

下午下着雨。我們到倫敦橋想唱「倫敦橋是毀了的歌。」但我們沒有唱。

後來我們去看王冕上的珍寶，你知道，那喬治六世王冕上的金鋼鑽嗎？但不幸而已關門，母親和我們都很失望。

後來我們去吃茶。我們想不到這是英國茶，我們喝得很少。

此後我們去趁「地下車」，這車子和美國的地道車差不多。我們歡喜牠，那是可趁自動電梯下去的。你以為我們真是中國人而享受牠的嗎？

不過，我喜歡英國的地下車，覺得牠比美國或法國的好些。美國有很多複雜的聲音而法國的則有一種難忍的氣息。

第三天是星期日，我們到史高脫去進餐，那裏的食物很精美。然後我們又走到閱報室。對我印象十分好。我非常喜歡牠。第二天我還問阿荅說：「那閱報室很好，是嗎？」她也一定說：「是的。」我每次所問和她所答的總是一樣的。

昨天——第四天——是最後的一天，我們再去看王冕上的珍寶。這次我們進去了，那金鋼鑽有半個鷄蛋般的大。

動物院。

這天夜裏，我們便回來，那海是很平靜的。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在今天早上又回家了。
「或東或西，總是家裏最好。」

希特勒

我們沒有學習過外交家的詞令。我也不想到德國去。所以我敢坦白地說希特勒究竟是怎樣。他是一個說謊者，一個玩撲克者，一個瘋人。假使希特勒的母親不生希特勒，世界或許是平靜的。希特勒有一次謊言戰爭，而使父親停工五天。這五天的工作可賺一百塊錢。這一



THE GUARD

在下午我們到動物院，我們看了許多的動物。但你必早已知道，英國老虎有四隻腳，獅子也是這樣。魚在水中游，而獅子不會溺水。你士不需要我再談這些了。但是不管怎樣，我要告訴你的，是我們到過了

——亞娜作

特勒所生的小希特勒。那已是全世界十六分之一的人類了！



Doro Lins

百錢可以捐給中國政府。有一個「希特勒」式的人在世界上，世界將發生第二次大戰。將會死傷一百萬人。

希
想——想一想，在這戰事恐怖

特
期中而致停工的將有多少
人？以最低限度講——一千
人。讓我們拿一千的數目，
來乘以每次死傷的一百萬

勒
人。假使我們計算是不錯，
那末要死傷十萬萬人。所以
阿多夫希特勒先生會殺死十
萬萬人類——還未計到這希

——亞娜作

希特勒和我們玩了一次惡作劇

在這戰事恐怖期，確實似乎有什麼東西存在着。在巴黎，倫敦以及許多其他城市的每一個人，都被希特勒所驚嚇着。當然我們五個人也在其內。啊！在這些日子中，一切都似憂悶的，我猜想藝術家必在悲哀巴黎的末日將到。回頭一看我們真是愚笨，忙着收拾行李趕緊打護照，簽驗護照，但這是環境強迫我們這樣做，並不是我們的錯誤。這是希特勒使我們空忙一陣！

這也是滑稽的，雖說天空似乎顯示着不幸的來臨。在星期二，二十七日，是整天的下着雨，消息是時刻的變化着，傍晚時雨停了，太陽射出了奇異的紅光照耀着全城。假使在巴黎有一個中國預言家，他將從這變化的天氣中而預言將來。

每人到處在閱報或買報。他們似乎關切地想知道消息，同時却也怕聽這消息。這時法國人是搖着頭聳着肩而在他們的臉上也失去了慣常不關心的神態。即使在亞歷山大道上慣常為遊人旅客所羣集之地，也似乎慘淡得多。我想這些遊人旅客正在為買回家去的船票而煩忙吧。五光十色的霓虹燈也不能興奮心神了；那似乎僅是將要毀滅的某種美麗東西的最後閃光。悲愁，是籠罩了一切！

父親很肯定的想離開。母親却想在這裏，不到其他的地方去，但父親把她說服了。假使剩了一個人還是早些離開的好。父親早晚到輪船局去想探聽些消息，母親到銀行去及收集些我們航行前的東西。我們三個從私室中取去提箱及討論着到紐約去。像這樣地過去了兩天，我們買了五十公斤米，幾瓶油，幾袋鹽，——這些必需品因恐食物的來源也許因戰事而有停滯之虞。我們還買了蠟燭，以防燈火的熄滅；真的，這時我們已準備趁第一艘駛往美國的船。

這兩件事真似相反的，但我們是這樣做了。後來我們預備去趁船，十月五日有亞斯加尼船駛出；假使不徵發去運兵，那末兩間空房間給我們正好。這似乎是最低限度。這週尾我們應到勒哈佛去等船。所以我們開始整裝。父親同我們收拾他的書，我們同母親收拾衣服，每間房間中充滿着匣子，紙頭，衣箱等等在夜裏睡時房中台子一點東西都沒有，抽屜和提箱都是空的，妹妹對於再到美國去的意念很興奮，我問她，希望戰事不發生而住在巴黎呢，還是發生戰事而到美國去。她的回答是：「我甯願發生戰事。」我們都說她是太自私了，而且告訴她戰事的意義。她說，「是的，我知道，但我歡喜到美國去。」我是抱着再到紐約也歡喜，但同時離開巴黎却也有些不快的心理。

好了，還有一件我們要做的，是美國領事館的簽驗護照。護照間是塞滿着人。人人都在

爭先恐後。假使你站在桌上，你可看見一羣蠢動着的頭。父親到了那裏，才知道要六張家屬的照片。父親趕快回家來，我們也便立刻跑到附近的照相館去拍照，下一天的早上，父親再到美國領事館等候他的輪值。他打電話來說他大約在十一點鐘可以輪到了。母親是已到中國領事館去拿護照上的印鑑。我是去取照片而又奔向領事館去。我得了照片，而到達領事館恰巧正是十一點。在父親前還有二個人；我們坐着等候母親的來。兩分鐘後，母親也帶着護照來了。那真巧。當父親和母親進去時，我便回家來了。

幾天以前，我已見到每一房屋前分配着沙泥，拿來撲滅燃燒彈火燄的。召集後備兵的名單貼在路中的電桿木上。在這房中一個女僕的丈夫已被徵去了，在早上，我們聽到在他離前嬰孩的號哭聲，戰事是真的來了。

我們坐在客廳中傾聽着收音機中今夜希特勒的廣播演說。我們是很關切。起初是一陣人民興奮的歡呼聲。我們確也興奮。希特勒是用他響亮的聲浪講演，父親一面聽，一面翻譯給我們聽。大約在十點半的時候演講是完畢了。這演說的印象很不好。父親關着收音機喊着：「世界上是沒有上帝的！假使是有的應當使希特勒在演說中間，停止其心臟的跳躍，以挽救世界的和平。」

一線和平的希望，完全消滅了，我們準備到美國去了。

但突然來了一個慕尼黑會議了。「還有希望，還有希望。」父親這樣的說，真的每一張報紙的第一頁都刊着「和平」接着是四巨頭簽約的照片，我們回轉來看看在這幾天我們收拾的行李。我們都嘆氣白費了我們的工作，事實上我們都需再解開來！但是解包確較戰事好，我們是願意地再開我們的衣箱的。現在我們是爲了希特勒而浪費了金錢和時間。亞娜和妹妹因沒有到美國而似乎失望。我瞧各事都恢復常態，而人們的臉上又流露着笑容了。

在這些瘋狂的日子中，有一件事情是好的；那是嘗到了一些些在中國大戰的滋味，從這小小的經驗中體驗到真正戰時的人民，和國內難民的感覺。當在爲着自己忙碌的時候，我幻想到在中國真實的戰事，真實的屠殺，真實的恐怖。

我們將以我們和朋友間的談笑來結束牠吧。父親說他預備寫一張個人損失費的清單（包括着蘇和生）送給希特勒，一個朋友說應當送給老倍恩博士，這是他的過失。

——阿荅作

我得了六個兄弟姊妹們

昨天，我們的家庭從五個人變到十一個了。爲什麼？難道，母親在一刻鐘間生出這許多人嗎？

那是，我們到陸先生事務所去時，那裏有五十張孩子的照片等我們去揀選。這些孩子是戰事的孤兒需人養，一年化七百二十法郎，可救一個中國孩子，依日子算差不多是二十元五角多一些一天！

我們很想盡些助力。所以先觀看各照片中，那個好些。母親主張選五個男孩因為母親沒有生過一個男孩的。但是父親說女孩也一樣，他以為男女都無關緊要的。

但是每次父親看了照片說：「啊，一個好臉相！」而每次都是女孩子。

後來我們選了八個，而再拿來比較，但是沒有一個像我們的。所以我們決定選不同的臉。有幾個眼睛太小，前額太狹，也有臉太大，樣子太粗。但是我們現在揀了幾張好些的。而且都是男孩。父親說全選男孩子很不好。所以由父親另揀了一個女孩，她的樣子是伶俐的但有點怕羞。另外有一張，父親說更好些。但我們不能在這兩個中再選，所以結果共選了六個。

我們出來時，覺得十分的滿意，我們取出這照片看了再看，一直看了很多次。

一個是怕羞的女孩，一個是美麗的女孩，一個是壯健的孩子，另一個是十歲的小孩，又一個孩子是大耳朵的，再有一個是三角眼的。

我們到家以後父親說：

「假使金錢藏在我們自己的袋裏，而不去幫助別人，那錢又有什麼用處呢？金錢必須要使牠用得價值，又能幫助人。」

母親接着說：

「做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時常是我，我，我，那太沒有意義，你也必要這樣的對付他人才好。」

於是隔了一會兒，父親望着照片又說：

「總之，真把他們認爲我們自己的兒子和女兒嗎？不，只是使幾個大孩子在一塊，看他們怎樣的打架吧！不過女孩子是比較好些。」

母親說：

「不，我不願把他們認爲我們自己的孩子，我們有三個女孩子已足夠了，我唯一的願望，我自己能生一個男孩子，但不是領養這些孤兒。我害怕也許這些男孩會變壞的？」

「但是有一天，他們却和我們在一塊，那却是可使我們安慰的了。」

「這大的一個可吃三碗飯呢！」

「我想象他在怎樣的笑呀！」

「我不相信，他們中每一個都肯好好地讀書。」

這樣談話以後，我們決定我們不把他們認爲我們自己的人，不過幫助別人，總是一件應
做好事情哪！

——亞娜作

第四輯 中國

我們在上海的花園中

今天，我坐在這裏，從窗口吹來的涼風，使我想到了上海時，那個美麗的花園。

這是春天，玫瑰花在我們屋裏的牆上生長起來，花園的花朵，也在開放着。葡萄正在結實，番茄也在我們的花園中逐漸長大。樹木都高大起來，而且也是碧綠可愛。

每天清早，我們總要到花園中去散步幾分鐘，這已成了我們的習慣了。母親常去望望各種花木，瞧瞧桃子生長得怎樣。有時候，去摘幾個番茄，拿下燒菜。父親一隻手攬了妹妹。在園中慢慢地走着，欣賞着各種飛鳥的歌唱。阿苔和我，總是忙着採集玫瑰花，或是別種花朵。早晨的花香，撲入鼻孔裏，真是使人覺得愉快可愛。任何東西，都能給人一種美麗的感覺。鴿子在屋簷上生蛋。母親常常提醒我們說：「瞧，那樹叢中又生長出一枝玫瑰花來啦！」下午兩點鐘光景，僕人們都到花園裏來了，他們坐着閒談他們的友人，有時，我們常能聽得他們的談笑，知道他們正在園裏享受這春光的可愛了。女傭人對我們更和氣；廚司大部分的時間在市場上，而園丁却總居住在園裏。這是春天，我們住在花園裏，真不知道時光

是過得那麼快，現在我們又離開花園而住在我們的屋裏了。現在我猜想起來，花園也許已經荒蕪了。但是，所幸運的，我們在蒙登，也得着了一個差不多的花園。我們時常攀登到橘子上去採橘子，大家又能享着春天的可愛了。在下午，我們兩張椅子，給父母親坐。我們自己呢？却在樹叢中有各人的座位。父親坐在樹下，拿着筆記簿，在想像他的小說中人物的個性。母親拿了隨風而去，坐在同一株樹蔭下，我們三個却坐在樹枝上。阿苔和我默誦一首詩，但在這春天的風光中，怎樣能記憶得起來呢？父親爲了春天的風景，也許能原諒我們的吧？

——亞娜作

我們在上海的花園中

在上海的住宅中，三面都有美麗的花園。億定盤路上有一條狹狹的弄堂，通着兩處寓所——其中一所是我們的。我們住在這座屋子裏，完全是爲了這花園的緣故。

我就以季節的變換，來述說這花園的一切。春天，我們的花園，可以說是最普通的；萬物都在欣欣地向榮。桃花開了，各種的小花，也都從牆隙中掙扎出來。說來很可笑，母親常是在花園中很忙碌地計劃着，什麼地方種什麼花最相宜。太陽光也是美麗的，每逢星期六和

星期日，一吃過午餐，便到園裏來栽種花木了。太陽照着，使我們像要睡覺，也使我們不得不脫去我們的線衫。

我們的花園裏，有三棵桃樹，開着美麗又鮮豔的花朵；但是所結的桃子，却全是毫無用處的。每棵樹上，只有五六個又小又酸的桃實。我們常常互相告誡，桃子沒有熟透，決不去採摘牠們，但無論如何，每星期總要採兩枚下來，試試滋味怎麼樣。但每次摘下來一嘗，總是酸的，我們便擲去牠們，直到春天完了，桃子也沒有了。不過我們雖然吃不到桃子，但是每個人都欣賞着桃樹的生長，開花，甚至凋謝。等到市場上有桃子賣的時候，我們差不多忘記我們自己的桃樹上的桃子。在這桃樹上，有時分泌出一種膠質的東西，我們也時常拿着這些膠質的東西玩，使牠漸漸地失去牠們的黏性。父親也喜歡這種東西，他也時常拿着玩的。後來玩得手中都很齷齪了，母親叫我們擲去，於是我們才毫不吝惜地丟去了牠們。

我們花園的四周，環繞着高大的白楊樹。每年，這些樹都長得很快。春天來了，那些伸長在空中的禿枝上，便長出小小的嫩芽，接着樹葉也逐漸長大了，一直長大得把園外的野景都完全遮隔住了。我們總是只有冬天時候，才可以從窗口望見我們的車輛有沒有駛來，別的時候，總給白楊樹的枝葉遮斷了我們的視線。到三月下半月的時候，我們便裁剪掉那些高大的枝葉，使到了夏天，園中可以多得些涼風。這些白楊樹，一共有四十多棵，實行裁剪的工

作，總需要三四天的時間。阿金和阿根，是十分忙碌的，其實，全家的人都很忙。阿金和阿根是在樹上截下這些枝條，大司務（廚司）和他的妻子，坐在階石上踞着這些砍下來的樹枝，以供全年的燃料。母親也是來來去去的知照那一枝要砍，那一枝應留着。我們孩子們一到放學回來，便到處尋找奇形的木頭，我們好像在想，這花園中應該增添些什麼。只有父親是不大參加的，他偶然從書室中出來，跟母親討論幾句。

其中有兩棵特別高，舉起手來也攀不着那樹上的枝條，而且每年鋸去一些，牠也更長高一些。現在已高過了電綫，而且還在向上長高。妹妹說，有一天一定要長高得碰着天的。而這些樹，却絕不介意要長得過分的高，牠們向下望着，望到被鋸的樹枝而大笑起來。當大風雨或起颶風的時候，這些樹便東飄西蕩起來，而且發出颼颼的聲音，牠們確使我們增加季節來臨的感覺。

像我所說，我們尋些奇異的木頭，和砍下來的枝條，是想把某一塊地方，劃出一個籬笆來。我們幾個人的中文名字中，都有一個珠字，我們現在造一個自己的花園，可以名爲「三珠園」。第一步，我們先拿枝條圍成籬笆。這是要用工具掘成小洞六，而把樹枝插在小洞裏。我們足足很勤謹的工作了一個下午，才算把籬笆豎起來，再用石頭和繩子來使籬笆更鞏固些。但是，不要有暴風雨，或颶風，要是起了風暴，這些籬笆必然會全部倒塌了。這就是

父親所說的孩子的工作，但我們都已很覺滿意了。下一天倘若星期日，我們一定要繼續工作下去的，我們要移植些小的花木，到「我們的花園」裏來，或是搬些石塊做花園裏的樣子；然後我們再決定什麼地方寫上這花園的名稱。我們大概用一塊紙牌，寫上「三珠園」三個字，當然，這是可笑的，我們要請父母們來參觀我們的工程，也是我們造花園的工程再繁榮



我們的花園

的時候。後來我們繼續工作着，逐步加以修飾——但是結果還是逐漸消滅了。在風雨以後的存在與否，全是靠着我們自己的。假使我們再繼續整理，那是可以存在下去的。

每到春天，我們總在秋千架附近的空地上，造着這樣一個小花園，到了冬天，便變成了荒地，有時候，却劃着紙招牌在空中飄盪。這是我們三珠園的小史。我們在離開上海以後，那花園必然已經荒蕪了。

當花朵盛開的時候，我們的花園，確實是美觀極了。各種花朵在去年我們以為完全枯萎了的，這時却已都生長出嫩芽。首先開放的，是紫色的常春藤，那是長在父親的書房外面，不聲不響地開放起來。我們瞧見牆上的樹葉增多的時候，也知道玫瑰要開花了。啊，我們園裏的玫瑰花，那式

樣是非常繁多的，小的，大的，很短的，很長的；這些玫瑰花使我們的花園繁盛好幾個星期，至多總有三星期吧。母親早上到花園裏，假使有時間的話，便去捉那玫瑰花葉上的小蟲，有時把牠們殺死。是的，這些小蟲是應該殺死的，要不然，玫瑰花的蓓蕾，不等開放，就要給小蟲吃去了。

花園裏的花逐漸開放了，但母親從來不肯允許我們去採剛開放的花朵的，她喜歡讓花自然地長在花枝上。要等到牆上的蔓藤太繁多了以後，才許我們採些來放在客廳的花瓶裏，或是各人的房裏。但有時我們的親戚或朋友來了，母親會用剪刀剪幾枝給他們。當幾星期以後園裏的玫瑰花已不太美觀了，我們的女傭人，便把牠們採來，插在自己的髮髻上，那種樣子，却是很美麗的。我們把這些情景，顯示給朋友們瞧，使他們沒有不讚美的。

大約三星期後，牠們開始凋謝了，有時竟變成了黃色。玫瑰花藤下面，落滿了牠們的花瓣，樹枝上的紅色，也似乎失去變成空的了。偶然有幾處，還剩着幾朵殘餘的花朵；但當這些也消失了的時侯，便只剩下葉子和枝條，以等待夏天的來到。

說起白楊樹，在夏天似乎配得很適合，蟬兒整天在樹上叫着。有時，風吹動着樹枝，蟬兒也跟着枝條扭捏不停，那情景顯得十分的和諧。蟬聲整天歌唱着，一點也不覺得疲倦的樣子，我們聽得厭了，也就不去理會牠們。我同情在寓言中所說的蟬和蝴蝶，一般作家好像因

爲妬忌牠們的生活，才編造出故事來嘲笑牠們。我們以爲蝴蝶整天跳着舞而不做工的嗎？蟬兒也是整天歌唱而不勞動的嗎？蜜蜂和螞蟻是不值得驕傲的。許多人們幻想着到冬天時，蝴蝶和蟬兒是要問蜜蜂或螞蟻乞食的；其實，蝴蝶和蟬在冬天是不可能再生活了。牠們既有牠們自己的生活，爲什麼要向蜜蜂螞蟻乞食呢！

好極了，我們捨着黏在柳樹枝上的空蟬殼了；我們把牠們保存在走廊的抽屜裏。牠們很清潔，而且形態又是那麼美麗。記得有一天，大約是十一月中旬吧；我們抽開那抽屜，瞧見這蟬殼被蟲蛀蝕了，但是却又提示我們，當時把牠們收藏在抽屜中的愉快的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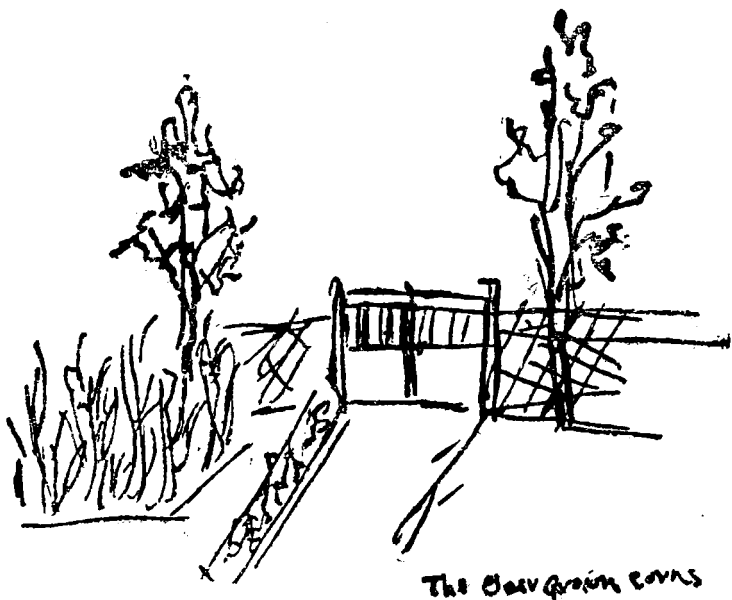
我們臥室的前面，放着兩隻荷花缸，那是父親從城隍廟裏買來的。那大的一隻，有二呎半高，圓徑也有二呎光景。每到夏天，荷花是開得非常美麗悅目。在又大又香的淡紅色花謝了以後，我們還吃着蓮蓬。幾天前的早上，我們到園裏去散步，空氣是清新的，草也很濕，像面盆一般大小的荷葉上，集着許多小水珠，我們把荷葉搖動了幾下，水珠便滾下來了。許多小水珠，滾成幾顆大的，接着幾顆大的，又滾在一起，有時候却重複散成許多小小的水珠了，太陽光照映在上面，現着晶瑩可愛的光輝。荷花像被涼爽的春水洗過一樣，清新芬芳。古語說過，荷花生長在泥污中，却不會染着一些泥污，這話真是一點也不錯。蓮蕊是可口的，但要我們剝去牠的外膜，吃起來却有些費時。

在荷花缸中，放着三分之二的泥，和三分之一的清水；有一次密集的荷葉蓋下，却發生了一幕喜劇。那事情是這樣的：我們屋後邊，有一條不流動的溪水，當夏季陣雨以後，水便漲了起來，於是那裏就有很多的小魚，大約有三寸光景長短。這些魚的嘴上，生着五根細毛，我們便叫牠五鬚魚，魚多了，便很容易捕捉。有一次我們用網和釣鉤捉到四五條，把牠們放在荷花缸裏。但那時，荷花缸裏已長着蝌蚪了；五鬚魚一放進缸裏，立刻鑽到泥污中不見，我們猜想，牠們總可以安住在缸底的；接着小蝌蚪在泥污中驚擾了一陣，這却也不在我們的意念中。但過了幾天，我們再去看時，那裏沒有小魚，也不見蝌蚪。我們很驚疑，經過仔細察看以後，泥裏有幾個小穴洞，幾條小魚在泥洞中游泳，偶然也升到水面來，可是那些蝌蚪却始終不見了。我們料想，蝌蚪們也許被魚所趕走了，甚至被魚所吃掉了。如今，整個荷花缸，都成爲小魚的世界，牠們是缸的主人翁了。牠們自由地游泳着。但秋天一到，牠們也跟着荷花消逝了；這兩隻瓷缸，也被搬到汽車間裏，等待着春天的再臨。

夏天的陣雨，我們是喜歡的，雖然有時會吹倒一兩株樹，和毀滅我們的「三珠園」，這是因爲在沒有降陣雨以前，常是熱得忍不住。一屋子裏的人都是嚷着熱得太厲害，花園裏的花朵，也需要每天都灑水。每天下午四五點鐘光景，阿金拿了水管，接在自來水管的龍頭上，把水向花上洒着，我們也幫着做這種工作，父親有時也加入。最後，到花木和人們都覺

得已經足夠時才停止工作。我們瞧見枯萎了的花朵，似乎從睡夢中蘇醒過來一般，連我們的精神，也感着意外的興奮。母親有時也跑來瞧着，但她從來不加入工作，她覺得她是一個大人了。我們只能玩半小時光景，但我們的身上總是弄得濕得很，大家於是便高叫起來。妹妹常常避免玩這種遊戲，但她却也是喜歡玩水的一個，園裏常是充滿了奔逃追逐的聲浪。玩完以後，我們便去洗澡。接着我們聽得母親和王媽朱媽的喊聲「快關門窗，外邊下雨啦！快些，快些！」我們在洗澡間裏，望見窗外的黑雲，都覺得很高興，一會兒，雨果然來了，我們注視着天井中的雨點，一大點，兩大點……接着天井都濕了。我們總在走廊下躺着或坐着看下雨，一面吃着涼爽的綠豆湯。風漸漸地猛烈起來，跟着雨也大了，雷電也來了。竹枝是上下舞動起來，四周的大樹也呼呼地發聲，室中雖然黑暗，但涼爽得很，我們坐在客廳中，奇怪園裏的芍藥，爲什麼不被風雨所吹倒。僕人們都在屋裏，一面扇着，一面計算這一陣雨量有多少。但有時雷响得太厲害了，朱媽會喊出「哎呀」的驚呼聲。這樣的陣雨以後，晚餐時便爽快得多，有時連電扇也不用了。雷電不久便停止，但雨却常會落個整夜的。睡在床上，我們也可以聽到雨聲和田裏青蛙的叫聲。

第二天早晨醒來時，太陽却早已出來了，那芍藥却依然微微地彎着牠的枝條，在那裏站着，陽光照了起來，於是蒼蠅蚊子也跟着飛來了。



The Old Garden

我 們 的 蔬 菜 園

在蔬菜園裏，我們也輪流着種各樣蔬菜，番茄，苳，芹菜，南瓜。其中南瓜種得最好，牠們的藤，繞在枯木上，每年都會生長得很快，我們也收穫得不少，但別的蔬菜，却不像南瓜來得容易繁殖；而需要我們時常留心牠們，牠們缺乏肥料，也需要我們去增益。番茄長得更慢，母親常去翻開葉子瞧那拇指大小的果實，但後來我却完全把牠忘記了。

我們也種稻，那是我們到廬山去這年的四月裏。牠們長得很快，我們想不到這塊小沙地真會生長出東西來。父親要我們瞧瞧造物之主的神祕，像他小時的經歷一樣。真的，那

種植物的生長，確實很有趣味的。當牠們正在結實的時候，我們却離開牠們到廬山去了。在廬山，我們接到阿金寫來郵片，報告我們稻已結實的消息；同時我們却有些不快，因為牠們到我們回來時，却要腐爛了，使我們嘗不着親手種植出來的東西的滋味。在假期以後，我們回來時，幾乎認不出蔬菜園的真面目。稻是長得比我還高，而且那些果實已是堅硬得不能吃了。不久，母親便命阿金割掉牠們，換種別的植物來代替。

當蟬兒停止歌唱，蓮蕊也吃過了，突然吹來一陣涼風，這是報告秋天已來臨了。扇子已被擲在屋角邊，人們都出去迎接秋風了。在春天夏天所開放的花朵，也完全消失了。只有密密層層的樹葉，和被松鼠偷吃了大半的酸葡萄藤。太陽是很亮的，星期日，我們總在戶外作整日的消遣；有時我們也在戶外預備功課；可是總不及在屋子裏來得好。王媽推動在秋千架上的妹妹，阿根掃着地上的落葉。微風吹拂着妹妹的頭髮，王媽總要這樣說：「穿上衣服吧，妹妹，這風是很涼的。」

阿根也應着說：「真的，這幾天我每天都在掃着，而葉子總落得這樣快。」
王媽跟着嘆息似的說：「是的，剎那間會全部消失，而到冬天了。」

吃午飯時，我們都進去了，桌上的盤裏，擺着又肥又大的蟹，小碟裏是醬油和醋，於是我們便吃這時令的東西了。午餐以後，我們都出去到草地上去，還有幾個客人也一同坐在那

裏。每逢星期日，家裏總有客人來吃午餐，或是吃茶點，這差不多成爲例事似的。我們坐在從汽車間搬來的藤椅中，年長的人都在談笑，我們的一羣却玩着小滑梯，或作棒球遊戲。

我們送客人出門以後，母親說：「亞娜，你把種花的叫來。」

不久，種花人來了。母親對父親說：「你可覺得我們的花園太冷了嗎。讓我們種些菊花吧！」

「好的。」父親回答說：「我也喜歡的。」

於是母親忙碌地指導種花人種菊花，那裏幾枝，那裏幾枝，但是三十二棵菊花，只化了兩塊錢，這真是太便宜了；父親也以爲我們以後又增加新的愉快感覺了。一小時後，三十二株菊花種好了；種花人帶着兩塊錢和他的空籃回家去，我們也懷着滿懷得意，回進屋裏。

不久，菊花便開了花，一株株開着黃色花朵的菊花，在園裏搖曳，我們又選了一兩株，種在盆裏，拿到客堂中。

菊花凋謝以後，花園真是冷落了，樹木差不多在轉瞬間，都已成了秃枝；秋千架雖然不是因秃葉而被棄，但是牠却也冷落得可憐。妹妹和我們都不大去盪牠了，我們只從窗口望出去，見牠被寒風吹着微微地搖動，而且那架上也結起蛛網來。

不久，白色的霜出現了，接着吹起北風來，這時我們的花園真太冷落了；我們的呼吸，

可以在冷空氣中瞧得見，而我們的鼻子，也常被風吹紅了。

當我們走進汽車去的時候，常常發出「呵呵」的呼叫。但當冬天真的到來時，情景却真不是這樣的。冬青樹上，生出了紅色的嫩芽，竹和梅花佔據了花園的大部。紅色的梅花，映在粉白的雪裏，那是父親所最喜歡欣賞的景色。當天下了雪以後，我們都穿了大衣，圍了圍巾，戴着手套，在園裏做雪人，或擲雪球，可是擲雪球是不容易，園裏的樹木，常會阻礙我們的。

可是下雪的天氣，常是使我們失望，因為雪下得不多，使我們玩不起勁。但父親却是喜歡欣賞雪景的。有一次，下着雪，我們都到公園中去賞雪景。公園中冷落得沒有遊客，只有看門人等着關門的時間預備關門。我們問清楚關門的確實時間，在公園中玩得却比較來得快，連母親也加入了我們擲雪球的遊戲；玩了好幾個鐘頭，關門的時間快到了，我們才回到汽車上，那時，只覺得手指都麻木，好像不是生在我們手上一樣。

回到家裏，我們的花園中，却很少積雪，我們只覺得這是我們花園的不幸。

後來我們環坐在火爐邊，吃着糖炒栗子，把公園中的一切愉快，完全忘記了。不多日子以後，春天却又來了。

我爲什麼喜歡中國新年

中國的新年中，有許多事情，在歐西的新年中所沒有的。

新年，在中國是一個極大的節季，人民不論貧富，總要穿着新衣服到外邊去玩，或是看戲，或是散步。

政府現在不准放爆炸仗，因爲這是新年中一種無謂的消耗；但是政府雖然在禁止，人民依舊放鞭炮。

我現在把這新年的經過，全部告訴給大家聽。

依照陽歷來算，普通新年總是在聖誕節後一個星期，因此我們餐室中，總有一棵聖誕樹。在壁間插着幾百張賀年片。我們也出去看電影，或是做別種的娛樂，同時。一頓豐滿的晚餐是例有的。可是父母親常被人家邀請去吃飯，在陽歷的新年，我們覺得並沒有怎樣有趣，也不怎樣好玩。

在陰歷新年，可就不同了。三天裏邊，女僕把所有的衣服，都洗得乾乾淨淨，廚司也燒豬肉，男僕人洗滌所有的地板。這些事情爲什麼要早三天做的呢？據說如果元旦這天，做這些工作，那一年中的好運道，便會被趕跑的了。新年那天，街上是擠滿了人，酒菜館也暫停

着營業，大家都放了心到外邊去遊玩。

城隍廟是最熱鬧的地方，大家全到那裏去買東西，說那裏的東西最便宜，你在那裏，可以買到任何東西，從鳥類起，一直到湯圓爲止，真可以說是應有盡有。乞丐跟在人們的後面，向人們要東西吃，或是討銀錢，因爲這天是個個人都要做好事。

我們很早就起來了，穿着最美麗的衣服，僕人也穿了新衣服，向我們行三鞠躬禮，這看來似乎有些滑稽可笑的。我們用紅紙包了兩塊錢，賞賜給他們，有的是一塊錢加一隻角子，因爲每件事情，都要討成雙成對的口彩。

我們不喝咖啡，却拿最好的龍井茶來代替。我們的保姆喜歡紅色的東西，她連蛋殼也用紅色紙塗紅了，這樣子，好像耶穌復活節的彩蛋。每一個分兩個。整個元旦的早晨，我們總是玩着，連僕人們也分批出去遊玩。下午，父親總帶我們上城隍廟去。其實這不像是廟宇，而像一個物品展覽場所。在那裏有蔬菜館，製造出許多種類的蔬菜，什麼素鷄，素鴨，我覺得有些滑稽而可笑。

在壁爐架，燃着一對很大的紅蠟燭，那裏還掛着祖父的照相。下午我們又買了走馬燈。四周是環着人物和車輛的剪影。人物和扮演戲劇者的前面，放上一張紙，便算是一座舞台。當燈裏的蠟燭燃點起來以後，空氣激動了紙型，於是人物都轉動起來了，這些扮演戲劇的剪

影，彷彿像是在演戲。

我們在新年的餐食，是十分豐富的，廚司常準備着極精美的菜餚。進餐以後，我們圍着火爐，談笑着。除夕晚上，據說越坐得夜深，你的父母親的壽命，也能越活得長久。所以我們往往到午夜一兩點鐘，才去睡覺的。不過我覺得這些意念，實在是無意識的；但是我覺得這樣的時間，是和平時不同，所以也不願依着正常的睡眠時間去就寢。我們把麻雀牌拿出來給僕人玩着，我們自己是不會玩牌的。但僕人有五個，玩麻雀牌有四個人就行了，其中朱媽却不會玩，於是恰巧成了局，大家各人拿出一塊錢來，這玩意便開始進行了。

我們吃西瓜子，喝栗子湯，又談談這些那些。十點鐘的時候，放了五響很大的爆竹，這一種爆竹是爆炸得很響的。有一種叫「天地爆竹」，還有一種「鑽天老鼠」，只聽得「知」的一響，直衝到天空，後來也不知道牠是落到什麼地方去了。還有一種小鞭炮，有很多的縛在一起，燃着以後，一直可以放到完全沒有爲止的。其他的爆竹，種類是很多的；也有不發生爆炸的響聲，而放射出許多悅目的火花。

除夕晚上，父母親和我們一樣，用一種極大的忍耐力，一直坐得很夜深。

現在你總可以明白，究竟是中國的新年好，還是西歐的新年好呢？你如果不去慶祝中國的新年，那真是最笨極的，況且，新年還有玩龍燈的遊戲。這種燈有兩間店面那樣長；其餘

的玩意，簡直說也說不完啦；總之，可以使你愉快得忘記了整個的世界。我們三個，是都愛過中國新年的。

——亞娜作

中國電影和中國明星

電影在中國，自然沒有像在美國那麼的普及。但中國有電影皇后，美麗的明星，却是和美國一樣的。

我們不大看中國電影，除非有了最好的片子公演。中國電影的困難，是爲了沒有最好的戲院來開映。許多人以爲看電影是一種低級的娛樂。但中國的電影明星的表演，却並不比別的國家差，我知道許多人所以不願去看中國電影的原因，只爲了先存着一種「什麼都是外國的好」的觀念；這樣，大家都去看好萊塢的電影了。因此，看中國電影的，只有一般中下等的人民，和那些不懂英語的。這樣，那些戲院也不及演外國片的戲院那樣整潔了；試問，這豈不是那些懂得英語的上等人不到中國電影院去的主要原因嗎？

其中也許有一部上等人去看中國電影的，但數量總很少。我怎麼知道許多人不去看中國電影呢？那只要一談到中國電影時，很多人都不願插嘴談這件事去推想好了。

不過，你不要以為每個看好萊塢電影的人。都是懂得英語的。有些人在別人笑着的時候，他們故意比別人笑得更響些，表示他們也是懂英語的。

有些人確實是這樣的。但我們所以不大去看中國電影，實在因為好萊塢電影的技術，比較來得好些，並不是我們不喜歡看中國影片。我瞧着許多無聲影片，一般觀眾還一面讀出聲音來，那倒真是使人討厭的啦！

說到電影明星，當然不及美國那麼多；但是也不能算少。最普通的一個，人人都知道的是胡蝶，她的樣子有些像洛麗泰楊。其次是號稱東方標準美人的徐來，但她却不像任何一個美國的明星。還有一個陳燕燕，聽說她演的片子，曾經到過美國開映哩。此外，還有許多，我却不能完全說出她們的名字，只是這三個人，却是一般人知道的。還有一個叫王人美的，大家都喜歡她，但我是不喜歡的。

男明星，都是只講面貌生得好，這是很討厭的。

要見中國明星並不難，我有一次，曾見胡蝶在三大公司前的馬路上走着；和她同在一塊兒走着，常是一般普通人，却不是攝影師。但她是一個在中國最有名的明星呢！

王媽

王媽是妹妹的保姆，僱她的時候，妹妹還只十個月大。王媽本是有錢人家的女孩，但後來却漸漸貧困了；我現在把她的故事全部告訴你們。

王媽是南京人，她十七歲時，嫁給了一個外交官。她驕傲自己生得很美貌，她說：「我在做新娘的時候，沒有一個人不讚美我生得很好看，身材也不長不矮，只是腳太大了。」這樣，她就在半夜裏起來，把腳裹得小些。但是在革命那年，她的丈夫死了，她那時還只二十六歲；她就到一個教會學校裏去教書，後來還做了校長。可是不久她生病了，人家給她吸上了鴉片。她說：「有一個晚上，我坐在教堂門前，聽得有人在教堂裏唱歌。我聽得那歌詞是說述鴉片的害處，於是我跑到裏邊，告訴她們說我是吸鴉片的。牧師要我第二天早晨去看他，於是到明天早晨，我跑到那裏，那牧師告訴我許多鴉片害處的話，並告訴我我要在床上躺三天，不吃任何東西，這樣，這不良的嗜好，一定可以戒除了。」她又繼續說：「那時，我和朋友住在一起，她們見我不起床，於是都跑來問我；但是我並不對她們說我是在戒絕這不良的嗜好，只堆說有些頭痛。這三天中，那床上的被服，都給我撕破了；而我却見到一個神的幻象，他對我說，別害怕，你不久要全愈了。說過以後，我的神志似乎清楚了許多，果

然，第二天我已起床了。我去告訴教堂中的人，他們說那幻象就是耶穌。」她繼續在說，但我却有些不相信了。難道她真的見過耶穌嗎？我不相信有這樣的事情，我覺得她只是一種幻想吧了。結果，聽她說以後又找到了一個年青的水果商。她又嫁了他，同到上海來，但後來却又分離了。

父親那時在歐洲，有一天妹妹原來的保姆，因反抗母親被停職了。母親托叔父去找一個保姆，他於是跑到薦頭店去。王媽並不在薦頭店找生意，但恰巧走過薦頭店，聽得叔父說要一個南京人的保姆，而薦頭店裏却没有南京人。這樣店主便問王媽是不是南京人，於是雙方便偶然地成就了生意。王媽是個矮胖子，而又是性急人，但做事很有忍耐心。妹妹那時是很



THIS IS WANGMA
.....GMA YET
HE THINKS SHE
IS THINNER THAN
MOTHER

這她想她是
比母親輕
了

難服侍的孩子，喝一杯牛奶，幾乎要費一小時工夫，但王媽却費了很大的力量，總於和妹妹很和睦的在一塊。

她是最討厭我的。當地做的事情不合我心意的時候，我要說她，而她也會紅着臉和我辯駁。

譬如，她預備現在就動手燒鷄了，但母親却說

在下午燒，這樣她立刻回答說：「是的，應該在下午燒的。」我見了她這樣，心裏立刻起了

憎惡，於是學她的口吻說：「要下午燒，是的。」

無論什麼人見了王媽，都說她有一百五十磅重，但她堅持說比母親輕。假使我們說她做錯了什麼事，她總跑去問母親。有一次，她給我們縫被，我見她縫錯一處了，但她却說並沒有錯；因此我也去問母親，幸虧，我卻不會說錯。你要知道她是討厭我的，她常說：「這個三小姐，人家已夠忙碌了，你和我縫被服，原是不相關的，但偏要來尋事。你假使說這樣是錯的。那我倒要去請教請教裁縫司務呢！」她也向我怒視着，狂叫着，因為我總要尋她的錯處，母親一聽到她的叫喊，責罵她時，我心裏便覺得很愉快了。

——亞娜作

朱媽

朱媽是廚司的妻子，她現在大約有三十三歲了。人很懦弱，也怕羞。王媽在我們家裏像傭人的領袖，所以朱媽很怕她。廚司跟她的妻子常要打架的，廚司拿着一根長的木棒打她時，她却躲避到另一間屋裏去，廚司却不放鬆她的追趕着；這樣的事，起初常常發生，但後來母親嚇了他們幾次，也漸漸減少了。

朱媽担任着洗衣燙衣的工作，但是廚司還要她洗滌所有的碗盞。可憐的朱媽，她却只好

聽命而不敢反抗。

她的工錢每月十元，在中國已算是很多的。廚司每夜要出去賭錢，如果輸了錢，便在買菜的時候賺錢。但贏了以後，便買一二角錢的針線給妻子，有時候也買些花給王媽和朱媽。有一次廚司把自己所有的錢都輸掉了，她便拿了朱媽的錢再去賭，從此以後，朱媽嚇得把錢去藏在母親的抽屜裏。但廚司知道母親那一天發工錢的，他常時向妻子要錢，她不肯說出來，便又開始打架。王媽真是一個多事的人，朱媽坐着哭泣的時候，她也要埋怨她。可是我知道這全是廚司的不應該。不過有時候，這個懦弱人發起怒來，却也有些怕人。

在夏天，朱媽身上有一種難堪的氣味，那真使人可憎。這種氣味，也沒有人忍受得下。王媽自認以為母親寵愛她，因此她常常責罵朱媽。其實，王媽因為在我們家裏做得比較久長，母親喜歡她，信任她，正和父親不愛阿金是一樣的。

——亞娜作

阿金的故事

金是黃金，英文叫 (gold)，但阿字只不過是 (ah) 的聲音，這個高大身材的僕人，要我們叫他 (Ah gold)，但我們還是用中國話稱他是阿金。

他是個身材高大，性格良好而又忠誠的傭人。我先說他的長度，這不是說他有幾尺幾寸，不過像妹妹說，他站在杭州的山上時，頭頂可以碰着天空的話，這可以使我們決定他高度的概念了。他是通州人，起初是拉車的車夫，但後來母親看他可以做室內的侍者，於是便把調到室內來當聽差了。有一次有一件關於他的有趣的故事。

有一天早上，阿金起來揩抹桌椅，桌上擺着一個很貴重的瓷馬，但阿金以為是不值什麼錢的。我不知怎樣的經過，但我只知道他是打斷了那瓷馬的一條腿。那種情景，真像一個偷金鋼鑽的偷兒，被警察捕捉的時候一樣；他把那條腿，去埋在花園的角落裏，他以為可以不給別人發覺的了。我們去吃早飯的時候，他也不做一聲；直等母親發見了，問他的時候，他才說是被風吹倒的。可是母親不相信，要他說出老實話來，阿金原是不會說謊的人，於是他一五一十的說了。母親要我們跟他去把那條腿掘出來，自然這使他覺得很難堪。但是，幸運得很，父親想了一個方法，把那腿修補好了；不過我料想他一定很難過，因為母親會譴責他的。此後，他却再沒有被任何一個譴責過了。

另外還有一件故事，那是關於他自己的腿的事情。

阿金患了古怪的風濕症，常常要在夜半時分，因疼痛而哭喊起來。

他要想向母親借九十塊錢，到鄉下去治療他的病。但是上海總比鄉下容易治療些，阿金

不聽母親的勸告，他到鄉下去了。等他重又出來時，他的病依然不見好。母親說，假使他聽她的話，到紅十字會醫院去治療，她却願意給付這筆醫藥費。

但他總不相信，常是到廟裏去求菩薩的幫助。他說菩薩說過，在他床上貼些黃紙，可以趕走那作惡的魔鬼。他依着做了，但這又有什麼用？後來總於聽了母親的話，治好了他的病。他也懊悔以前所做種種無謂的舉動。

這些，都不是使成被父親寵愛的原因，但確有許多別的事情，足使父親喜歡他，信任他。他最喜歡學習英語，看小說，寫好看的中國字，他又常向別人問生字。

他常向阿荅問某個字的意義，他也常要我教他英語，教他一二三四等數字。他買了一塊硯池，一錠墨練習寫字，這些使父親很高興，他還常常準備在白天工作完畢以後去讀夜書。

父親給他一本字典，表示獎勵他的學習，他有時到舊書攤上買了小說來讀。朱媽却一點不懂，她以為這些都是無用的，從來不想到阿金的受教育的利益，因此常常擲開他的書本，威脅他做事。她討厭阿金把書朗讀出來，但我知道父親是喜歡阿金這樣做的。

他是一個室中最好的聽差，好像聽電話，打電話，他也學會了『Wait a minute』，當外國人的電話來的時候，常會從阿金那裏學到了『Mr Liu is not at home』。

父親覺得最重要的，是阿金應該學習說話。他常常說得很快，幾乎使人完全聽不出他是

在說什麼。好像有一次，我們叫他去買一隻木質的書箱，他回來後，便是這樣談起話來。

父親——買來了沒有？

阿金——主人，你想，我到這些地方去買，他們討價三元四角，我嫌他太貴，所以我一直走了許多家，但是太貴，我跑了又跑，走了又走，直走到我的腿都酸了，路也跑得很遠，結果是化了一元二角買了一隻，你想，主人，我是跑了多少路啊！

總括一句話，阿金無非說明買牠的不容易，但是像上面所說，還算是很簡潔的。他並不是訴說跑路的苦處，但是他却是一個喜歡多說，而又說得非常快的人。

這些當然並不是很重要的故事，但是他的一切，却使父親喜歡他，信任他，這是不不可否認的事實啊！

——亞娜作

蘇州

這是星期六的正午，我們住在城裏有點兒厭倦了，因此，父親提議到蘇州去。於是我們立即收拾行李。半小時以後，我們便趁着車子到車站裏去。火車行程約摸兩小時，下午兩點鐘光景，我們到蘇州了，住在花園飯店。這裏我們是常住的。我們洗澡，整理以後，便向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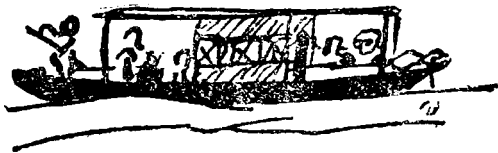
船的地位，我們的座位，是在前面。船身非常清潔，我們下去的時候，都先把鞋子脫去了。我們到那裏去，正是八月時節，蟹很肥美了。每隻總有半隻腳那樣大。那船主是個婦人，她很喜歡烹飪，我們覺得她是使我們最滿意的一個。清風吹拂在大家的臉上，一陣陣的菜香，吹進我的鼻子裏，一切都是可愛的。有時，我們盪了一會船，便上岸去參觀廟宇。於是便有許多賣花女來向我們兜銷鮮花。我們所感到的一切，正和登天堂一樣的滿意。有時，我們的船，由岸上的人拉着駛



a little corridor we had
a pass through

狹小的街

邊走走。到那裏去，要經過一條狹小的街道，這條街，也許可以說是世界上最狹小的了。我估計不過一呎闊，一個兩百磅體重的人，一定要擠不過這條狹小的街路。經過這街道以後，我們到了泊船的地方了。那船和中央公園的划船是兩樣的。船身是紅木做成，中間還佈置着房間，後邊的一節，是船主燒飯和搖



Soochow boat

蘇州遊船

行。這裏的風景，顯得莊麗極了，比上海好得多。

父親告訴我們他青年時代的故事，這使我們感得一種新的有趣的情感。

——亞娜作

蘇州

蘇州是我們每星期六常去玩的地方。杭州的風景雖然也不錯，但路太遠了，往往在車上要坐上五六小時。我們每次在星期日一早動身而要到下午的傍晚才能回家。

有好幾個星期日我們到蘇州去玩，而且去的次數很多，星期日總是遊歷的最好日子。

每在星期六，當我從學校中放學回家午餐時，我們便討論這星期最後的一天，怎樣玩法。父親說：「這星期讓我們去看電影。假使明天天氣很好，我們到蘇州去，怎麼樣？」父親說時將視線移向母親和我們三個人。我們一聽他的話，眼睛裏發着光，嘴巴不自覺地張開而顯出愉快的神情。母親一邊喝湯，一邊微笑着說：「很好，要是明天天氣晴朗。」於是我們三個真的大笑了，表示着驚喜。「讓我們再玩石家的遊船去。」「我希望他們明天是自由的。」種種說話，都說出來了。

我們在這天下午，靜心地在家裏等待着，不再問是不是還要出去的話，阿荅和亞娜很迅速地預備她們的功課；因為如果到蘇州去，那沒有時間再預備功課了。

第二天的天氣竟是晴朗的。亞娜從床上跳起來，再奔到母親的房裏問：「我們今天到蘇州去嗎？」母親還在朦朧中，但父親却輕輕地回答說：「去的。」不久以後，我和妹妹醒來以後，聽得這快樂的決定，便說：「王媽，今天我們到蘇州去，要去趁船了。」妹妹總是說：「真好，你今天可以穿着最美麗的衣服去了。」我却回答說：「不，不，今天我們要儘量地遊玩一下，不穿美麗的衣服去。」在王媽的心裏，一定想着，我們到蘇州去，是和其他的旅行是兩樣的。

不久，我們吃早飯了。母親告訴我們，只帶絨線衫去就夠。於是在九點鐘光景趁了火車動身，大概十二點鐘便到了那裏。一輛馬車把我們載到廣濟橋，那裏離船埠已不遠了。走過一條狹小的街道，我們常說很胖的某先生就是斜側了身體，也走不過這條小街的。

父親和亞娜跑到岸邊，妹妹和母親在後面跟着；母親穿了高跟鞋，在這石子路上走着，似乎有些不大適意的。石家的船婦人有兩個女兒，年長的一個，臉上有瘡疤，臉是尖長的。年幼的一個比較漂亮些。她們還有一個十歲的小兄弟。

父親一見他們，便說：「我們又來了。」那年長的一個便回答說：「很好，上船來吧！」我們一邊上船，一邊向他們問好；從旅館裏的人介紹我們認識這石家的船以後，每次我們到蘇州，便是趁他們的遊船的。船身用精美的紅色木料造成的，又分成前後兩艙，後艙

是搖船燒飯的地方；前艙也分成三段，一段是坐着休息的地方，中央是一個小客堂的佈置，四周都鑲着玻璃，但我們却坐在外邊的一段的時候來得多。父親和船上姊妹們商談着一天的遊程和午餐的費用。母親也參加她的意見，有時增加些我們喜歡吃的小菜，使我們更快樂。船頭這一段是十二分清潔的；那船上的石家姊妹進去時，總是先脫去了鞋子。船上人在準備午餐的時候，父親便上岸去買些花生米，和蘇州的糖果。我們也脫去了鞋子，在船頭上玩着，等父親回來，他也脫了鞋子上船來，我們便吃着東西。

因為整個下午要遊玩，所以我們又僱了一個男人幫同搖着船。蘇州的小河很擁擠，各種出租的遊船都停在那裏。還有載着白茶和鷄鴨的貨船，使小河上不能自由的行駛。我們的船，有一次被一隻大船撞着了，於是那個臉上有疤痕的女人，便站起來，又着手咒罵那大船上的船主人。她用着尖銳而流利的說話，罵了一大套，引起四周的船上人圍着相望。那大船上的人，也並不示弱，他們也用漫罵的口吻對抗着，在兩隻船已離得很遠的時候，他們的嘴裏還是「小鬼——」不停地在咒詛。其實我們不懂他們爲什麼要這樣的吵架，只用一句「小心些」的話就可以結束全部事情的。這也可以說是我們到蘇州去一種新的見聞錄。蘇州人所擅長的蘇白，我們是欣賞得清清楚楚了。

不久，我們的船駛出了蘇州城，母親也脫去了鞋子，坐在我們一起了。船駛出城以後，

便覺得清靜起來，河上也沒有貨船了。但有一次，我們遇見一隻輪船，很快的迎面駛來，一剎那間便擦身而過，船上的人互相用會意似的眼光望着，彷彿在說：「啊，有趣的遊船，你們是在園遊蘇州嗎？」

我們靜坐在那裏，聽着船底發出潺潺的流水聲，直等到船家姊妹說午餐已經預備好了，於是我們的船，便停在一棵大樹的樹蔭下，進我們的午餐。午餐以後，我們上岸去散一回步，只剩下母親坐在那裏和船家談着天。

稻田的空氣又柔和，又甯靜，稻桿隨風起倒着。幾個鄉下孩子在田邊玩着打彈子的遊戲。我們在樹蔭下瞧着他們，也覺得很快樂。

我們覺得船家所烹調的菜肴很可口，尤其是油煎蝦，是她拿手的傑作；這些菜肴，我們真像過年過節一樣吃得津津有味。蘇州的糖棗，也是上海附近的著名特產，這又使我們嘗到著名的茶點滋味。

不久以後，我們幾個人平躺在船頭上，我們把一隻手伸到船艙外面，隨意玩着水，母親吸着香烟，父親噴着雪茄的烟霧，陽光照着我們的身體，感着溫和而又舒適。後來我的座位讓給了母親，亞娜也讓父親坐到前面來，我們玩着牙籤的遊戲。我們的船經過了許多石橋和木橋，據船家姊妹告訴我們，蘇州有三十二頂橋在周圍。當船經過每頂橋邊的時候，我們總

仰起頭來望那橋上的名字，但有些已因風雨的剝蝕，不很看得清楚了。我們享受着這平靜愉快的光陰，妹妹却在船頭上睡午覺，她醒過來的時候，便說：「哈哈！我在這裏啊！」我們聽着都大笑起來了。不久我們隨意閒談着，談着一切，甚至評論船家姊妹們。

在四點鐘光景，船家姊妹又拿出有名的蘇州餅，那是又鬆又脆的如意餅，在進了茶點以後，我們便上岸了。我們希望常常有這樣的消遣，愉快的旅行呀！

火車中的兩小時，過得十分快，一會以後，我們便到家了。王媽問妹妹說：「蘇州好玩嗎？」妹妹只是笑着說：「好玩極了，好玩極了。」

我們真快活，意想不到這一天是會在蘇州的，而且在石家的船上進午餐。

——阿荅作

城隍廟

所謂城隍廟是上海城裏的中心。在假日或節日，那裏是很擁擠的。往往鄉下人起個大清早，到這裏來盤桓一整天。

星期日，我們也到那裏去玩過。那廟宇的真實印象，我已記不起了；只覺得那四周全是店鋪和攤販，廉價的鉛筆，戒指，棋子，麻雀牌，鳥，金魚，……是都齊備的。四周的街道

非常狹窄。珠寶店裏的假珠寶，假鑽戒，只賣一角錢一件，但看起來却和真的相彷彿。還有檀香木的摺扇，小人物小傢具的模型，那即使在上海老住着的，見了也有些心動。遊人是那麼多，無線電收音機奏着刺耳的音樂，或別的節目，使這街市格外來得喧擾和熱鬧。

那裏還有許多畫像店，和刻圖章的店舖你可以看見戴着眼鏡的老頭子，坐着很勤懇地在工作。

這裏有個放生橋，上面架着九曲橋，這是一頂有九個彎折的橋樑，人們很多站在橋上望魚的游泳，但湖水却不很清潔的。湖邊有著名的茶樓和酒館，而且還有著名的蔬食館，在那裏的蔬鷄蔬鴨，你不會嘗過滋味，簡直分辨不出究竟是蔬的，還是葷的呢！

小吃店也是很多的，還有出名的羊肉。這裏是一種特殊的情景，崇高而熱鬧，也就是中國古城的一種典型，現在却已經給另一種力量燬滅了。

——阿荅作

牯嶺度暑假

我們在廬山度暑假時；我是十一歲，亞娜是八歲，而妹妹是四歲。我們在那裏住了一個月，當最後一天離開的時候，却不禁有些遺憾，牯嶺是廬山著名的避暑處，這是一個離海岸

四五千呎的市鎮，那裏確實是很風涼的。

記得第一天到那裏的時候，我很快活，我們坐了三頂轎子，母親一頂，亞娜和妹妹一頂，我一個人一頂，脚夫是很願抬我的，因為我是最輕啊。而且我常下來走一段，讓父親去坐一會兒。有時我們都步行上去，讓轎子空着。這却是一個峻峭的山峯，一邊是狹路，下面是數百呎深的山谷，發出滾滾的泉水，瞧去是很可怕的。在險峻的地方，母親也常是下轎來步行，因為步行要比坐在轎上安全得多，亞娜和妹妹是用皮帶縛在轎裏，她們緊緊地握着橋的竹欄干。當我們到達山頂，涼風是更大了，父親握着手杖，驕傲地說着：「怎樣，我的意見好嗎？」他等着我們的轎子上去向着轎中每個人這樣的問。每個人都回答說：「好的，真的很好。」

那裏交通很是不便。當兩頂轎子迎面進行時，脚夫便要走得很慢。轎子進行時有很多滑稽事情。當轎子檣到峻峭山嶺，便有點兒搖曳。一個轎夫關照另一個慢慢下山去時，他並不說慢字，却另有一種呼喊的聲音。他們在路上都哼着調子，一個唱，另一個答着，「吭噲，吭噲。」

從山脚到山頂的旅程約中有二小時半的時間，有時我們停在路上，到路旁的茶館裏，吃些橘子喝杯茶，而脚夫也去喝茶。我們在這天下午開始遊歷牯嶺。許多可愛的房屋却在俯視

之下。我們到中國旅行社詢問旅館。後來被引到一所「仙谷旅館。」這是可愛的地方，客人都住在平屋裏，但建築得十分的精巧。我們租了兩間半屋。亞娜和我一間，妹妹睡在父母睡的一間中，因為她太小，不能和姊妹住在一起。每一小平屋有一條小走廊，小的會客室，大臥室的後間是梳裝室。妹妹在平屋裏有一件著名的紀念事情，那是我們忘不了的，她說，「在夜裏，如在走廊下的藤椅中，坐着讀讀小說。這豈不是有趣嗎？」她只是四歲，不會讀小說，現在她竟知道坐在走廊裏的藤椅中，享受這閱讀的小說的快樂了。

我們在屋中少憩了一會，亞娜，父親和我，潛行出外到旅館前潺潺的流泉前，第一次洗滌我們的腳，那時母親和妹妹是睡着了。我們脫去了鞋襪，涉步在水中玩，寒冷的流泉流到父親的腳指上時，父親說很快樂。我們也十分高興地說：「啊，看啊，我是怎樣過我的童年的。」後來父親進去看母親，他們已醒了，妹妹因我們沒有喚她一同玩，有些不高興，父親便帶她到泉水邊，她立刻起來大笑了。

這天晚上在這小屋中，我們真是睡得很快活而又安適。我們也醒得很早，從窗簾中望見從對面山谷中昇起的白雲。

下一天，我們租到了避暑的別墅。這是在山上建築着的石房子，三面是樹木，一邊對着山岩。再下一天，我們便搬進去，父親尋得了一個剛開掘的小水潭在房屋的一隅，而小溪中

的水流向那裏去。父親覺得要把它改造而利用它。所以當母親和我在取行李整理時，其他的三個出去工作了。這原來是一個洞，有小溪的流水流進去，父親想開掘成一個洗腳的水潭，他不願到遠地方去洗腳，於是化費二天半工夫，做成四邊用石子砌成的水潭，以免流水混濁，父親是十分地滿意了。可是他是一個勞心者，自離大學後很少用他的筋力，所以工作後他的手臂便很痠痛，三天不能寫字，因為當他握筆時，他的手便顫動了。母親憐惜地笑着說：「可憐的孩子，一點氣力都沒有。」但他不肯承認。他說他曾是半英里賽跑的得獎者（第一第二或第三），他是聖約翰大學足球隊的第二選手。但不管怎樣這一呎深一呎十吋長一呎六吋闊的水潭，在整個的暑期中確是很有用的，這水永是充滿而清潔，也從不外溢。結果我們不拿牠洗腳，因為水太少，但我們是用作冰箱。我們放橘子，蘋果，有時也放一瓶糖水或菓子露。我們每天早晨放下了那些橘子或西瓜到中午吃。這些東西的滋味格外好。

在某一個清涼的早上，妹妹去取一瓶水時，她在水中發現了一條綠而橘色的小蟲。他嚇得大喊了。我們出來一看，這蟲可照各人的心意而稱之為美麗的小蟲或是可怕的小蟲。不過這蟲確是稀少的一種，我們不知道怎樣把它處置才好的，後來還是父親把它捉起來，用了面盆把潭中的水灌出去，因為怕水受蟲毒，潭內是空了。但在兩小時以後又給水泉灌滿了。於是橘子和蘋果可再放下。

在山上各種奇異的昆蟲，有一種昆蟲它的身和腳望去像樹枝，要是它在樹上很不易看出來，有一次我們捉了一隻，然後再放它在樹上。父親叫我們誰先看見，誰先說出來，但仍然不容易找得。

有一次我們捉了一個「金蟲」。那很美麗而帶金綠的顏色。在它腹部繫着小繩，使牠自由地飛。在飛時看上去是敏捷的，但後來我們不給牠自由的飛着，牠竟悲哀地死了。

我記得牠和我們生活了好幾天。假使現在我給牠取名字，我將稱他「可怕而醜陋的蟲」
妹妹。

從城市到我們家有兩條路：一條是短的要用力爬山的；另一條是優美的大路比較長些。當我們疲倦時，我們走這短的路雖然是比較難走些，但想到家中有橘子等着你去吃，覺得路立刻是比較長了。這路上有野草和叢樹，所以母親却願走那條較長的路，但當我們抄近路的時候，父親時常伴着她走的。我常把手杖落掉當我們出去時至少落掉兩三次。當我落下一次時母親總說：「啊喲！一次。」以後我就緊緊地握在手中，十分留心，但不久又滑落了。亞娜有時也要和我一樣的落掉手杖的。有一次當我們在洗腳時，我的手杖是滑下水去，幸虧父親趕快去把牠拾起來了。

我們曬我們自己的鞋子，每隔一天的早餐後，我們拿出我們全部齷齪的白鞋子放在狹小

的走廊下。有的拿鞋子，有的拿白粉和布。我既是最大的一個，我當然是洗刷這白鞋而讓亞娜和妹妹撲白粉。有時這污點是刷不去，我便把牠全部浸入水中洗滌着。在我們曬鞋子的時候我們大家分工合作。

亞娜所做曬鞋的工作是最容易的一部分。她所做的是把白粉撲在鞋子上。妹妹做搬運工作。她一雙一雙的搬到天井中的石棧上去曬太陽。可惜到天井中去的路是不大好走的，好在妹妹是不怕的。她拿去了一雙後再回來，那時她會說：「還有什麼吩咐？」我們告訴她所要做的，然後再叫她即刻回來。在這時候洗刷鞋子真是一件愉快的事，因為我們是很安逸的，在山中更安逸了。

在下午當太陽有一點西斜時，我們便去上店舖，散步，或遊玩，有時我們到鎮上的小茶室中吃冰淇淋。我記得很清楚有一次在精美的牆上見到一張秦極露極斯的照片。我所學到的英語中，想到這「Ginger」是一種辣的植物。而外國人用作名字，豈不奇怪？後來我找到秦極露極斯非但是外國人並且還是明星哩。

市鎮地方很小，沒有多可以玩的地方，所以我們常沿小溪走，當我們見到優美的沼泊而行人不多時，我們會赤着腳去洗腳。我們常去找塊大石把東西放上。母親當她心神愉快的時候也會脫去襪子而把腳伸在冷水中，那是常由父親所勸導的結果。我們在小潭中涉水常想找尋

出美麗的小石子來，有一次妹妹在石上一滑坐倒在水中。她的袴子是濕了。後來在回家的路上她是沒有穿着袴子走的，這是一種極有趣的事。（我記不起了——妹妹註）



在黃昏，很寂靜，有時我們在長途旅行

後，我們在家穿着寬大的衣服覺得很愉快。

問 雖然傍晚時常有點寒冷。我們都煮沸了水洗
問 澡，我們改穿了拖鞋和睡衣。女僕從廚房中
拿出油燈來了；時常是三盞或四盞燃燒着。

問 我們拿了一盞到臥室或客室去。這是很好玩的，你看房內閃動着這樣小的燈光。廚司還沒有預備好晚飯，我們坐在客室中談笑和遊戲。有時候坐在母親的膝上而有時候在父親的膝上。我們時常跟着母親去觀看床舖是否

安置了，晚飯好了沒有，廚裏有沒有餅乾剩着。有了這燈光，我們的父母和我們至少可以不怕黑暗了。

在牯嶺我們不大在晚上出遊，僅僅有過一次，這是我們需要真正的休息。因為每天晚餐

時，我們有一大片笑話。妹妹常坐在母親的旁邊甚至有時在膝上。那時她還小，但很能自主了。她吃飯時很慢，我們常常催她快些。但是母親說：「不要管她，讓她去吃。」燈是放在桌子的角上，有些小蟲飛撲着燈火。有一次我們看見有一個跌到燈光下死去了。還有的眩暈地跌入碟中，不過這不是常有的事。

吃好了晚飯女僕已揩桌子揩乾，我們再圍了桌子坐着，那是一隻書桌，一隻餐桌，或是門牌桌，我們玩簡單的一種牌，撲克牌，驢牌等等。我們娛樂着比較人家真的玩撲克牌還有趣。有些牌妹妹也能玩，有些不能玩。於是她會說：「你們玩牌，我只好睡啦。」便在母親的懷中睡着了。有時我們不玩牌我們玩棋或其他的遊戲。亞娜常是玩得很好。

我們常愛聽父母講他們童年的故事，新年軼聞，學校玩笑或是他們第一次的見面。家鄉的人物都是我們談笑的資料。「啊，B是怎樣？」「啊——他仍在那裏，沒有變動。」關於某某姨怎樣？」「是的，她在新加坡同着丈夫在一起很賺錢。」談話這樣的進行着很幽默。或是談到排隊入教堂。那是男孩一隊女孩一隊。當大的男孩看見女孩已前進便告訴小的男孩趕快到前面來。父親那時是一個小的男孩於是便領頭。他照他們吩咐的跑着。教師看見了便責問父親。這確然是不公平的，而他自己也不知道錯在那裏。

廬山的風景是驚人的。在早上我們可以看見密集的雲在山谷上遊移，在雲去後太陽又迅

速地照耀在青山邊。當烏雲從開着的窗戶瀰漫到空中時這早上是更涼了。身上覺得有點兒寒顫，空中是模糊的，於是我們要把門窗關着片刻。在小鎮附近有一個亭是觀日落的，有一次我們坐在亭中，等候這太陽落山。這是一塊小地方，有石檯石桌。那裏有一羣羣野外宴飲的人。我們也想到此地來郊外宴飲，結果是沒有實行，這落日確然是偉大莊麗的，混合了各種的顏色紅的和黃的，有幾處是發現紫色。這是一個奇特的景象。

還有松樹路。這路在山中很高的地方，兩面美麗地植着松樹。路上全鋪着小石子，平滑而清潔，在傍晚到那裏去漫步是很有趣的，風是吹在松樹上前後的搖擺着，所發出的聲音正如遠處海洋怒濤的吼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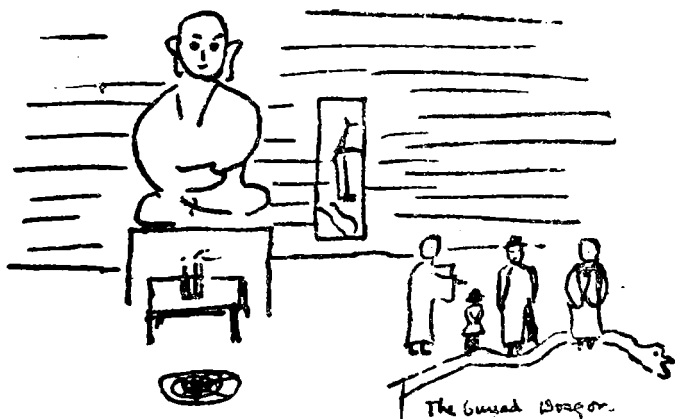
在牯嶺很少雨，但，雨來時却是傾盆的大雨。並且是很猛而很快。雨點多而大，一剎那全山都濕了。那音調很悅耳的。像五月的雨，我們稱之謂女人雨，因為細小下得久。牯嶺的雨很偉大像騎着馬的英雄，疾奔而過，不久，便停止了。假使你在外面旅行或其他的事情，遇着了雨，即使在濃密的樹蔭下，也難保持你衣服的乾燥。

我們在家而遇着雨，我們趕快地把面盆水桶等等放在外面，積受這清潔而甜美的雨水，作為洗濯之用，免得傭人從遠處挑井水回家的麻煩。這雨點在各種不同積水器上，發出不同音調。也迅速地充滿了。雨後我們的小水潭常是漲了水，我們便去傾出些以保持其水平。有

時在我們洗澡前下雨。母親允許我們在雨中行走，讓雨滴落在我們的身上。在這種地方，是特殊的感到滑稽的趣味。

我們住在牯嶺的時候，曾作了三四次長途的旅行，尋訪山上的名勝。我們常喚了兩頂轎子輪流地乘着。廚司是從上海帶來的，所以常同着我們一塊兒去。當家中出發時籃中藏着水菓，毛巾和清水，上了峻峭的山嶺叢林的山地，有一片古地會住着著名的作家，曾爲帝王們用作消憂勝地。當我們每到一處或聽和尚們談述其勝蹟，或聽轎夫告訴當地的故事。有一個古刹明王會用作藏書之所，那是一所名流羣集的寺宇，假使遊人到牯嶺必定要去參觀一下的。在大廳的石板下據說有一條老龍。他們以爲是眞確的，因爲假使你用手杖敲這石板的曲紋便有空洞的回音。這紋恰正在龍身的形態上。石路旁有野百合花及其他美麗的花朵。爲了採這野花，我們常奔跑轎子前等他們來。在中午到外邊遠足覺着很熱的，所以當我們見到了優美的溪水，我們便脫去了襪子浸入水中洗脚。這眞涼快極了。在旅行中我們常在寺宇裏進午餐。和尚也會供給我們肉類，他們給我們山中清潔的泉水所煮的茶喝。有一次我們嘗到了天下第七名泉的水。我們肚裏裝滿了這水還想儘量帶些回家，但只有裝了一瓶。山中各種不同的景緻都是莊麗的。我們攝了許多張照片。

在牯嶺有一個朋友，父親伴着他玩得很久，他是某雜誌的編者。他第一次來訪我們在一



特 領 的 名 寺

個下雨的下午。父親在以前却沒有會過他。他是一個和氣人又精於古文。他善繪中圖畫而穿中國布鞋，他既和父親母親成爲熟識的朋友，他便常在我家吃飯甚至有時一塊去旅行。只是有一件事使我們對他覺得失望的是：在我們離開牯嶺前他允許給我們幾隻松鼠。我們不知道他將給我們的是真的松鼠還是松針所造的假松鼠。總之，他說這樣的一句話，亞娜，妹妹和我熱切地等候他來，希望見到他手提着的籃中藏着松鼠。可是每次他來都是空手，但我們自己還安慰着自己說他將在下次帶下吧。後來在我們動身離開牯嶺這一天，他說要來和我們送行。我們已坐在轎中，在旅行社前他來了。來時依然沒有松鼠，我們對他真是很生氣，因爲我們已計劃着怎樣把這松鼠帶到上海了。

有一次我們從長途的旅行回家，我們經過了一個瓷器市集，那是平地上，遮着油布。我

們便走進去參觀，我們見到了販賣者放在桌上美麗的瓷器，可惜時候不早了，槓轎脚夫催促我們回家，所以我們沒有買什麼。兩天以後，我們從家中走到這市集去。那人還認識我們又向我們招呼說：「來買了。」在牯嶺附近地方是出產着全中國也許是全世界最好的瓷器。每一個小碗總是精細地藝術化地施彩着，而它的表面常是十分光滑。那裏有許多我們想買的，當然我們不能全部買它。我們只買了全套茶點用的瓷器和幾個裝飾用的花瓶。有一個我所最喜歡的是天青色的花瓶，口上飾着同一顏色的小龍。在買時很滑稽的，買者常說着虛價。當作我們是外國人。母親很明瞭他們的虛詐，她常說：「打對折，否則我們不要。」於是他們說：「這是不可能的，我們不好賣。」父親認爲打對折是太說不過去。談了二分鐘以後他們知道母親不是外行，於是雙方都讓步。結果是六折或七折買到的，這也是一種藝術。有時候母親已走出了市集，他們再出來說：「賣了。」於是我們再回進去。有時出來了兩次，再進去了兩次，那時我們是屈服了。

在牯嶺沒有影戲院，但我們並沒有失望，因爲在山中有別的很多有趣的地方。這鎮是很小但很可愛，有一所大的書店，父親是常去的。在大路上的店舖可分成兩部；一部是賣中國人的而另一部是賣外國人的。在中國的部份是小店舖出售舊小說和熱烘餅。我們看他們做餅，我們買來吃，他們做得很熟練而有經驗。

在我們住在牯嶺的時候，父親正在寫「吾國與吾民」，在早上他便在客堂中打字。在牯嶺我們也讀書。每天早上我們練習寫字和讀書。這時妹妹正會畫古怪的圖形。當我們讀書時，他也坐着畫圖毫不疲倦。

在早上我們剛醒時，我們便在床上玩，我們用被單當作天幕而坐在這天幕內。不久父親和母親醒了，我們去啦窗幔。當我們聽到了父親說：「早安」我們三個即刻赤着腳奔到他們的房中，跳在床上去坐在父親和母親的旁邊，他們講述古代的故事。於是父親穿着睡衣偷偷地出去，從外面敲着窗子用着美國傳道師的中國話語氣，問着林先生在家沒有。美國的婦女總說不好中國話，因為他們不知道運用那中國的語調。他們說一句時，總是一個字一個字說的父親學得很像，我們都笑了。不久我們都起身。

在動身離別的一天，使我們很悲傷的。雖說我們再回到城市去是快樂的，我們總覺到離去這個可愛的小鎮是很悲傷的。這天早上我們很興奮；早餐以後我們最後一次走下這曲折的行徑而到了旅行社。我們最後一次坐了三頂轎子，我們帶着水菓和水瓶。C先生送我們離開牯嶺，於是我們便起程。在涼快的晨風中我們離開了牯嶺。我們不時回頭後望，見到這仙谷在高樹後消失了。在有些地方我們仍能見到幾所房屋在雲霧之中。

當我們下着山嶺漸覺熱了。後來到山腳時，已感到呼吸很偏促了。

我們在九江住了一天等輪船。天是熱得忍不住。在那花園旅館我們租了一間房間。那完全是中國式，很優美位於著名的大湖旁邊。午餐後我們各人都靜靜地躺在床上。起身以後，便坐在花園的椅中。園中有很多的盆花。那熱氣使我們很不快，尤其是在牯嶺愉快地生活以後。在這花園裏我們仍能望到牯嶺的山峯以及四周環繞着的雲層。我們都幻想到住在牯嶺享受着涼爽空氣的人們是多麼愉快。

這夜我們到聞名的老菜館去。我們吃了著名的九江菜；我們豐盛地享受着。在房間中有人拉的大扇。他的手中握着許多的繩索。連接在各房間的大扇上。所以當他拉這繩時，扇子便擺動而我們得到涼風。這夜月亮照耀得很明亮。我們租了一艘船，因為在這裏非到深夜是睡不着的，船上人是一男一女，他們慢慢地湖心搖蕩。一邊是橋的拱門和在閃動着水沼面上的月亮。另一邊是忙碌的一邊，婦人門正坐在岸上洗濯他們的衣服，他們洗衣的方法是很滑稽；他們用捧打衣服的。他們在夜裏洗衣是因為日間是太熱。遠遠地在湖中依然可以聽到岸上的打衣和談笑聲。我們坐在母親的旁邊一半睡着，一半傾聽着船上人所講的故事。後來漸漸的涼快了，但我們還不願便回旅館去。父親懶散地吸着烟和船上人談話。母親靜靜地坐着望着湖面以及四週的一切。妹妹在母親的臂中。所以我們靜悄悄地坐着直到十一點鐘，我們才回旅館去。

這樣我們便離開了九江而回到上海來。

——阿蒼作

天目山

在一九三五年的夏天，我們到天目山去玩。從杭州到天目山約二小時，從上海到天目山的全部旅程是六小時。到了杭州我們乘汽車到天目山。這旅途是很美麗的；我們駛過了稻田，在新闢的公路上向着山頂忽上忽下的行駛。在車中同着父親不會疲倦的。我們常有遊戲，故事或其他的事情娛樂着。

這個假期和在廬山是完全不同，雖然我們仍舊住在山上，但我們是住在寺裏，（中國的大寺宇常有房間留客也可供給肉食的。）那裏沒有店鋪或街道。我們是完全過着山中幽默生活。

我們乘着轎子經過了小路上山。我們聽到各種的鳥叫聲。那裏是很冷靜而陰涼。妹妹問山上有沒有老虎，母親回答說：「希望沒有的。」在妹妹的心中充滿着「黑暗森林」的印象。我們到達了寺宇，在那裏的前面只有三四所小酒館。那寺很大，有許多間房屋。我們於是被導入客人的特別宿舍。那房屋是很清爽整潔，中間有客堂和餐室，兩邊分着有八間最

好的房間，這時（正是十二時）從遊節處遠望仍可見濃密的雲霧，下面正是蜿蜒的小溪。我們很快樂見到有這樣近的河流又可給我們洗腳了。

我們佔有了後面的兩間房間。那家俱全，是中國式。我們中餐後得到安置，這夜我們在黑暗中躺在牀上，聽着潺潺的小溪流水聲。

後來我們調換了一間光亮些的房間，在客人中僅有一個人和我們一般的住上一個月，其餘的都是暫時的游客。他是很現代化的青年戴着深度的眼鏡，剛從某大學畢業。他的舉止和動作似乎是很不平凡的。

第二天我們到小溪邊去試探了，那水是很淺，要游泳是不夠深，但不管怎的我們是去洗着腳，母親也洗。

有一夜晚餐後，當我們孩子們已退居於房裏，我們的父母在外面客堂裏同着朱先生談話，我往的門沒有關只是下着門幔，朱先生是漸談漸響，父親和母親靜靜地聽着。我已忘記他所談的什麼，但是那時他很興奮。他曾在寺前的小酒館中喝了些酒。我們從門幔裏張望。看見他的臉色完全是紅的，母親溜進來告訴我們說他是喝醉了。我們是怕了，記起了他是有根鎗的。我們要母親進來，但她輕聲的說朱先生是要人聽她的談話，所以她又出去，父親不想勸他安靜，因為他自己並不認為他是吃醉了。我們聽到了些關於火和光的談話，我們睡

在床上恐師將會發生什麼，我們是睡不着，後來父親和母親向他說聲再會便進來，於是我們很快樂，不久聽到他的喊聲說「熄滅這燈！夜裏點着燈是危險的，每一盞燈都要熄滅。」從窗子中父親見到他拿鎗催着戰慄的和尚去熄滅燈光。這是父親到了明天早上才告訴我們這事。為了安全起見房間裏的火都熄滅了母親和父親亦在黑暗中洗臉。我們聽到他沿路的喊聲，一手拿着電筒，一手拿着可怕的鎗而後面跟着小和尚。他這樣的巡視了全寺，那使和尚很驚慌的。他強迫這小和尚去吹熄這大殿中央久點的長明燈，那將使下一天各和尚去遭不到菩薩的寬恕。後來父親聽到他回到房中，吹熄了燈到床上睡了，因他的房間正和我們相對，幸而他沒有開放過一次鎗，下一天的早上，似乎是暴風雨後的晴朗的早上我們在中餐時和他相會，他有點兒不安關於昨天晚上所做的事，我想這全部的事情將比他思考中的更多而更大吧。

這寺宇在山的半腰而頂上另有一所小的寺宇那裏住着真的隱士和參禪家。我們計劃上山的旅行去參觀幾千年的老樹。朱先生同着我們作上山的旅行，他帶着鎗但幸而沒有帶着他的醉態，他說在深林中也許有老虎，因為還沒有人證明山中是沒有的。他的心神是十分愉快。他讓父親察驗他的鎗，在路上我們經過了幾個名樺古怪的涼亭。又在一個潮濕的角落裏我們見到了這古樹。那是屬於松樹的一類，我想很高很高的，樹幹並不十分大，但也有四個成人

的繞抱。那是朦朧而涼快的在重疊着的樹枝和樹葉間太陽是射不進的，我們休息了一會兒，——四周的景王都很平靜，於是我們繼續向前進行。在頂高的地方，使母親心中覺到不舒適。那是爲了高度的緣故。我們趕快走進了寺。在寺裏我們同着朱先生中餐。裏面也有點迷霧朦朧，大殿上有幾尊菩薩，庭園中有幾隻雞犬奔跑着。我們吃了熱的中餐。中餐後我們坐着喝熱茶。我們看見熱茶的蒸氣從杯中蒸散出來在冷空氣中消散了。外面轎夫吃飯笑聲很大。幾個瘦健的和尙招待着並和我們談了一會話。從這窗中望去所能見到的只是樹木，各種不同的樹木和潮濕泥土上的植物，庭園中全是樹木和白雲。母親和我們都奇怪在這樣的地方怎能生活。但這生活比之在屋中完全獨居着的老人還好得多，那石室離最近居民的住所相隔一兩鐘的工夫。我們在路上便招呼他而走進這石室。他還喜歡接見人民而和他談話。我想每隔兩天從這寺宇中總有人帶東西來給他吃的，他也是一個和尚。在這古室中有一尊小的金菩薩在牆上。廚中有許多的古書。

我們都奇怪他怎能修練到在森林中單獨生活。我們太急着再回到寺裏。

住在寺裏的客房中是十分快樂的。我們喚了一個女僕洗衣服以及煮我們喜歡吃的菜，那便是煮我們所需寺宇廚房以外的菜。有一次我們告訴女僕去替我們買一隻鷄客僧忽然跑來告訴我們到寺外去殺，但煮還是在寺裏的，我們照他們告訴的做了，結果那雞是煮得很好。

每天我們出去到小溪邊遊玩。一天我們找到了一個足夠游泳的水潭。那使我們很快活，我們早晚都要到那裏去。

一天父親帶我們去觀看全寺，因為我們還沒有看到全寺的一半。有給小客人住的便宜房間，有他們參禪的大房間那裏有一排排插草的坐褥但兩邊是紗來分隔開，好像另一間小房間。那便是大和尚參禪的地方。

還有一間大房間那裏他們是在念經的。雖然從開着的門中有光線射進來，但這房間事實上是非常黑暗。香烟是很濃厚的；除了敲着法器的一個，許多和尚都跪下。這法事是由一個和尚開頭復低下喝了一段於是全體跟着合唱；不久接着木魚，搖鈴，銅鼓的雜奏聲。這是開始。這聲調是很抑揚頓挫，起初逐漸的加快於是同一的快；有時慢而沉後來再加快。末了時，管時間的木魚聲停了。全體的合唱也停了。我們從來沒有聽到這樣的唸經，於是我們回到了房間裏便摹仿着他們玩。

然後我們被引到了藏經樓或是收集室。那裏有許多的古書都是抄本。此外我們看見了真的佛教和尚死後的本質。照規矩當和尚死了是要火葬的，假使他是真的和尚在死灰中可以找到一個本質的球。好像一粒珍珠完全是白色。在這玻璃匣中保藏了三個。我們見這東西有點兒怕，但那些是否真的是和尚的本質或只是欺騙無辜的遊歷者，那我可不知道。

除了在水中洗澡玩弄外，我們讀一些兒童書和在山上作遊戲。

有一次當母親從小溪中洗腳回來，他說她肚子痛。我們想那是不消化或是受寒所致，但後來肚子逐漸的更痛而母親發着寒熱。我們不知道這是什麼。不料母親真的病了，她不能起身或是多吃些。我們是很煩悶着。從附近的市鎮上請了一個無名的醫生來。他看了他只是說這病是不消化，但是這痛苦還不停而熱度很高。我們在寺裏面不知道怎樣辦我們希望即刻就恢復。

這是可怕的，在同一的時候寺中的一個大和尚剛死去。我們看見他在帳房間的外面躺在車中。這感覺是很可怕，照寺中的習慣，這死體要放着唸三天經給他敲木魚尤其是各和尚要輪值着，那和尚唸經的地方正在客人房間的對面，相隔不過三十呎距離的天井。整整的三天直到末一天的深夜他們才停止誦經。母親睡在床上只聽到向死人的唸經祈禱聲，這確然是可怕的。我們大家都覺到可怕而朱先生很好的常來看母親。我將在此補充的說一聲，朱先生所作的滑稽行爲是爲了失戀的緣故，那是他後來告訴父親的。有一夜母親覺到真的難忍的痛苦，父親不得不走到帳房間去請醫生。通常假使我們要到帳房間我們常走邊門，向外走進了大門便是帳房間，這路是很曲折環繞一段在寺內的路。這夜小門已關，父親獨自拿着手電筒，要經過長的走廊和在宏大黑暗的大殿中的金菩薩才到帳房間，當燈光照在菩薩和走廊上

所生的影形最糟了。父親起先不說後來在上海他說那時他有點兒可怕的。醫生是沒有來，而母親爲了對面小客堂中唸經聲而更加刺激着神經的煩擾。這三天可怕的日子後來是過去了，而我們便整裝離開天目山而回上海來。在回來的途上我們租了兩輛車，一輛是母親和父親，而另一輛是我們三個。在路上母親的熱度常在華氏一百〇四度左右。我們毫不惋惜地離開了這寺。我們在那裏大約是兩星期。幸而火車上的頭等車並不擠，母親可以睡下來。當天的黃昏到了家裏，即刻便去請柯利醫生來。據說這是坐在冷泉水中所起的腎臟症，（沒有人會想到的）而母親病了一個月才全愈。那真是所謂「去時心切切，歸來無所憶。」

但是我們是很快樂的，爲了母親是全愈了。

——阿荅作

杭州

說杭州，將不知那裏談起，因爲我們已去了許多次，而杭州又這樣的偉大，有名，到處有可玩的名勝。但我將告訴你其中一次的旅行吧。

在春天的復活節假期中，我們到杭州去玩賞春天的湖光山色。我們由自己的汽車夫駕着汽車出發的，那時我們很自由。我們的行李縛在車廂背後而食物是放在車中。我們很安適的

坐在汽車中，阿金開了大門，其餘的僮人都站大門邊歡送我們。那時我們便出發了。我們在車中歡呼着說：「哈！我們又到杭州去了。」這條到杭州的公路是新開闢的，所以也是十分新式的路。每週抄在這路上常有一羣時髦的人，駕着車來回的駛着，在小報上常有一段段關於這路上汽車闖禍的新聞。汽車夫是很小心地駕駛着，假使不小心那便會有意外的危險。

在路上是很愉快的，我們時常停車去散一會步，有時路上不十分熱鬧，或是離鎮很遠時，父親便自己去駕駛，到了將近城鎮時再讓汽車夫駕駛，因為警察要查驗駛車照會，而父親是沒有的。我們旅途中的一段是靠近海濱，我們可以見到漁人捕魚的情形，在那裏我們停着車吃我們帶着的點心。海風吹到我們的身上，使我們感到那裏還有一點兒冬天的現象，那食物有燻鷄，水菓和飲料。這是一種車中的伙食。吃完以後，我走下這小石的海灘去看漁人捉魚。在魚網裏有幾條魚以及蛤蜊蠣等等。在遠處我們從烟霧中還見到幾艘船。我們不能在路上久停，所以不久便回到車中繼續我們的旅途。餐點後我們都在車中瞌睡。近杭州時路的兩旁都是竹林。雖然竹林很密，但仍會引起駕駛到竹林去的概念的，這些竹林是表示杭州將到了，還有藍底白字說明從杭州到上海多少公里等等字樣的路牌。

竹林以後便到杭州，街上的小孩當我們車輛駛過時便呼喊著。他們見到了車輪上的泥塵便知道我們是外鄉人。

西湖的前面有一所小旅館。我們很喜歡這旅館，因為那裏的食物很優美，房屋是中國式而有近代的設備。

玉泉是旅客到杭州後的常遊之地。那是距離城不遠的寺中，在這寺中有一個大池，養着數百條魚，大的有六尺長，其餘都在一尺以外。佛教徒是買來放生，在裏邊的，他們住在池中繁殖着，寺裏的開銷大部由遊客參觀這放生池捐助而得。

池的四周環着籬笆，近籬的附近有茶座，我們坐在座位上從魚餅碟中拿着餅屑擲給魚吃，我們看見魚在爭食。在桌上我們有一壺茶還有中國糖菓及西瓜子等。每天擠滿着人即使下兩天也這樣。寺內的小販出售着雲石的，玉的，珊瑚的念佛珠以及宮殿上的磚瓦等。

這些磚瓦也有真有假，從小販的攤上常有認貴重的東西為無用的，而這些佛珠即使是真的價亦不貴。

在這池中的魚是很擠的。他們常游到石牆口，那裏有清水流出，他們常要爭奪大塊的餅而結果為大魚所得。人有見到大魚搶得便喜歡，因為大的可以一口便吞下去，小的却要咬小了才吃下去的，幸而魚是不會開口，否則玉泉將不會這樣的聞名了。

一個和尚帶着募捐簿向觀魚的遊客寫願，說是在菩薩面前做些好事——捐款給寺裏。有些佛教徒真會捐出五元，十元或二十元的，但我們不是佛教徒拒絕他們，臨走時我們只放一

元鈔票在桌子上。我們的座位是在陽台裏面，這陽台的左右，有許多小客室，給女遊客休息的，牆上掛有古今名人的書畫，還有許多和尙照片那是不能引起遊客多大的興趣的。

這些魚現在被日本兵捉來，煮着吃了，不管他們也是信佛教的，但我希望不這樣才好。聞名的杭州西湖確實是一個最美麗的風景。在早晨，白天，黃昏，晚上都是美麗的。

在我們到達的一天，我們乘船遊湖欣賞這傍晚的湖景，西湖分成兩部，裏西湖和外西湖那是由兩條堤來分隔的。這兩條堤是由兩位著名的詩人白居易，蘇東坡才出名。除這兩條長堤以外，另有幾條短堤和島嶼。當我們坐在船中，我能縱觀全湖，比從環河的柳樹間望去優美得多。遠山的景像並不十分明顯，那形影倒映在明鏡般的西湖中具有藝術色彩。這些遊船與蘇州的不同：那些船比較小些而少裝飾，但還清潔。有些上面遮着布以擋雨或太陽。但通常在晴天時人都不要遮蓋的。在有幾處的湖面上種着荷花，我們可以見到它的嫩葉和新芽。因這時荷花開放尙早哩。

在這戲劇般的西湖中，有幾塊紀念政府事業的紀念碑。那像在巴黎和諧之地的埃及桿一般，你可設想有這樣的東西加在西湖上是不是給西湖減了色。當父親見到後，很生氣。「這是污辱了西湖的全景，」父親呼喊著。但母親笑着說，「既然有了，隨它去吧。」

那裏有一個小島沒有什麼東西，只有揚柳和青草在那裏生長，父親說「像這樣，豈不美

麗。我希望市一讓它這樣隨它去，不要在上面建築紀念物。」我們見到幾個巡警管宿在那裏。

在西湖有一半島，爲許多作家，詩人，美女埋葬的場所，在杭州，坟墓和其他的地方是不同的。好像是半個球形，那是水泥做成上面很光滑。前面有一塊石碑簡單地說明生前的略歷或僅僅是他或她的名字，在舞蹈着的楊柳樹及湖光反映中，這確是一魂優美的葬身的所在。在春天爲遊人旅客所遊賞贊美，在冬天來時也可羣聚談笑吧。

那裏葬有一個有名的可憐的棄妾，許多人在這些坟墓前鞠躬而父親也這樣做了。另有一個坟墓是一個作家，他和他的妻子相對峙葬在同一的小花園中。他是一個古怪的人物，因爲這半島公墓，還有一片片的空地而不讓別人去埋葬。

還有一個坟墓我要說的。那是一個聰明的女孩子名叫蘇小小的坟墓，位於一條短堤的進口處。坟上有一個小亭。亭的柱上刻着優美的讚語。我感得很不快的，那是許多小販坐在她坟上遮蔽了這小亭。那是普通販賣桃子的。我想假使她的精神是存在的話，那時她將作何感想。

讓我們不談坟墓再說風景吧。在湖岸上有許多許多的舊官僚的別墅。那些真是中國的大房子，充滿了奢華。有些是屋主犯了法，把房屋充公，於是公開遊覽。那房屋真夠稱「深」的。

左右有曲折小徑有時意外地可以發現些小房間。人走到了裏面，將不知道怎樣走出來。每一個小地方都似乎很祕密而靜僻。岸邊還有一個小的博物院，藏着古代的樂器，但是沒有像別墅那樣的有趣。

有一個酒館叫做「樓外樓」的面臨着西湖，我們到杭州後總要去光顧的。有活的魚蝦蟹蛤於這個簍裏浸在湖中，當顧客要魚時，他們會跑到湖岸去拿起來。所以那裏的東西都很新鮮，尤其是魚類。母親有一次要吃活蝦。便有一碟罩着蓋的菜和醬醋拿給我們，這活蝦是罩在蓋底下，否則將要滿桌亂跳。母親打開一條縫取了一隻即刻就罩好，母親說很可口，大家也各吃了兩三隻。有些逃出來，在桌上跳得很高，還有一隻跌在醬油裏游泳。後來我們吩咐堂倌去煎一煎，這滋味在我吃起來似乎要好些。

每年這時候有很多的燒香客人到杭州來，他們是從小鎮上來的年年來一次，用進香的名義而玩杭州。

他們有些是步行了幾小時才達目的地。年青的女孩穿着淡紅，紫色，天青等色的衣服，年老的穿着最好的黑色綢衣服，每一個他或她的肩上都掛着一個惹眼的黃色袋，裏面藏着香燭和寺字的捐簿。在杭州最大的寺宇是靈隱寺和岳王廟，岳王廟是建來紀念一位忠心報國的將軍，他是被國賊所害的。寺很富麗，門和牆上豐富地漆着中國的橙紅色，金色和黑色。這

顏色是很壯麗的，香客在大門口進進出出，大殿中的拜墊上跪滿了求福求祿的人們，祈禱着今年的好收成。有一種慈悲菩薩，我想這是爲人們求子的女菩薩。人們跪着，把香燭燃在架上，正如天主教在聖像前燃燭一般。菩薩所穿的金色新衣都是香客所捐的。全廟的色彩漆得很光耀閃眼。

這岳王廟是岳飛的坟，還有賣國賊夫妻兩個的像。那是兩個石像跪在忠心耿耿的將軍前。七百年後的人們大家還在唾罵這石像，這尊貴的坟墓傲然地享受着在前面燃燒的香烟，香客們小心地走向四周觀看；但他們是無限地歡樂着。

一個靜朗的早晨我們向玉泉山出發，車輛駛到山脚下，在每一石階的兩旁，隔了十尺遠近便有一個乞丐。這些乞丐都很醜陋，有的是跛脚，有的是瞎眼，他們伸出手討錢，有幾個是很可怕。沒有人能夠想像到這樣的景象。這是乞丐集合之地。後來我們明白了原因，因爲在這春季，差不多每個拿着黃袋的香客，却要到這山頂上的寺宇去進香，他們既是來進香的，那末這時的心腸定是慈悲的。他們佈施乞丐是表示行善心做好事。這些乞丐有時假作生病，其實是強有力的乞丐會會員。父親給我們——亞娜和我——一共四十個錢，讓我們任意佈施給我們願意施捨的人。走不到三十級石階已施去了十個錢，母親叫我應該節省些，因爲還有一大段路要走。所以我們只給在路上每五個乞丐中的前一個，每個一文錢，但還沒到山頂施去

了三十個錢，所以我告訴亞娜，我們還要省些，作爲回程佈施哩。

這是道教的寺觀，我記得有些外國人正在攝這些道士服裝樣子的照片。他們的面貌並沒有特殊的或任何和我們不同的地方，但我奇怪爲什麼這些外國人喜歡攝他們的照相。在這山上，有一所很現代的亭台，可以俯望杭州四周的全景。

從那裏可以望到海邊樹葉般的大小的漁船，另一邊可以遠眺西湖全景，有別墅的屋頂隱現於楊柳間。在那裏我們喝了一杯茶，休息一會兒才再下山。

下山是比較容易而迅速，在下山時，佈施完了所剩的錢。這次的旅行沒有像其餘那樣的愉快，但是却得了一種新的經驗。

在我們離開杭州以前，我們同着朋友到郊外野餐。在早上十時，我們乘了兩輛車出發。太陽很晴朗，但我坐在汽車內，很是煩悶。先是經過了城市，不久到達了美麗的風景之地。這地逐漸地離開了公路而向着山。我們所過的各處都似乎優美的，有時下車少息。我們駛了半小時後到達了點綴着紅色和紫色的較高山上。我們很興奮，當我們駛近時，我們發現了杜鵑花的山地。我們的朋友也興奮，於是我們都下車。這些花是紅色，粉紅色，玫瑰，紫色，都混合在那裏。這樣的山地是很華麗的。父親說這裏像十七八歲的青年姑娘，穿了華麗的衣服一樣。這話真不錯。我們想採集些帶回上海去。像這些還沒有種植過。但後來我們想假使

現在便採，將於回家前都已枯死的，所以我們決定到回家時採集，我們沒有採集一朵花。我們再上車而這景色便遠離在後面。

後來我們到了一個小市鎮，也有清潔的流溪。母親提議我們在那裏野餐。大家都同意。我們便取出食品，到石子岸灘邊。這石子已夠清潔，但成年的婦人還在石子上舖了報紙。食品是簡單得很。我們前面河裏經過了上面站着人縛在一起的木排。這木排是預備運送到某處地方去的。人們把樹木用繩子縛在一起成一大木排。於是在水上浮動。人可在上面用竹篙撐在河裏撐着，而使它向前推進。這樣使他們很輕便，因為水也正和他們同一的方向流動。那水很清潔，後來我們都在那裏洗手。肚子裝飽了以後，我們又沿着小徑和橋梁漫遊。我們的後面有兩座小花園，那裏有各種燦爛的樹木，我們談談笑笑，真覺有趣，談了一會。後來我們回到了車中。回時他們決定不願走原路回去。我們很失望，但母親說：「明天早上在動身到上海前，我們可以再來採集的。」

這天下午我們在杭州的店舖去買土產品。剪刀和杭紡是這城裏的土產品。我們到一家剪刀店，門前掛有一把大剪刀作為標記，我們買了各式大小全套的剪刀。這些剪刀縫衣用最好，我們常用以代外國剪刀。布店是中國式。那是大而冷靜，裏面裝着玻璃的天窗，可使光線充足些。許多的店員站在櫃台邊閑談着。當我走進去時，他們的談話便中止。他們很注意

的來招待我們。那絲織品是很堅牢而美麗的，母親買了幾疋給我們。

這樣我們開始整理行裝，在桌上的玻璃缸中有一條小魚。這是父親在等候我們的時候釣到的。我們都有一個釣魚桿。但只有父親釣到了一條魚——三吋長，這魚是太小了，所以父親把牠放在小缸中，不時的誇說着，但是母親聽了微笑着說道：「是的——三吋長。」我們也大笑著。我們對這戲謔也覺得有趣。父親回答說：「是的，三吋，但這總是一條魚。你捉到過一條魚嗎。」

我們不能決定帶回去呢？還是不帶回去好。

一天早晨使我們很驚異，那魚已跳出了玻璃缸而死了。好的，這樣解決了我們要不要帶回家去的問題。

在我們吃早餐以前我們再到西湖玩一次，那時西湖是在迷霧朦朧中又有點冷。在路的汽車和馬車聲，早已把晨光驚散，但是空氣却還很清潔新鮮的。一個孩子跑着喊，「熱燒餅！熱燒餅！」這燒餅在他的盤中似乎還很新鮮，我們買了幾個，我們很驚異那燒餅竟這樣的可口。當我們想多買幾個作為旅途上吃時，他已提着他的籃而遠去了。

我們似乎已沒有時間去採取杜鵑花。這些只有殘留在我們的腦海中了。在杭州的城郊使我們遇到了這華麗鮮艷的花。我們向上海出發，帶着釣魚桿，但沒有魚，我們的行李仍放在

車廂後面。就此結束了這優美愉快的假期。在路上我們經過同一的鄉村。在駛過小鐘時父親駕着車，突然爲了車輛的滑動在路上斜七豎八起來，幸而汽車夫在旁邊，幫助父親校正了。當我們一直前駛臨近了警戒線的哨兵。他們對父親笑笑，父親也向他們回了一笑而立刻開走了，那裏幸而不是斜坡，否則恐怕要跌入稻田中去哩，我們在車中左右的傾側，我是緊握着「鬆脆餅」，深恐跌到地上去，立刻要粉碎的，他們笑我，因爲我的手掌中是滿握的鬆脆餅。這事一直到現在仍被我們兩個妹妹作爲談話的話柄。

——阿荅作

我患想家病麼？

這個問題自我離國後已被問過多次了，第一年的答語是「還沒有」，第二年的起頭，是「有時想的；」而第二年的末了和現在是「是的」。

在第一年我對於新的世界，新的人民，新的語言和新的方法。都是奇異的，那些似乎使我應接不暇。中國和中國人在這時是遺忘了。不久新的世界成爲慣常，新的人民成爲朋友。新的語言已能應用而新的方法那時變爲舊的了，於是便開始想到中國和舊的事情了，有時稍一邊疑，便有深刻的印像在腦海裏飛躍，使我回憶到以往的一切，但在紐約却是真的沒有思

鄉。每天忙着上學和回家，在週末我們常是忙着看電影或上店鋪或做其他的事情。在公共汽車或是高空電車或是地道火車中，我都不能在那裏回想，爲了這些車輛無時不在行駛中的，那對我却很好。

不久，使我想念到在中國，住在種族相同語言相同的人羣中，在路上走着時，但現在人民看你是外國人，使你感到不安。還有這外國音調的語言，雖說我很能明瞭的，但在我們自己 and 這些英語之間，總似有什麼東西隔離着似的。

我想念到中國和任何的店員或車夫能說祖國的語言。

於是我回憶到在上海工部局女學時，我曾有一個多麼快樂的時候。雖說那裏的功課是難的，工作是多，然我仍有時使我自己在同學中享受着愉快。在課後的少憩中我們作小遊戲。能使我們規矩地坐上一小時而還感愉快！我回憶到在學期結束，當各種考試均已完畢，差不多有兩個星期，我們到學校只是去玩，聽成績的報告而等候第一天的假期來臨。我們都帶着乒乓球和乒乓球，我們或在地上跪着玩，或在許多書桌併成的桌子上玩。每天常常有兩三個教師到室中來。但他們的來只是告訴我們考試的分數，或是關照我們靜一些而喊着點名，所以我們有一個快樂的時候。那些不願玩任何遊戲的人們這時可以閱讀小說作爲消遣。這是我在工部局學校的最後數星期的情形。這些日子常使我回憶到的。

中國戰事的發生確實結束了我們第一年的遊歷。這戰事帶我們回溯着已往，聽到了蘇州，杭州，南京的陷落，而想到了我們這些很熟悉的地方，我們會在那裏消磨我們許多假期，而是一個快樂的時期。想到了這華美的西湖，不再是令人愉快的了。在湖上沒有了遊船，在有名的春季中也沒有了進香人。戰事畢竟是戰事。

中國的食品也使我们很想念。在家鄉有很優美的中國食品，和在美國也有中國菜館一樣。但在美國的中國菜館所有的許多菜，與中國相比較便無味了。各地的土產那是我們所十分想念的，像我們故鄉的「春卷餅」或南方的「椒鹽餅」在外國都是不能得到的。

每一個都是離去了某地而更喜歡某地的。我到了外國後，於是我覺到對我原是許多普通的事情，但現在却便珍貴而美麗了。因之我能知道得更明白，爲什麼？怎樣？外國人的印像對於中國不過是這樣的了。

真是沒有特殊的東西使我懷戀的，只是在那國中所有的氣息吧了。
我將抄錄數條，中國的東西而在外國所沒有的。

——在下雨天從電車站乘着黃包車到家。

——每天在我們門前經過的小販，叫賣着線和針以及這類小東西。

——打理房中雜差的女僕。

——在牯嶺的小溪流，我們可以在那裏玩而遇不到路人。

——在每週週末我們的堂兄弟姊妹們，都從學校而回到家中。

——冬天的下午圍着火爐大家談笑，讀書吃西瓜子。

——在祖母花園前的高樹上採取花朵。

——在海灘或海岸上去拾取介殼的小動物。

——在冬天有沸湯的「團圓菜」。

——我們花園中的玫瑰。

——住在廈門時到各親戚家去訪問。

——在上海靜安寺四月八日的市集。

這些是在回到中國前想到的，但是我們回到中國後，那時這些東西也許便不是一樣的

了。

——阿荅作

我患想家病麼？

他們問我：「亞娜，你想家嗎？」

我回答他們：「啊，是的，我想念在中國的某些東西。」

他們問我：「但是什麼東西你是想念的？」

我回答他們：「許多東西，像黃包車——」

「但是爲什麼你要想念黃包車。」

「爲了黃包車是奇異的。在進行既不太快，也不太慢，在雨天我們可把上面的篷布拉起而這篷布有一個小窗可以向外望。」

「還有什麼你所想念的。」

「想念中國的菜。」

「爲什麼？」

「因爲那是精美的。」

「爲什麼是精美的？」

「因爲中國菜有很多的滋味，不像外國菜，在進餐時只割切着肉類。」

「還有什麼？」

「語言。」

「爲什麼？」

「因爲我們相互間都能了解！在此地我像一個外國人，我說英語不很好，在法國我不知

道怎樣說法語，所以那是更壞了。」

「還有什麼，亞娜？」

「我所熟悉的人民，他們待我很好，而我很喜歡他們。」

「還有？」

「還有我們的房屋，我們至少有四五個僕人，我們有可愛的花園和可愛的房屋。」

「我們歐美沒有的嗎？」他們問我中國可有椅子，我說當然有的。

「是的，但總之中國的好，我們的氣象是不同的。」

「那末還有什麼？」

「我們在暑假中避暑的是山嶺不是海濱，山上有溪流，和游泳的水潭，這不是人造的而是天然的，我們揀選溪水的任何地方，只要是深些或足夠我們游泳的深，我們去游泳，有一次我從市鎮上回來時便這樣做的，沿路有可愛的河流。我同着父親和妹妹到那裏游泳而沒有見到。還有這可愛的小溪。當我們口渴的時候，我們便可喝。還有轎子。那是十分安適的。高大的山嶺，上面有中國的花木，空氣很新鮮。那裏有壯健的皮膚棕黑的農夫，他們的牙齒不用牙膏而比我們還清潔，他們是坦白而正直的，還有窮苦農夫的孩童，他們都很肥胖不需要A, B, C, D, 的維他命。他們只吃飯和蔬菜以及少許的肉類，他們在山中到處都是半裸着

而皮膚成棕黃色，啊！我很喜歡看見他們，還有恬靜的和尚。灰白，青色，瘦削的和尚。他們怎樣的信仰佛教使我發笑。他們怎樣的唸經，怎樣的雙膝盤坐，雙手合在胸前說是參禪！啊，我很想念着中國。」

「啊呀？——美國人說：『還有什麼？』」

「還有中國的土地！中國，中國，我想念着中國。我的國家和歐美是不同的。在中國的各種東西，無論是土地，人民，食物，習慣！我想念着中國。假使沒有危險——在中國沒有戰事——我們任何時都想回去：我們決定回到祖國去，我將怎樣的興奮！我記得當我們來到美國時，我們在旅館裏吃茶點。我有的是可可茶，那是多麼的燙嘴，我是興奮得立刻喝下去，立着跳着，我是興奮得不知作什麼好。母親說我一定要喝這可可茶。所以可可燙痛了我的舌頭，我用了很大的力量而嚥下去的。這是我上次所遇到的事情。因此我們把中國離棄在後面的！但是現在我想我倆的興味是還要大！到了中國的領土我將怎樣。再到我們自己的中國將有一大羣的人民等候着我們。這將是我偉大的日子！我可以到處見到中國人，平易地談話不再需要用手語。司關的是中國人。每個人都是中國人！啊，我要回家去！」

——亞娜作

譯後的話

林語堂先生三個女兒合作的日記——吾家，在短短的四個星期中譯述完了。我翻譯本書的動機，原想給本校的同學作爲一種寫日記的參考（註）。許多同學只知道在日記上記天氣，功課，和種種沒有興趣的刻板工作，使日記失去了活潑性，真實性，根本就失了寫日記的意義。當初我只是譯述幾段，油印出來，分發給同學，給他們閱讀欣賞。但當我譯述完第二輯的時候，一位書局裏的朋友，勸我把本書交給他出版；我當時覺得很高興，立刻答應了，因爲不但可以省去我寫臘紙的麻煩，而且我知道日記寫不好，不但本校同學如此，就是各校的小朋友，也有這樣的現象。所以我在三星期中，立刻趕譯完了，交他去出版，希望在這兒童讀物恐慌的時期中，能夠供給小讀者們一種有趣味有意義，富於情感，天真純樸的優良讀物。只是本書中有兩三節記事，是關於我國社會中陳舊的傳說，如梁祝哀史，白蛇與許仙等，和另一段述說對於戰事感想的；前者含有迷信色彩，而故事本身又爲我國兒童所熟悉的，後者爲環境所限，因此我大胆把牠們刪去了，這得向讀者們聲明的。

譯者。一九四〇，十二月。

（註）我是一個小學教員，小學生們常感覺到日記的材料太少，不知道記些什麼好。

吾家

精裝一冊

原著者 林阿苔 林亞娜

譯述者 黃 景 華

發行者 正 氣 書 局

經售處 各 大 書 局

售 價

• 本書有著作權 •